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29nB233

介菴進禪師語錄

清 悟進說　真理等編　附源流頌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悟進序
    - 施博序
  - 請啟
  - 目次
  - 上堂一
  - 上堂二
  - 示眾
  - 小參
  - 拈古
  - 代古
  - 頌古
  - 行實
  - 機緣
  - 問答
    - 僧持興福牧雲和尚十問
    - 答鐵輪法孫監院大慈庵八問
    - 答僧問十智同真
    - 答龍岩問六刮
  - 垂問
    - 即事十二問
    - 祈雨垂問
  - 佛祖贊
    - 釋迦文佛
    - 彌勒菩薩
    - 觀音菩薩
    - 關中觀音
    - 出海觀音
    - 飛來大士
    - 初祖達摩
    - 天封佛慈禪師
    - 無趣老人

- 題祖幀圖
- 無幻和尚
- 南明和尚
- 鴛湖先師

- 自贊
  - 湖州柏山素弘理長老請
  - 夢堂倪請
  - 徽州璨首座請
  - 揚州既白旭上座請
  - 炯西堂請
  - 主峰法請
  - 高峰淨名雪子上座請
  - 性侍者請
  - 江西源書記請
  - 琳維那請
  - 清湛二上座請
  - 真禪人請
  - 慧侍司請遊山
  - 圓監院請
  - 項牧公居士請
  - 廬山中峰湧蓮鐵輪法孫請
  - 楚黃石丈法孫請
  - 溫州靈峰法孫請
  - 金明監院請
  - 隱川監院請
  - 覺禪人請
  - 如侍者請
  - 明心戒庵主請
  - 三塔主峰長老請
  - 先福別傳長老請
- 像贊
  - 易贊
  - 題陸欽華居士行樂
  - 題項別駕小像
  - 題錢子無居士小像
  - 題淵若師小像
  - 題張道生居士像
  - 柏山素弘理長老像

- 法語
  - 授素弘理上座
  - 與祐上座
  - 示啟上座
  - 示文上座
  - 示敏上座
  - 示智上座
  - 示豐上座
  - 徽州汪朝奉子瑜乞示
  - 與施約菴居士
  - 師見元卓日持經咒拈示
  - 示禪人
- 書問
  - 與葵石朱郡伯
  - 與福建普明思達監院
  - 與一和尚
  - 與項牧公別駕
  - 復田道耕居士病中
  - 復周蓮齋
- 偈頌
  - 五言律
    - 贈張恒所醫士
    - 哭鴛湖先師
    - 和無趣老人參禪偈三首
    - 壬寅夏送主峰都寺歸淮
    - 端午
    - 癸卯八月示羅子先居士五秩
    - 訪黃坡蔡子穀居士
    - 春日即事簡埽菴譚司業
  - 五言絕句
    - 金明古蹟六詠
    - 檇李亭
    - 范蠡湖
    - 天封室
    - 一擊軒
    - 獅窟
    - 龍潭
    - 示徒

- 夏日口占
- 示乞食
- 天巖
- 東巖
- 警策
- 心空及第
- 本地風光
- 現成受用
- 漁
- 樵
- 耕
- 牧
- 湖上步月
- 口占
- 聞人自欺拈偈策之
- 除夕
- 移竹
- 廔居即事
- 與世高上座

- 七言律
  - 金明即事
  - 壽石雨和尚
  - 重陽送一初法弟住院次來韻
  - 答汪玉水居士還家韻
  - 廔居
  - 題雪牛
  - 酬姚自先居士次來韻
  - 蠡湖放生
  - 答天游駱居士來韻
  - 示法燈祖印祝髮
  - 壬辰春與埽菴譚司業話舊拈贈
  - 壽文節法師并賀重建真如寶塔
  - 壬辰夏贈海鹽覲周徐居士用費隱和尚韻
  - 次韻酬仲璘徐居士
  - 天池退院酬澹菴潘居士韻
  - 壬辰冬同右文…
  - 示舒中上人入閩用韻
  - 癸巳春子先昆季請觀梅拈贈

- 答吳秀才來韻
- 回院自慨
- 秋日口占
- 甲午春喜遠門禪師見謁拈贈
- 示卜右文居士五十
- 自述
- 詠梅
- 贈蔡子穀居士用來韻
- 金明佛閣雪月燈次古韻三首
- 丁酉春朱欽臣居士請看梅即事
- 贈徐完愚居士五十
- 羅子先居士請看梅即事
- 答三宜和尚
- 施約菴居士五十
- 戊戌夏住敬畏菴步周居士韻
- 戊戌臘日回院見庭梅被殘示眾
- 即事示徒
- 己亥秋壽譚司業七秩
- 元旦雞聲二首
- 慨時
- 癸卯春送主峰首座重整三塔寺
- 禱雨戒殺
- 廛居
- 示耕即事
- 新霽

- 古體
  - 和南明師翁十究竟
  - 和達觀大師夜行偈
  - 破衲歌
  - 苦雨歌
  - 知足歌和子蕃朱居士韻
  - 手卷
  - 芒鞋
  - 斗笠
  - 竹杖
  - 縛帚
  - 過嚴灘弔子陵
  - 數珠頌示人

- 聞舉子先居士德行
- 次韻酬高五采文學
- 七言絕句
  - 示當湖陸永侯文學
  - 示鍾溪晉侯葉文學
  - 喜願菴禪師過訪
  - 示折蠟梅
  - 示子先羅居士
  - 懷餘杭余棲雲居士
  - 寄朱清遠居士
  - 慰約菴施居士病中
  - 偶成
  - 示瞽者舂米
  - 出閩題江郎石
  - 和陽明先生良知韻
  - 酬右文卜居士
  - 酬欽臣朱居士
  - 摩雲周居士乞和放生偈
  - 酬中瓚施居士募醬
  - 拽磨
  - 懷祖山福生二禪德
  - 示繡雪巨石
  - 癸巳曹太僕鑒躬居士過院…
  - 箏
  - 示獅吼孫
  - 留宦維那
  - 答徐敬可居士次放生偈韻
  - 丙申觀音誕日出山即事
  - 鷹
  - 因士持紙求示
  - 示磨粉炊糕
  - 掃鴛湖先師塔
  - 示眾
  - 示羅子先四十
  - 禮虎丘隆祖塔
  - 風鈴頌
  - 讀易
  - 啟華嚴會齋單

- 火炮頌
- 偶成
- 夏日面水
- 慨古
- 翫月
- 示徒息諍二首
- 即事
- 示病中
- 贈斷愚姪掩關
- 示雪宗悅眾
- 贈金居士送子出家
- 酬文節法師過訪
- 周摩雲居士求偈
- 無禪帳即事
- 喜劍安法姪禪師即事
- 示東巖上座
- 立冬即事
- 勸斷愚法姪啟關
- 冬至
- 示項牧公別駕
- 示古巖知客
- 除夕
- 入新方丈酬曹秋嶽司農
- 示範維那
- 自娛
- 答曹秋嶽司農
- 寄禪人
- 示陸緣度居士
- 示淨名雪子上座
- 贈羅又先文學
- 上元和無際祖師走馬燈
- 師垂語云時當酷暑大地火燃…
- 壬寅春仲即事
- 貧頌
- 瓔珞粥
- 佛音尼在羅子先家作鞋…
- 示夢菴書記
- 示空有知浴

- 過楞嚴弔紫柏大師
- 示身雲法孫
- 示朗上人
- 庚子八月朔旦為范大夫受戒偈引
- 瓦
- 樹燈偈示慧峰八十壽
- 示衍法華維那
- 示佛心
- 示靈虛
- 示眾
- 雨中向日葵示梵為
- 種田
- 隱川即事
- 示照先
- 示舜日杲法孫
- 示寶如玉法孫
- 住敬畏庵示眾
- 曉窗即事書為羅子後又先叔姪
- 示周蓮齋居士遠過隱川
- 示羅居士捨地重脩建祖塔二首
- 留文允言居士度夏
- 示休巖壁法孫
- 示耕十頌
  - 引
  - 未耕
  - 開荒
  - 下種
  - 灌水
  - 耘草
  - 刈實
  - 登場
  - 篩颺
  - 上倉
  - 賑濟
- 和普明牧牛頌
  - 未牧
  - 初調
  - 受制

        - 回首
        - 馴伏
        - 無礙
        - 任運
        - 相忘
        - 獨炤
        - 雙泯
    - 和宋天封佛慈禪師蜜蜂頌
- 疏引
    - 募脩金明寺緣起
    - 乞脩造偈引
    - 大乘庵募重裝佛像偈引
    - 普明脩造引
    - 齋單
    - 敬畏庵緣起
    - 化齋米疏
    - 化燈油引
- 序跋
    - 源流頌序
    - 鴛湖和尚頌古序
    - 跋無趣和尚真蹟
    - 隱川集自敘
    - 跋子蕃朱居士寶夢記
    - 跋南明和尚語錄
- 箴銘
    - 即事偶箴
    - 牙銘
    - 眼鏡銘
    - 獅子玉章銘
    - 玉魚銘
    - 佛牙櫃銘
- 佛事
    - 為徑山曇周師火
    - 為敬畏庵蓮禪人掩龕
    - 又火
    - 為萬福庵法林上座火
    - 為母賀氏孺人掩棺
    - 起棺

- 掩土
- 為張恒所居士掩龕
- 為柏山素弘理長老起龕
- 舉火
- 入塔
- 為太倉宦陳修長老封龕
- 為敬畏庵日明耆舊火
- 為得中知客火
- 為本智上人火
- 曹繼宗請為郁氏全玉掩棺
- 為張居士火
- 為香祖蘭公掩棺
- 為報忠德安公火
- 為倪全壽起棺
- 舉火
- 為無塵上座火
- 為秋澗禪人火
- 為心融境師火

- 附
  - 序
  - 源流頌
    - 西天
      - 本祖釋迦世尊
      - 始祖摩訶迦葉尊者
      - 二祖阿難尊者
      -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
      - 四祖優波鞠多尊者
      - 五祖提多迦尊者
      - 六祖彌遮迦尊者
      - 七祖婆須密尊者
      -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
      - 九祖伏馱密多尊者
      - 十祖脅尊者
      -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
      - 十二祖馬鳴尊者
      - 十三祖迦毘摩羅尊者
      - 十四祖龍樹尊者
      -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
-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
-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
-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
-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
-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
-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
-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
-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
-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

- 震旦
  -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
  - 二祖慧可大師
  - 三祖僧璨大師
  - 四祖道信大師
  - 五祖弘忍大師
  - 六祖慧能大師
  - 曹溪第二世南嶽懷讓禪師
  - 曹溪第三世江西馬祖道一禪師
  - 曹溪第四世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
  - 曹溪第五世洪州黃檗山希運禪師
  - 曹溪第六世鎮州臨濟義玄禪師
  - 臨濟第二世魏府興化存獎禪師
  - 臨濟第三世汝州南院慧顒禪師
  - 臨濟第四世汝州風穴延沼禪師
  - 臨濟第五世汝州首山省念禪師
  - 臨濟第六世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
  - 臨濟第七世潭州石霜慈明楚圓禪師
  - 臨濟第八世袁州楊岐方會禪師
  - 臨濟第九世舒州白雲守端禪師
  - 臨濟第十世蘄州五祖法演禪師
  - 臨濟第十一世成都府昭覺寺佛果克勤圓悟禪師
  - 臨濟第十二世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
  - 臨濟第十三世明州天童山應菴曇華禪師
  - 臨濟第十四世明州天童山密菴成傑禪師
  - 臨濟第十五世夔州府臥龍破菴祖先禪師

    - 臨濟第十六世徑山無準師範禪師
    - 臨濟第十七世杭州淨慈斷橋妙倫禪師
    - 臨濟第十八世天台瑞岩方山寶禪師
    - 臨濟第十九世天台無見先睹禪師
    - 臨濟第二十世處州福林白雲智度禪師
    - 臨濟第二十一世太平府繁昌八峰山古拙俊禪師
    - 臨濟第二十二世川東普州道林無際悟禪師
    - 臨濟第二十三世南京大崗月溪澄禪師
    - 臨濟第二十四世大崗夷峰寧禪師
    - 臨濟第二十五世天目寶芳進禪師
    - 臨濟第二十六世嘉興東塔野翁曉禪師
    - 臨濟第二十七世嘉興敬畏無趣如空禪師
    - 臨濟第二十八世徑山無幻性沖禪師
    - 臨濟第二十九世興善南明慧廣禪師
    - 臨濟第三十世建寧普明玄微妙用禪師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序

佛祖密室中有一段因緣，從來無人覷著。何故？覷著則瞎。秖如臨濟、興化父子授受源流有據，諸方但以化得三聖大覺力而拈臨濟香，更有謂臨濟不傳興化，而化在三聖大覺處悟得先師喫棒底道理後拈香臨濟，蓋僭嗣也。若此妄鑿古人，何異矮子觀場？今諸子云：從上佛祖皆見有付法偈。既已刊出燈錄，何至馬祖下不刊亦復不見法偈？為是無付？為復珍惜不彰？咄！黃河三千年一度清，汝等冬瓜茄子見箇什麼？雖然，憫子誠懇，不得已即將佛佛授手、祖祖相傳源流法偈機語隨錄頌出，輒成一帙，敢曰：公諸天下萬世明眼報佛深恩，知佛祖授受之有的據，益俾德勝無焚衣之悔耳。還見正法眼藏麼？一隻破艸鞋，無底亦無對。

秀州金明寺嗣祖沙門悟進書

介庵禪師語錄序

臨濟之道，今所行於世者，惟斷橋、雪巖二枝。雪巖之後，代不乏人，至昔天童密雲大師而盛；斷橋之後，亦代不乏人，至今金明介庵禪師而顯。余觀禪師住金明二十餘年，一衲數椽，蕭然自適，體和而恭、情約而素，履務實而志嚴，不為譽喜、不為毀怒，不為身親、不為物疏，視末俗之夸耀紛爭，不啻倍蓰。余嘗得一再見，私心儀之，謂有古人之風。茲而牧公項子及諸同學，皆久事參訪，深明法要，於師服勤不替，特切皈依，雲集輻湊之侶，咸能普師之化，遍於諸方。諸方因師之化，追斷橋之烈，永臨濟之傳於不孤，師之功不可誣也。維師抱德而彰，故逃名而追。其住金明與先住徑山等處，上堂、入室、拈頌諸篇，大慧覺範舉無以加，嗣法門人為刻十卷，公之當世，余岐而二之乎！余曾聆師之教而欣服之，因敢以管蠡道其萬一，或者以儱侗罪我，其文奚辭？

後學施博拜題

諸鄉紳請啟

伏以高懸法印，拈花啟不立文字之傳；直指真宗，折葦唱與汝安心之旨。一隊老古錐，弄死蛇而解活；千年陳骨董，觸臭氣以如新。以至化被人天良，縣道窮思議。雖禪學於今為盛，然孤高傑出者誰？恭惟介菴大禪師座下，派衍滹沱，脈承鴛水。上振斷橋倫祖之家風，數百載而洪；力肩敬畏趣翁之公案，咫尺間而近。林下水

邊，久潛道用；湖濱范里，大鍛聖凡。全機施設，英靈漢匍匐歸降；赤體提持，門外人皈依乞命。唱出無生，雷音普聞於海內；備揚家醜，道眼卓絕乎諸方。斯真末世之津梁，法門之柱石也。默等向沾法味，素飫玄譚，固宜金明作略，遐邇皆知，猶恐威德韜藏，趨蹌或後。伏願慈悲一切，毋論已到未到，盡與肺腑清涼；徹底為人，不問明頭暗頭，咸令腦門迸裂。使野干盡吐狐涎，湧出當空杲日；獅王不行兔徑，果然世躋平康。臨楮曷勝翹企懇切之至。

法末譚貞默、曹　溶、張晉徵、吳　鑄、莊　鏻、朱茂時、錢江、戴長治、汪　挺、李丹衷、沈閎勋、何元英、許宗渾、朱　介、曾王孫、嚴　勳、姚原洽、徐李熊、吳源起、項謙、金大起、黃士傑　　仝頓首拜。

介菴禪師語錄目次

序
啟
卷一
　上堂
卷二
　上堂
卷三
　示眾
卷四
　小參
卷五
　拈古
　頌古
　行實
卷六
　機緣
　問答
　垂問
卷七
　像贊
　法語
　書問
卷八
　偈頌

卷九
詩偈
卷十
疏引
序跋
箴銘
佛事
附源流頌一冊

介菴進禪師語錄卷一

住武康柏山資壽寺嗣法門人真理等編

上堂

順治戊子歲，師受嘉禾諸紳衿、護法、闔山耆舊啟請，住金明禪寺。五月初十日，入院陞座，拈香畢，問答不錄。師乃云：「清波匝匝，浸爛衲僧鼻孔；榴火炎炎，燎卻佛祖面門。若是道頭知尾底錦鱗，便乃翻身於范蠡湖興濤作浪；苟非眼聽耳明底個漢，安能跨步於陶朱里轉鐵成金？所以道：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遂拈起拄杖，云：「喚作拄杖子則觸，不喚作拄杖子則背。且道畢竟如何即得？」卓拄杖一下，云：「大家出隻手，扶起破沙盆。」便下座。

師值五旬，眾請結制。師接帖云：「時節若至，庭前黃菊鋪金；其理自彰，大似冷灰豈爆。這是靈鷲付囑，辱承瑤翰特頒，愧某宿債難逃，將此深心順受。且道應緣一句作麼生？十月望日啟期，大眾各各努力。珍重。」

至座前，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欲明向上一著，須在這裏薦取。」遂陞座，召大眾，僧問：「拍板未舉，法令先行，如何是法令先行一句？」師云：「好個消息。」僧云：「若恁麼，龍行雲擁，虎到風生。」師云：「你且禮拜著。」僧喝，師云：「站過那邊。」僧禮拜，歸眾。師乃云：「大眾！娑婆世界以音聲為佛事，香積世界以香飯為佛事，金明則不然，以破院為佛事。還見麼？破禪堂，灰頭土面；破佛殿，馬額驢腮；破山門，擎拳持杵；破佛閣，重整規模；破鐘樓，知音者少。令一隊破衲僧居此，以破破不破、破破不破、不破不破底運用無盡，直得四面無遮、七通八達，牆塹不牢，一任放牛趁馬，檐椽墜地，何妨待月眠雲？所貴黃金失色，豈圖瓦礫爭光？到這裏，天神送供無門，百鳥獻花無路。若是

個超宗異目底到來，必不向那邊尋討，輕輕向這裏拶入，拍拍相應，呼之以牛，自能拖犁拽耙；喚之以馬，便乃啣鐵負鞍。山僧只得另眼相看，以破破底相待，彼有旋天之作，此有入地之資，直使盡大地人到此破院，不獨轉凡成聖，得個大安樂處，且著著有出身之路。所以，富者不驕、貴者不陵、貧者不諂、窮者不乏、貪妄者念息、狠暴者慈憐、癡迷者醒悟、慳吝者解脫，總使知這破院別有一段奇特風光。山僧住此十有餘歲，與大眾唱無聲曲、操沒絃琴，於破蒲團上得不快乎？由是累我知事人力，撐底撐、拄底拄，撐撐拄拄，到如今亦不孤負也。若作今時，望風有分，今日又被闔郡諸大護法覷見，要將不斷傳持事，換我一生林下閒。奈何！奈何！眾中還有斫不開、劈不破底麼？將來作個中流砥柱；如無，山僧自道去也。」良久，云：「閒檇栗當軒坐，鐵額銅頭一併敲。」卓拄杖，喝一喝，下座。

十月望日，闔郡護法司業譚埽菴、司農曹秋嶽、郡伯朱葵石諸鄉紳暨文學居士等敦請結制，上堂。師至座前，拈帖示眾，云：「佛祖心髓、人天肝膽總在裏許，更欲分明，卻請維那宣過。」師指法座，云：「這寶華王座，從上老古錐盡向這裏弄巧成拙，山僧今日忍俊不禁，不免據款結案。」喝一喝，云：「又是一重。」便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二千六百年前靈鷲已曾拈出，二千六百年後金明更復重拈，爇向爐中，供養本祖釋迦牟尼佛萬德至尊、弘慈普蔭。」拈香，云：「此一瓣香，巍巍然開天地之正氣、蕩蕩然起萬類之光華，爇向爐中，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壽無疆，伏願干戈偃息、四海安寧，仁政普施、萬民樂業。」次拈香，云：「此一瓣香，道德之源、忠孝之本，奉為滿朝勳貴、文武官僚，暨本郡當道宰官、大護法、紳衿、居士，惟願世世為法苑金湯、生生作王家柱石。」次拈香，云：「此一瓣香，不得搶奪行市，有縱、有奪，有殺、有活，這是無幻老人父子刀斧劈不開底，今日拈來，大似拙婦見姑翁，奉為徑山無幻師祖、南明師翁同伸供養。」復拈香，云：「此一瓣香，不可說、不可說，說著則口啞、嗅著則腦裂，始於白苧村曲識得根源，末上至八閩山中普明寺裏，被沒意智老和尚一槌了當。從此二十年來，欲隱彌露，爇向爐中，供養福建建寧府普明堂上傳臨濟正宗三十世鴛湖先師老和尚，以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東巖首座自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若論第一義，山僧未出方丈法堂前，早已舉似大眾了也。若向槌下薦取，何啻落七落八？還有遮相證據者麼？出來與拄杖子相見。」問：「堯天舜日，野老謳歌，護法臨筵，忻聞法要。向上宗乘即不問，福慧同圓事若何？」師云：「天長地久。」僧云：「秖如今日結制開爐，烹佛煉祖，正恁麼時，設有個沒面孔漢到來，卻

又作麼生接待？」師云：「上座也須回互。」僧云：「一句語中含日月，片言千古振家風。」師云：「你甚麼處見得？」僧云：「大眾！看這老漢拗曲作直。」師便喝。問：「新開爐鞴，陶育賢才，千聖頂[寧*頁]，一機到此，如何垂示？」師云：「范蠡湖頭光燦爛。」僧云：「拈香祝聖，端拱無為，萬民瞻仰一句又作麼生？」師云：「大家在這裏。」僧云：「太平有象，野老謳歌去也。」師云：「賴子證明。」問：「昔日法燈和尚上堂，秖為未了公案，今和尚出世，端為何事？」師打，云：「殃及兒孫。」僧云：「秖如大開爐鞴，鍛鳳烹龍一句又作麼生？」師云：「你也在裏許。」僧云：「與麼則個個承恩去也。」師云：「知即得。」問：「爐鞴弘開，鍛煉十方凡聖；法幢高豎，光揚濟北風規。從上宗乘則不問，當機覿面事如何？」師云：「冷灰裏豈爆。」僧便喝，師云：「果然。」僧禮拜，云：「可謂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師云：「且放過你。」問：「臨濟大師云：『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一玄中須具三要。』請問和尚：如何是第一玄？」師云：「一箭過西天。」僧云：「如何是第二玄？」師云：「穿過髑髏前。」僧云：「如何是第三玄？」師云：「兩眼不能全。」僧云：「如何是第一要？」師云：「千聖莫能到。」僧云：「如何是第二要？」師云：「石火電光耀。」僧云：「如何是第三要？」師云：「頭頭齊合道。」僧云：「玄要已蒙師指示，斬新條令如何施設？」師便打，僧喝，師復打，云：「再喝看。」僧云：「虛空合掌，大地和南。」師云：「許你半個。」問：「正當今日結卻布袋頭，請問和尚意旨如何？」師拈拄杖，云：「識得這個也未？」僧云：「打開八字縱橫去，更不重看水牯牛。」師云：「你莫膽大。」僧作禮，云：「更嫌何處不風流？」師云：「禮拜了退。」乃云：「祝聖拈香了也、問答了也，向這裏休去，皇恩、佛恩一時酬足；倘或未然，山僧向第二義門通個消息。」舉拂拂，云：「三世諸佛、一大藏教詮註不到，歷代祖師拈提不起，天下老和尚讚歎莫及。所以，天封老祖以此高豎法幢，示蜂闡化；山僧以此掀翻斷碣，繼踵芳猷；王臣居士以此永作金湯，弗忘記別；現前大眾以此環座聽法，達本明心。於是，塵塵爾、剎剎爾，莫不由此建立、無不依之發生，恁麼茶飯不中飽餐。若論祖師門下舉揚向上一路，無你開口處、無你措足處。南贍部洲上堂、東弗于逮打鼓、西瞿耶尼喫飯、北鬱單越床眠且止，秖如今日祝聖開堂一句作麼生？八表謳歌風雨順，堯天舜日萬年歡。」復舉：「三聖開堂，云：『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興化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為人。』」師云：「這二大老主張臨濟宗旨，檢點將來未免各見一邊。金明則不然，今已逢人，為是出、不出？為人、不為人？若道出則不為人，

埋沒他三聖；若道出則便為人，又孤負興化；若道總不恁麼，又被金明拄杖子穿卻。畢竟如何緇素得去？不然，更聽一頌：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叢林浩浩何知已？自古風流出當家。」喝一喝。首座結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師誕前一日，值大士殿落成，兩序預祝請上堂。問：「撾鼓陞堂即不問，預祝一句請師宣。」師云：「紅日當天竹翠新。」僧云：「恁麼則祥雲扶曉日，瑞氣擁千山。」師側耳，云：「你道什麼？」僧云：「慶讚已畢。」師便打。僧云：「三十、四十即不問，如何是五十而知天命？」師云：「這是儒家底，你底聱？」僧云：「輕輕跳過龍門去，引得清風動地來。」師云：「卻被居士笑你。」問：「潑天門戶開張，千聖仰攀不及，四眾臨筵一句請師舉揚。」師云：「天空海闊。」僧云：「恁麼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師云：「你在甚麼處著腳？」僧云：「敵勝人中出，須憑獅子兒。」師云：「領取話頭。」乃云：「法本無生滅，人間有故新，秖因不了義，特示蠡湖濱。」遂以拄杖作[中-口+〇]，云：「山僧出世，佛殿落成，萬彙呈祥，八方慶賀。若道是一，仰面不見天；若道是二，低頭不見地。當知為棟為梁，盡出公輸之手，乃能成其大廈。今令大眾總入此圓通，不妨撥火焚香、披緇應供，成就種種佛事。雖然，且道還有向上事也無？」良久，喝一喝，云：「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下座。

師誕日，眾護法請上堂。問：「寶座高登，象龍濟濟，慶祝一句，請師舉揚。」師云：「霜天日露。」僧云：「秖如王母蟠桃三千年一熟，蒙莊大椿八千歲為秋，未審還有優劣也無？」師云：「這裏總用不著。」僧云：「與麼則禾城增瑞色，蠡水自汪洋。」師云：「不妨讚歎。」僧云：「金明從此開生面，濟北宗風調轉新。」師云：「也要子知恩。」問：「從上葛藤即不問。」喝一喝，云：「且道這一喝壽量有多少？」師亦喝，云：「你道是多少？」僧顧眾，云：「記取老漢這一轉語。」師云：「三十年後。」云：「賣憨作麼？」師云：「放過則可。」乃云：「欲明奇特事，須還奇特人；若是奇特人，當知奇特事。金明這裏有一段奇特因緣，我本無所希求，法王大寶自然而至。五百年前有個天封佛慈老漢，於此建立法幢，闡揚宗旨，發所未發、聞所未聞以來，叢林興替、賢拙迭更，沒匿宗風、深埋斷碣，直至山僧承乏此寺，偶爾移梅，一鋤掀出，落在山僧手裏，始知天封重復出興，恢弘祖道，良有以也。餘語且止，即舉蜂子一段家私，盡大地人莫能測識。且道這蜂子有甚長處？」召大眾，云：「見麼？山僧不惜眉毛，略通一線，令這蜂子打開潑天門戶，放出本有風光，應時及節，慶無不宜，把住也密不通風，放行也針鋒遍界，直得攪亂虛空，君臣道合，賓主交參，

不期自貴，更有百十三昧、無量妙義，有如是種種神通、種種變現，與其世、出世間無不具足。世問蜂子且置，秖如出世間蜂子作麼生？自開闢以來，不獨臨濟宗在這裏出、曹洞宗亦在這裏出、雲門宗亦在這裏出、溈仰宗亦在這裏出、法眼宗亦在這裏出。」復召大眾，云：「要知臨濟家蜂子麼？四料揀、四賓主、三玄三要者是。要知曹洞家蜂子麼？五位君臣、三種墮者是。要知雲門家蜂子麼？三句一字關者是。要知溈仰家蜂子麼？圓相義海、默論暗機意語者是。要知法眼家蜂子麼？六相義者是。大眾！若會得五家宗旨，便識得蜂子底落處；識得蜂子落處，便會得五家宗旨，乃至佛未生前也著、已生後也著，正當恁麼時也著、總不恁麼時也著，小中現大、大中現小，有如是廣大神通、如是廣大妙用，縱使遍虛空法界針錐，無能越此閫奧，豈不一大法幢殊勝事哉？大眾！且道這蜂子有如是威光，為甚又要山僧拈出？」良久，云：「若無春信力，爭得百花開？於是，天封老漢得山僧光揚末劫，山僧得天封老漢狗尾續貂。若謂天封即是山僧，易分雪裏粉；若謂山僧即是天封，難辨墨中煤。到這裏，直得分疏不下。今日承眾護法居士誠請陞座，不免拈此支應一上。若謂山僧五十初度，莫道今時當初釋迦老子未離兜率，早已為我漏逗，那堪降跡重宣？」便下座。

冬至，上堂。問：「群陰剝盡，化日舒長，一陽復生，靈禽解語。正恁麼時，不涉動靜一句請師垂示。」師云：「冰河發燄。」僧云：「古人道：『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秖如霜風匝地，葉落歸根，又作麼生？」師云：「枯木又生花。」僧作禮，云：「全承渠力去也。」師云：「三十棒也須領取。」問：「朔風凜凜，零露瀼瀼，復佇思後語。」師云：「忘卻了也。」云：「學人今日敗醜。」師便打，僧便喝，師云：「果然敗醜。」云：「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如何是賓中主？」師云：「盡力跳不出。」僧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垂手入鬧市。」僧云：「如何是賓中賓？」師云：「兩腳不曾停。」僧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拋出令人驚。」云：「秖如賓主相逢又作麼生？」師亦打。羅居士問：「萬象回春即不問，如何是一陽來復底消息？」師云：「露柱也懷胎。」士云：「秖如古人道：『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傅大士在什麼處安身立命？」師卓拄杖一下，士云：「弟子又不然。」師云：「你道看。」士云：「無陰陽地起寶剎，不萌枝上燦鶯花。」師云：「不是知音爭得知？」乃云：「冬至月頭，賣被買牛；冬至月尾，賣牛買被。京師出大黃，洞山退果桌，節序暗推移，個個呈頭角。大眾會麼？一輪紅日耀中天，幾樹寒梅香撲鼻。」復卓杖，下座。

羅子後居士為女全珠過限，領眾設齋，請上堂。僧問：「高掛缽囊、安家樂業即不問，如何是金明境？」師云：「范蠡湖頭風瑟瑟。」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打，云：「你且喫棒。」僧云：「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山深樵徑杳。」僧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闍黎試道看。」僧云：「如何是人境俱奪？」師云：「擬議隔千里。」僧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謳歌遍地歡。」問：「十五日以後預借一問，得麼？」師云：「何不高聲問將來？」僧云：「九九八十一，冬盡復還春事如何？」師云：「風生虎驟。」僧云：「正當十五日如何話會？」師云：「雲起龍驤。」士問：「昔日靈山龍女獻珠，今日和尚上堂，童女全珠奉上寶珠，是同？是別？」師云：「一彩兩賽。」士云：「秖如世尊拈隨色摩尼珠，諸天競說青黃赤白；世尊藏珠，諸天罔措。世尊道：『真珠示汝，總不知得。』又作麼生？」師云：「塞卻眼睛。」士云：「夜光休向龍潭覓，定慧堂前不覆藏。」師云：「居士自知即得。」士云：「且喜日輪正當午，森羅瑞氣滿庭中。」便禮退。師顧眾云：「還知居士落處麼？風生虎驟，雲起龍驤，此是家裏人，方知家裏話。不然，更為舉似。今日羅居士為女三歲過限，據山僧看來，纔舉此念早已過限了也。何故？自從閨閣中打開金鎖、運出家珍，令見者、聞者莫不稱歎，致使張婆婆、李媽媽手忙腳亂，直得前街頭、後街尾倒廩傾箱。今日到此設齋，請上堂供養大眾，一個個飽齁齁地同聲合掌，願言：『如新初月，漸漸光圓，運轉虛空，無諸雲障。』雖然，秖如全珠設供，何異龍女獻珠？」良久，云：「南方無垢處，成佛有餘時。」下座。

嘉興二尹王古脩、秀水二尹王玉鉉(號惠道人)，守府田久聲、盛京劉玉山、別駕項牧公眾居士同設齋，請上堂。問：「按倚天長劍，佛祖心寒；奮踞地獅威，人天膽喪。今日檀護臨筵，請師一接。」師便喝。僧云：「這猶是方便門頭句，如何是正令全提句？」師云：「你要喫棒那？」僧云：「恁麼大眾瞻仰有分。」師云：「你又作麼生？」僧云：「莫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蹋上頭關。」師云：「如何是上頭關？」僧云：「何勞再勘？」師便打。問：「向上宗乘即不問，眉間掛劍事如何？」師云：「遍界髑髏。」僧云：「范蠡湖浪涌千層，是何祥瑞？」師云：「佛殿階前狗尿天。」僧云：「釋迦、彌勒聞風喝采，明什麼邊事？」師便打。問：「德山老漢既為佛祖兒孫，為甚佛來也棒？祖來也棒？」師云：「闍黎不妨識好惡。」僧云：「臨濟大師既為佛祖苗裔，為甚佛來也喝？祖來也喝？」師云：「疑殺天下人。」僧云：「秖如和尚為人天慈父，為甚觸著便打？開口便喝？」師云：「秖為不唧溜。」僧云：「德山、臨濟棒喝與和尚棒喝相去幾何？」師便打。僧云：「學人有一

棒一喝，與和尚棒喝，敢分優劣也無？」師云：「切莫亂做。」僧云：「恁麼截空開口、截海吐舌，龍兮蛇兮。」呈坐具，云：「以此取則。」師云：「大眾笑汝。」項居士問：「范蠡湖中有一龍，無頭無尾、無背無面，赤條條、淨裸裸，無翼而飛九霄之上、無足而至恒沙國土，能屈能伸即不問，全機獨脫請師宣。」師云：「也甚奇怪，遍界腥風。」士云：「某甲知恩報恩去也。」師云：「如何是知恩底事？」士便喝，師云：「好一喝。」士云：「蒙師一滴車溪水，普潤三千及大千。」便禮拜，師云：「許你伶俐。」乃云：「古殿洪脩，蘭田馨郁，牧爾溪山，惠彼來福。漢家不是姓劉人，六六元來三十六。這片田地，人人本具，分明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卓拄杖，云：「見麼？這是宋天封佛慈禪師道場，於此闡揚臨濟宗旨，所以立處孤危，取向迥異，卓出諸山，百城環互。後有淨惠大師鼎建寶閣，巍峨要津，坐斷金鎖玄關，不通凡聖。若謂金明朝北，只可門外觀瞻，猶未知我門內種種致趣。倘有入得門來，更須知范蠡湖煙波縹緲，直示個中原委；檇李亭暗香浮動，全彰劫外根由。龍潭水活，作大旱之甘霖；獅窟林深，啟末秋之法社。突出禿帚於一擊軒前、揭揚無毒於天封室內，於是頭頭顯現、法法明了，猶未知我堂奧中事。要知我堂奧中事，何啻朝三千、暮八百？栗棘蓬也須吞、金剛圈也須透，直饒吞透得，向上一著直是未在。何故？不見道：驚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喝一喝，復卓拄杖，下座。

解制，上堂。問：「春回臘盡，聖制告圓，正當與麼時，一句請師舉出。」師云：「今日立春。」僧云：「向來凡聖交參，魚龍混雜，畢竟有幾個知恩？」師云：「巢知風。」僧云：「秖如有一人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和尚又作麼生？」師云：「穴知雨。」僧云：「恁麼則春風動地，萬彙承恩去也。」師云：「另道一句看。」僧便喝，師云：「秖這一喝。」僧云：「將謂別有那？」師云：「更須珍重。」乃云：「綱宗舉起，眾目齊彰，放去收來，四楞榻地，有權有實，有照有用，若也委悉，便知我為法王，於法自在。然而廚庫空疏，別無長物，秖有一件陳年腐爛底東西，今日拈來，卻好斬新條令。」驀豎拄杖，云：「見麼？一枝梅破臘，萬象悉回春。」下座。

元旦上堂。祝　聖畢，僧問：「元正啟祚，無物不新，請問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云：「康熙立極。」僧云：「恁麼則春風吹綻千林玉，依舊庭花笑檻前。」師云：「山僧拄杖子未開封在。」僧云：「且喜今年樂太平。」師云：「闍黎作麼生？」僧便喝，師云：「今日且放過。」士問：「月正元日，萬物維新，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云：「今日好風起東北。」士云：「昔時無趣元旦

云：『群靈咸在此光中，皆得如來三昧力，還會如來力麼？』」以兩手作掇石勢，云：「遏拙來意旨如何？」師云：「居士委悉即得。」士云：「時有僧問：『重多少？』趣云：『飯袋子，輕重也不知。』又作麼生？」師云：「大有人疑著。」士云：「恁麼則祖孫嫡骨親承紹，一度拈來一度新。」師拈拄杖云：「這個不屬新舊，你作麼生？」士云：「風和鳥語媚，沙界盡沾恩。」遂作舞歸位，師大笑，乃云：「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張公喫酒李公醉，東村王老夜燒錢，若非爆地一聲，焉知有這個境界？且道是何境界？元正啟祚，萬物咸亨。」便下座。

驚蟄，圓期，上堂。問：「風和日煖，花笑鳥啼，祖意明明，千差一貫。正當恁麼時，如何是上元消息？」師云：「金香爐下鐵崑崙。」僧云：「目前四眾佇聽雷音，見聞未兆之先，且道是何境界？」師云：「你道個什麼？」僧云：「秖如今日解制應時及節一句又如何？」師云：「知恩者少。」僧云：「范蠡湖頭可謂光輝溢目。」師云：再道一句看。僧云：「不必重宣。」師云：「一任[跳-兆+孛]跳。」問：「結制時把斷要津，解制時放開一路，如何是一路底事？」師卓拄杖，云：「你道是解？是結？」僧云：「春風來戶牖，拄杖撥煙雲。」師云：「鐘樓無耳朵，闍黎試道看。」僧呈坐具勢，師云：「傍觀者哂。」僧云：「大眾沾恩，學人禮謝去也。」師云：「看仔細。」問：「有問有答且止，無問無答作麼生？」師便打，乃云：「即心即佛，按驢頭喫草；非心非佛，嚼飯喂嬰兒；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僧從天台來，卻往匡廬去。恁麼也一頓，不恁麼也一頓則且置，秖如圓期一句作麼生？霹靂一聲開蟄戶，蝦蟆蚯蚓盡翻身。」遂擲下拄杖，下座。

普明鴛老和尚靈骨入塔至興善寺，師拈香云：「此一瓣香，觸不得、背不得，爇向爐中供養三十年前當山本師鴛湖大和尚，今日入此清淨光明幢中得大安隱，惟願四海臻從、八方穩密，亙古亙今、為祥為瑞。且道我先師歸根一句又作麼生？崇雲遶飛閣，喬木蔭清溪。」遂燒香。

二月十九日，鹽官仲璘徐居士設齋，請陞座。僧問：「闡佛法於光天，扇慧風於化日，秖如整理頹綱一句作麼生道？」師云：「你且喫棒。」僧云：「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如何是智過於師底句？」師云：「且道老僧在甚麼處？」僧便喝，師便打。僧云：「棒喝權衡施妙用，詞鋒縱奪續風規。」師打云：「這一棒賞你？罰你？」僧云：「某甲分疏不下。」師云：「納敗。」僧禮歸位。師以兩手策眉云：「圓通門打開了也，汝等諸人還見大士麼？如或未然，山僧為汝註破。今日有個鹽官徐居士，不

忘靈山記別，至我寂寥之門，恭請山僧舉揚個事。」遂舉拂子云：「處處是彌勒，家家觀世音。」擲拂子，下座。

子瑜汪朝奉薦孫，請陞座，問：「昔日藥山久不陞座，意旨如何？」師云：「雞寒上樹。」僧云：「及至陞座，一言不吐便下座，又作麼生？」師云：「鴨寒下水。」僧云：「今日和尚被汪居士逼勒陞座，如何利生一句？」師便打，乃云：「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這是先聖慈悲，隨機方便。若是宿有靈骨底，便能全身擔荷，即知一大藏教是個註腳；如或不然，未免被言句所轉、聲色所籠，烏能得大解脫乎？今日子瑜汪居士恭請金明舉揚般若，為拔亡孫，翼升證此不生滅地，免墮沉淪。且道作麼生薦拔？」遂拽杖，云：「空山積雪都融盡，滿目春光到處新。」下座。

慧峰請陞座。師驀拈拄杖云：「觀音大士在山僧拄杖頭上降生了也。大眾見麼？若也見得，大悲願力示現受生，或現一切種種身，說一切種種法，度脫一切種種眾生，情與無情不可思議功德。眾中還有知恩者麼？如或未然，更聽一偈：炎炎酷暑正斯時，懶鼓娘生兩片皮，欲識普門真面目，黃鶯啼在綠楊枝。」復舉：「僧問圜悟：『如何是諸佛出身處？』答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金明不然，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清晨喫白粥，而今又覺飢。」卓拄杖，下座。

佛成道日，陞座。問：「智慧德相，人人具足，曠劫未嘗迷，今朝奚有悟？不涉迷悟一句，請師舉揚。」師云：「透頂透底。」僧云：「與麼則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師云：「更須著力。」乃舉拂，云：「這一著子，自塵劫以來無纖毫隱蔽，只因迷悟之殊，致有聖凡之別。所以，荒城破寺洪揚古佛綱宗，斷碣遺文突出祖師巴鼻，頭頭顯現，物物全彰。且道：山門與佛殿又商量個甚麼？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昔日，世尊睹明星大悟，乃歎云：『奇哉！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秖因妄想執著而不證得。』」師復舉拂，召眾，云：「若道這個是拂子，又是妄想；若道這個非拂子，又是執著。且道：作麼生是智慧德相？還見麼？其或未然，更聽一偈：明星燦爛古猶今，無奈群生眼自昏，此夜雪山成道後，煒煌原是舊乾坤。」擊拂子，下座。

圓期，卜右文、羅子先、嚴銘之、卜逸仙文學、陶爾彬居士等設齋，請陞座。乃云：「舊閣閒田本現成，多年頹敗勉支撐，幸然不昧靈峰記，要逼生蠶作繭呈。」驀卓拄杖，云：「魯祖見人面壁，漏逗不少；藥山陞座，一言不措，太煞葛藤。金明又且不然，修千佛閣始作禮，千佛期已圓，直使盡大地人有眼者見、見是佛色，有耳者聞、聞是佛聲，乃至行、住、坐、臥於此閣中成就一切種種殊

勝佛事、成就一切種種殊勝妙緣。所以經云：『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信不誣矣。秖如麻三觔、乾屎橛、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祝/土]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又作麼生？」喝一喝，云：「有麝自然香，何必當風立？」下座。

上堂。「衲僧行處，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有時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譬如善舞太阿，終不傷鋒犯手。秖如楊岐道：『三腳驢子弄蹄行。』汝等作麼生會？其或未然，問取新長老去。」復云：「老僧主持金明多年，雖則稍挽頹風，實賴弘護之力。邇來身疲神倦，無補法門，合宜退隱。且道轉功就位一句又作麼生？還家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拽杖歸東堂。

鴛湖老和尚二十週忌，設供拈香，值永正和尚在右，師顧云：「你看這老漢，二十年來面目儼然，相見則可，道破即不堪。」召大眾，云：「還見麼？」遂插香，云：「珊瑚枝上意，行淚為誰思？」喝一喝，云：「大眾禮拜老和尚。」

項別駕薦嚴慈二十五周忌，請陞座。師舉拂子云：「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像，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這是古佛大慈悲故，于無所住處種種示現入滅受生，以生死為遊戲之場，而不被生死之所窒礙。今日孝子項謙恭請金明舉揚箇事，用薦伊先考錦衣衛大堂中府左都督賜蟒玉特進榮祿大夫蘭齋項公、先妣誥封一品沈氏夫人，于無所住處同明般若正因，共證菩提道果。且道金明作麼生舉揚？」遂揮拂云：「淨法界內任逍遙，于無所住常安樂。」下座。

嘉興總鎮請上堂。師拈拄杖卓一下，云：「生生本不生，滅滅何曾滅？即此無滅生，示現于生滅。昔有張拙問長沙和尚云：『弟子嘗聞《千佛名經》，未審千佛居何國土？』沙云：『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可曾題否？』拙云：『不曾。』沙云：『得閒題取一篇好。』」師云：「長沙老漢雖則婆心格外全提，未免誤人失拈脫韻。若問山僧：『千佛居何國土？』劈脊便棒。苟知落處，便知今日督府特建千佛道場，敦請山僧舉揚般若，為薦少師元樸李公早登淨妙國土，速證無上菩提。且道少師即今在甚麼處？其或未然，更聽我偈：百千諸佛無回互，黃鶴樓前絕覆藏，識得大虫元是虎，蓮開臘月更馨香。」復卓拄杖，下座。

介菴進禪師語錄卷二

嗣法門人真倪本則真鑒真啟編

司農曹秋嶽居士設齋，邀諸紳士放生，請師陞座。僧問：「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因甚金明又放生？」師云：「只因原是釣來魚。」僧云：「猶是人天不了句，畢竟如何得大安樂去？」師云：「直須退後。」僧云：「學人則不然。」師云：「你作麼生？」僧云：「一句截流，萬機寢削。」師便打。僧云：「這一棒不當喫。」師云：「伶俐衲僧。」僧云：「被和尚看破。」便禮拜。師復打云：「不可放過。」乃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溪深蔭喬木，蟬噪芰荷香。昔有龐居士云：『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個中意，鐵船水上浮。』龐公與麼道，雖則權衡在手，據令而行，檢點將來，大似有違句義，欲與盡大地眾生解粘去縛，直是未得在。何故？太賒生。今日曹秋嶽居士設齋，邀諸紳士廣贖放生，使其頓破網羅，脫活自在，豈不暢快也哉？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若道同，有屈龐公；若道別，又孤秋嶽居士。畢竟作麼生？」拈拄杖云：「看！看！飛潛縱林壑，正是報恩時。」復卓一卓，下座。

開爐，梵勝二知浴請上堂。首座問：「當陽突出，覿面相逢，舊案重拈即不問，迥出威音句若何？」師云：「萬里江山一團鐵。」僧云：「今日爐鞴弘開，陶鑄聖凡，正令全提，千差坐斷，又作麼生？」師云：「義出豐年。」僧云：「若然，則頂門眼正，肘後符靈，作家宗師，天然有在。」師云：「儉生不孝。」僧云：「看這老漢，一條鐵脊梁總被法上座折倒了也。」師云：「不信道。」僧云：「人天眾前捋虎鬚，等閒不是小兒戲。」師云：「切須珍重。」僧禮拜，歸位。尼問：「世尊廣演三乘十二部，又言無法可說，滅度無量眾生，又道無眾生可度。和尚今日陞座，未審是有？是無？」師云：「且道我今日說法？不說法？」尼云：「恁麼則截斷兩頭，騰身物外。」師拈拄杖，云：「你還識這個麼？」尼舉拳，云：「耀古騰今去也。」師云：「不識，不識。」尼喝，師云：「再喝看。」尼擬議，師喝退，乃云：「金明今日開爐，炭墼渾無一個，且喜露柱燈籠，個個圍爐打坐，縱有伎倆神通，到此俱成話墮，直使見聞掃除，根塵脫落，冷灰裏爆地一聲，定然露出本來面目。」顧左右，云：「秖如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觔。』汝等作麼生會？」良久，云：「不經霜雪苦，爭得歲寒心？」拽拄杖，下座。

俗弟張翰芳、張承芳請師為母賀氏孺人十週忌辰，上堂。問：「香飄巖桂即且止，體露金風事若何？」師云：「抖擻不下。」僧云：「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然後現本身說法，且道本身作麼生現？」師云：「瞎。」僧云：「師今高陞猊座為母說法，未審先靈在甚處安身立命？」師云：「放汝一頓。」僧云：「秪如一子出家，九族升天，因甚目連母墮地獄？」師云：「確。」問：「金風透體，全彰本地風光；丹桂飄香，觸破當人鼻孔。正恁麼時，不涉證脩一句，請師垂示。」師云：「拄杖長七尺。」僧云：「秪如昔日世尊為母說法，諸天咸證無生；今日和尚為母追脩，四眾得何利益？」師云：「知恩者少。」僧云：「與麼則忉利宮中陳舊案，金明堂上又增新。」師云：「闍黎作麼生？」僧禮拜，云：「一句無私語，大地盡沾恩。」師卓拄杖一下，乃云：「昨秋桂逐金風去，今得金風桂又開，此事明明人不薦，自攜竹杖點蒼苔。」遂顧眾，云：「我老母來也，在山僧拄杖頭上，大眾見麼？蒼天，蒼天！容顏甚奇妙，有眼莫能見，惟我出家子，慈悲通一線。昔有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然後現本身為父母說法，當時太子全施大用，不無報本酬恩，若是析骨、析肉，未免傷毀至體。金明則不然，今日不動一纖毫，直現本身為父母說法，且道他說個甚麼聻？」良久，云：「眼裏無筋一世貧。」下座。

師誕日，曹府倪全壽送法被，請上堂。問：「威音那畔早落今時，朕兆未分已前請師慶誕。」師云：「露。」僧云：「秪如古人道：『金蓮從地湧，寶蓋自天垂。』明什麼邊事？」師卓拄杖一下。僧云：「上來法要已沐垂慈，濟上宗乘還許別通消息也無？」師云：「徹骨徹髓。」僧云：「鋒鋩不展，六國昇平。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云：「利害也不知。」僧云：「牙爪纔施，羣靈失色。如何是一喝如踞地獅子？」師云：「野干潛蹤。」僧云：「龍文出匣，照盡妍媸。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云：「看破了也。」僧一喝，云：「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亦喝，便打。僧顧眾，云：「大眾看看，臨濟老人放光動地也。」師云：「你瞎那！」僧云：「大眾證明。」師云：「恰是。」士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面目？」師揮拂，云：「見麼？」士云：「現今和尚登座，龍天慶祝，與父母未生前相去多少？」師豎拂，云：「且道是多少？」士一喝，師云：「你這一喝落在甚麼處？」士云：「日暖小春添瑞氣，法筵燦爛慶華封。」師復揮拂一下。尼問：「請問和尚：如何是壽？」師側耳，云：「問什麼？」尼復問，師云：「過去了也。」尼云：「如何是壽用？」師便打，乃云：「霜天舊日，古院新興，八字打開，風調雨順，山河大地盡作琴聲，草木叢林悉為獅吼，發最上機、成無漏智，即此一片法被，多少人到這裏補綴

不來？惟有曹府倪全壽乃能善巧成就，併祝山僧初度作大勝事，今日挂向寶華王座，一任人天瞻仰取足，以此祈福則福崇、以此祈壽則壽永，乃至一切以此祈求無不遂意。秖如山僧未陞此座，為什麼亦要伊預為施設？」召大眾，云：「且道他有甚長處？」良久，云：「高著眼。」便下座。

眾居士請上堂。僧出，纔禮拜，師云：「今朝不答話。」便打，僧喝，師復打，僧云：「禮拜和尚有分。」師云：「好棒可惜許。」士問：「三藏十二部教一期方便，世尊說不到處，請和尚說。」師云：「紙灰裏煙雲。」士云：「千七百則公案總屬葛藤，祖師舉不到處，請和尚舉。」師云：「又一點也。」士云：「秖如孔子道：『吾道一以貫之。』如何是一貫？」師云：「截斷葛藤。」士云：「曾子又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喚什麼作忠恕？」師云：「問取居士。」士云：「恁麼則三教同歸去也。」師云：「喚甚麼作三教？」士云：「一句了然超物外，千聖從教立下風。」師云：「更須努力。」乃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則是，秖是順水張帆，且無逆風把舵。金明要問：一從何生？」良久，云：「力口希，咄咄咄，貓有插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復舉：「龐公云：『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龐婆云：『易易，百草頭邊祖師意。』靈照云：『也不難，也不易，飢來喫飯困來睡。』這公案古今拈提不少，秖是未具透關眼在。金明有八十拄杖，這三個漢不合將官路分疆立界，說難說易，好各與二十拄杖。還有二十拄杖覷？有功者賞。」喝一喝，下座。

臘八日，陞座。師云：「跨深山，擒猛虎，獵夫之勇也；入渤海，斬蛟龍，漁父之勇也；捨萬乘之軀，睹明星而悟道，瞿曇之勇也；水稜上走馬，劍刃上翻身，衲僧之勇也。且道金明拄杖子勇又作麼生？」良久，云：「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拽拄杖，下座。

大雪，慧峰設齋，請上堂。師云：「『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古德與麼語，大似話作兩橛；金明與麼揀點，還有過也無？」驀豎拄杖，云：「於此會得，便能掀開無底藏，運出自家珍，信手拈來，無非是供，管取延齡益算，集福彌增。秖如今日慧峰設齋，山僧上堂，且道還有優劣也無？」卓拄杖，云：「年年送供非無事，只為靈山受記來。」下座。

解制，梵知浴請上堂。僧問：「香風滿座即不問，上元消息事如何？」師云：「天晴日頭出。」僧云：「好個話端。」師便打。問：「盡大地是劫火。」舉坐具，云：「這個可壞麼？」師云：「正好參取。」僧云：「為甚麼火不能燒，水不能漂？」師云：「那裏見得？」僧云：「禮拜和尚去也。」師云：「嗟哩嗟哩，蘇

嚕蘇嚕。」乃云：「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祖師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毫竅一時打開了也，汝等諸人作麼生？有一般漢聞之，便恁麼去，必入邪路；不恁麼去，執之失度。且道畢竟如何得放之自然，體無去住鄣？」良久，云：「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復舉：「僧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門云：『蚌含明月。』『如何是般若用？』門云：『兔子懷胎。』死心和尚拈云：『如何是般若體？云：一堆屎。如何是般若用？云：屎堆裏蟲。』應菴老祖拈云：『如何是般若體？云：相見便無禮。如何是般若用？云：從來愛打鬨。』」師云：「這三個老漢直是好笑，一人頭匾如扇、一人鼻孔撩天、一人舌頭拖地，若人揀點得出，許伊具一隻眼。或問金明，又且不然。如何是般若體？但對他道：佛眼覷不破。如何是般若用？閃爍無親。」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下座。

浴佛日，覺上座初度，請師上堂。「纔出娘胎血未乾，帶來毒氣逼人寒，當時若遇英靈漢，兩手教伊何處安？」遂喝一喝，云：「昔有遵布衲浴佛次，藥山和尚云：『汝但浴得這個，要且浴那個不得。』遵云：『把將那個來。』藥山休去。」師云：「你看他兩個，一個有頭無尾、一個有尾無頭，揀點將來，二俱不了。若是個漢，待他道：『要且浴那個不得。』便好與一杓，不惟頭正尾正，管取愈添光彩。藥山休去，腦後見腮。今日覺上座初度，直是小出大遇。何故鄣？不因漁父引，爭得見波濤？」下座。

臘八，空有知浴請上堂。僧問：「鼓寂鐘沉集聖凡，前三三與後三三，個中自有真消息，兩不成雙一不單。如何是人中境？」師云：「門前一湖水，堂後千竿竹。」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你總見渠不得。」僧云：「如何是人境俱奪？」師云：「喫棒，喫棒。」僧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不知痛癢在。」僧禮拜，云：「放去蠡湖千尺浪，收來梅嶺一枝春。」師云：「閒言語。」僧問：「抬頭雙眼瞎，徹骨歎奇哉，雪嶺梅花放，香風動地來。如何是未睹明星事？」師云：「眉毛在眼上。」僧云：「睹後又如何？」師云：「鼻孔大頭垂。」僧云：「世尊悟道，此事確否？」師云：「正好疑著。」僧云：「本具如來智慧，為甚又假明星而悟？」師云：「不是苦心人不知。」僧喝，師便打，乃云：「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以杖左卓一下，云：「向那邊著。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以杖右卓一下，云：「向這邊著。未來脩學人，當依如是法。」以杖中卓一下，云：「大眾見麼？若道這是法，如何又喚作拄杖子？若道是拄杖子，且道法在甚麼處？」以杖橫按，云：「向這裏得個入處，管取參學事畢。何故？等閒拋出活人丹，自有清風動天地。」復卓一卓，下座。

元旦上堂。師拈杖云：「三百八十四日之元，四千六百八時之首，靈光獨耀，萬物咸亨。新婦騎驢阿家牽，借婆裙子拜婆年則且止，只如不涉新舊一句作麼生？」良久，云：「昨夜睡來床薦煖，天明又覺曉霜寒。」拽杖下座。

佛成道日，慧峰請陞座。師云：「今朝臘月八，事事都寥廓。小乘是錢貫，大乘是井索。鐵人心膽傾，石女寒毛卓。拾得火柴頭，剛拈破木杓。」驀卓拄杖一下，云：「釋迦老子以此大驚小怪，三世諸佛以此出生入死，歷代祖師以此聯輝續燄，天下老和尚以此接物利生。且道金明以此又作麼生？」遂喝一喝，云：「尋常一樣窗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拽拄杖，下座。

師誕日，卜右文、施約菴、羅子先暨眾文學等請師陞座。僧問：「法筵大啟，四眾雲臻，師今誕辰，願聞斯要。」師云：「天上天下。」僧云：「恁麼則萬人瞻仰處，紅日耀中天。」師便喝，僧云：「全承恩力去也。」師云：「你甚處見得？」僧喝，師便打，僧云：「也是過後張弓。」師又打，乃云：「靈光獨耀，迥脫根塵，正眼洞明，十虛無間。如是則掀翻是非窠臼，截斷生死根株，山林城市全彰少室風規，海月湖天揭示拈花要旨。佛祖不傳之妙心，直使人人知有；父母未生前面目，管教個個知歸。所以釋迦老子云：『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雖然，猶是化門，未是衲僧本分。且道如何是衲僧本分？設有個傍不甘底出來，掀倒禪床，喝散大眾，踏倒爛槌一頓，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為之化。有麼？如無，今日進上座不敢囊藏被蓋去也。」遂卓拄杖，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喝一喝，下座。

師至海鹽福業寺，鄉紳徐伯玄禪德濟公暨眾護法設齋，請陞座。問：「正值清和朔，四眾請上堂，敢問如何是曹溪金彈子，飛向武原臺？」師云：「普天匝地。」僧云：「如何是鴛湖千尺浪，三竺萬重波？」師云：「沒頭浸殺。」僧云：「如何是正法明如來，今日登獅座？」師云：「一任觀瞻。」僧云：「滿堂朱紫客，盡是讀書郎，三教原無二，一貫發金光。」師云：「惟汝漆桶。」問：「向上宗乘即不問，入廛垂手事如何？」師云：「福業堂前看取。」僧云：「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師便打，乃云：「堂堂正體，亙古亙今，公案現成，十方坐斷。所以天地以此覆載，日月以此照臨，君王以此坐享太平。」驀拈起拄杖云：「且道木上座以此又作麼生？」遂卓拄杖云：「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為什麼放下手來卻是饅頭？鐵蛇橫古路，一馬生三寅。」下座。

法上座設齋，請陞座。云：「魯祖面壁，土曠人稀；秘魔擎叉，相逢者少。咄哉這漢子，全身入荒草。入荒草，誰可曉？」卓拄杖一

下，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喝一喝，下座。
結制，主峰首座設齋，請陞座。僧問：「展開臨濟舊旌旗，迅發普明新號令，橫按莫邪即不問，法戰當陽事若何？」師云：「風高日朗。」僧云：「恁麼一句語中含日月，片言千古振宗風。」師云：「海晏河清。」僧云：「秖如結制開爐，煆煉聖凡，正令當行，千差坐斷。正恁麼時，設有不受煆煉者，和尚又作麼生？」師云：「有甚長處？試舉似看。」僧云：「今日不但人天讚仰，古佛到來也須作禮三拜。」師云：「三十年後有人笑汝在。」乃云：「結在解處，無繩自縛；解在結處，將錯就錯。去此二途，眉鬚墮落，這是叢林古例。金明今日隨例顛倒與諸人結卻去也，且道汝等向甚麼處出氣？」遂以拄杖卓一卓，云：「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噴鼻香？」下座。
臘八日，宦陳上座設齋，請陞座。僧問：「今朝打失娘生鼻，帶累兒孫拖水泥即不問，未離兜率事如何？」師云：「大雪滿長安。」僧云：「恁麼橫身宇宙，到處稱尊。」師云：「泥豬癩狗。」僧喝，師云：「亂喝作麼？」僧云：「切莫壓良為賤。」師云：「被汝看破。」僧禮拜，師便打，乃云：「朔風凜冽，瑞雪飄颻，盡大地變作一個雪山了也。眾兄弟！汝在此中行住坐臥，還見頭頭瓊樓玉殿麼？還見處處琪樹瑤華麼？直得普賢失其境界，文殊無處藏身。還見麼？苟或瞥地，便見黃面瞿曇在雪山睹明星，悟底如龍得水，似虎靠山。不然，莫怪他道：『奇哉！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秖因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良久，云：「這老漢拾得鼻孔，失卻眼睛，大似無人證明，幸有金明拄杖子與他證據。且道拄杖子阿誰證據？」遂噴噓一下，下座。
內院陳太夫人吳氏仝羅門胡氏子、上駟居士等設齋，請陞座。師拈杖，云：「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道：畢竟是甚麼？」遂卓一下，云：「今茲眾檀信皆夙植德本，不昧初因，齎送淨資設齋，恭請舉揚個事，山僧亦未免作個普門品，隨類應化去也。或現佛身，或現菩薩身，乃至或現長者、居士、宰官、婦女、童男、童女、人非人等身，應以得度，即皆現之而為說法，令其解脫。眾中莫有知恩報恩者麼？若信得，永劫不忘；苟或未然，孟春猶寒。伏惟珍重。」下座。
解制，益菴設齋，請陞座。「當陽一著，絕是絕非，纔涉思惟，白雲萬里。所以，有時把住，水洩不通；有時放行，風行草偃；有時放行中把住，處處綠楊堪繫馬；有時把住中放行，家家有路透長安。金明與麼語話，猶是黃葉止啼。秖如總不恁麼時，汝等諸人向什麼處趨向？」良久，云：「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喝一喝，下座。

丙申，護法眾紳士迎師回院，設齋請上堂。師拈香畢，舉拂拂云：「春光遍野足生涯，頭角崢嶸絕覆遮，業債九年償未了，今朝又扯上犁耙。」召大眾云：「還有共相證明者麼？」眾無語，師云：「金明今日失利。」乃云：「大道無形，離名絕相，雖有世間一切成住壞空之相，而實無有。」驀豎拂云：「且道這個又是甚麼？於此薦得，便能於成住壞空處頭頭顯現、法法全彰，終不被成住壞空之所轉換，且能於成住壞空之中作大殊勝佛事，建立宗旨、扶豎法幢，洪揚古道、重整頹綱，不妨掀翻如來寶藏、運出自己家珍，莊嚴法界、供養十方，直使盡大地群生解粘去縛、拔楔抽釘，豈不暢哉？苟能如是，亦不枉在閻浮提打一番之遶；其或不然，未免迷真逐妄、自暴自棄。且道金明還有為人處也無？」喝一喝云：「漏逗不少。」復舉：「雪峰禪師行腳回院示眾云：『光陰倏忽暫須曳，浮世那能得久居？出嶺年方三十二，入閩早是四旬餘。他非不用頻頻舉，已過還須漸漸除，傳語滿朝朱紫貴，閻王不怕佩金魚。』」師云：「金明今日回院，不免效顰舉似大眾：幻生漚泡命須臾，百歲時光亦暫居，一日雲居猶分定，九年蠡水又成餘。人情冷淡閒消得，名利空花早已除，自笑江頭蓑笠老，垂絲千尺為鯨魚。」以拂連擊，下座。

上堂。舉：「凌行婆問浮杯：『盡力道不得句，分付阿誰？』」師云：「賊是小人。杯云：『浮杯無剩語。』」師云：「俗氣也不除。婆云：『未到浮杯，不妨疑著。』」師云：「識甚好惡？杯云：『更有長處，不妨拈出。』」師云：「劍去久矣。婆斂手哭云：『蒼天中更添怨苦。』」師云：「勘破了也。杯無語。」師云：「放過則不可。婆云：『語不知偏正，理不知倒邪，為人即禍生。』」師云：「時衰鬼弄人。有僧舉似南泉，泉云：『苦哉！浮杯被這老婆摧折一上。』」師云：「人平不語。婆聞得，笑云：『王老師猶少機關在。』」師云：「掩耳偷鈴。時有幽州澄一禪客詣婆，乃問：『南泉為甚少機關？』」師云：「水平不流。婆哭云：『可悲！可痛！』」師云：「直不藏曲。澄罔措。」師云：「看即得。婆云：『會麼？』」師云：「乞兒伎倆。澄合掌而立。」師云：「擬即失。婆云：『跂死禪和，如麻似粟。』」師云：「欺敵者亡。澄一舉似趙州。」師云：「傳語漢有甚了期？州云：『我若見這臭婆，問教伊口啞。』」師云：「太勞生。澄云：『未審和尚作麼生問伊？』」師云：「失錢招罪。州便打。」師云：「果然。澄云：『為甚卻打某甲？』」師云：「不知痛癢。州云：『似這般跂死禪和，不打更待何時？』」師云：「可賞可罰。婆聞，卻云：『趙州合喫婆手中棒。』」師云：「病患膏肓。州聞得，哭云：『可悲可痛。』」師云：「慣得其便。婆聞，乃歎云：

『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師云：「捉敗了也。州聞得，令人去問婆云：『如何是趙州眼？』」師云：「瞎。婆乃豎起拳。」師云：「將謂將謂。僧回，舉似州，州乃有頌與婆云：『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報爾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師云：「放去又收來。婆有頌答云：『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磨蝎令，幾喪目前機。』」師云：「且許一半。」復云：「這隊老婆禪漢，今被山僧一箇箇勦絕了也，眾中還有傍不甘者麼？」遂喝一喝，云：「殺人刀，活人劍。」下座。

上堂。「金明度夏出尋常，喬木陰森野鳥狂，破屋無門雲自掩，行深更有草花香。大眾還見麼？堂前草，堂後草，出門便是草，不出門亦是草，老僧與大眾總在草裏輥。正恁麼時，還有出草者麼？」一僧云：「喚什麼作草？」一云：「某甲總不會。」一云：「和尚是何心行？」一云：「正是某甲放身命處。」師云：「有甚麼交涉？」便起。

上堂。「鶯啼溽暑，風送花香，嫩綠含煙於池畔，新篁吐霧於庭旁，一等共坐喫杯茶，須是家裏人方知趣味。試看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為甚佛法不現前？既不現前，十劫將甚麼受用？若向這裏道得一句，不妨安茶適飯，遣興過時；其或不然，草鞋錢教誰還我？頌云：十劫堂堂盡打開，髑髏見鬼莫疑猜，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上堂。舉：「五祖演上堂云：『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祖便下座。」師云：「金明當時若見他下座，好與一摑。何故？見義不為，非勇也。」遂以拄杖一時打散，歸方丈。

上堂。舉：「石屋上堂云：『我有一句子，欲與諸人說破，又恐諸人罵我；不與諸人說破，又恐諸人疑我。且如今說即是？不說即是？』撫膝，云：『知我、罪我，吾何辭焉？』」師云：「石屋老人牙如利劍、口似血盆，到這裏藏身露影，未免使人向句子下卜度。金明則不然。」遂拈拄杖，卓一下，云：「我有一句子，早與諸人說破了也，一任諸人罵我也可、疑我也可。何故？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復卓一卓，下座。

上堂。舉：「道吾云：『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嚴，樂不在天堂，苦不在地獄。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大慧云：『高在絕頂，富在福嚴，樂在天堂，苦在地獄。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師云：「道吾、徑山各見一邊。金明則不然，處絕頂而未嘗高，住福嚴而未嘗富，居天堂而未嘗樂，在地獄而未嘗苦。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元旦上堂。舉：「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清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清云：『元正啟祚，萬物

咸新。』僧云：『謝師答話。』清云：『鏡清今日失利。』又僧問明教：『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教云：『無。』僧云：『年年是好年，因甚卻無？』教云：『張公喫酒李公醉。』僧云：『老老大大，龍頭蛇尾。』教云：『明教今日失利。』」師云：「二尊宿提持個事，不合道有道無，鼓弄人家男女。或問進上座：『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但向他道：『金明今日失利。』」便下座。

端陽，上堂。舉：「大慧上堂：『今朝又是五月五，大鬼拍手小鬼舞，驀然撞著桃符神，雙手搥胸叫冤苦。』笑岩云：『大慧恁麼道，大似少個禁方，何為向青天白日裏見神見鬼？笑岩則不然，今朝正是五月五，雲從龍、風從虎，山僧要與十方現前諸大聖凡賭個賭，信手拈來百草頭，甜者甜兮苦者苦。』」師云：「笑岩和尚太煞提持，未免隨邪逐惡，口忙手亂。金明又且不然，今朝正值五月五，不用雄黃并艾虎，理能伏豹澤藏山，雲散青天日當午。」卓拄杖一下。

上堂。舉：「僧問忠國師：『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有人不許，云是邪說；亦有信者，云不思議。不知若為？』國師云：『此是普賢、文殊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皆與大乘了義經意合。故《華嚴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翠竹既不出於法界，豈非法身乎？又《般若經》云：「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黃花既不越於色，豈非般若乎？深遠之言，不省者難為措意。』又華嚴座主問大珠和尚云：『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珠云：『法身無象，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花而顯相。非彼黃花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真法身，猶如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會麼？』座主云：『不會。』珠云：『若是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是非；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花著黃花、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諍論。』妙喜云：『國師主張青青翠竹盡是法身，主張到底；大珠破除青青翠竹不是法身，直破到底。老漢將一個主張底、一個破底收作一處，更無拈提，不敢動著他一絲毫，要你學者具眼透國師底金剛圈，又吞大珠底栗棘蓬。具眼者辨得出，不具眼者未必不笑。』」師舉起拂子，云：「若道拂子是法身，落他國師圈圚裏；若道拂子不是法身，落他大珠圈圚裏；若道不得道是、不得道不是，又落他妙喜圈圚裡。且道：如何得不落他圈圚纏？」遂擲拂，云：「要出三大老圈圓則易，要出金明圈圚則難。」便下座。

上堂。舉：「宋天封佛慈禪師云：『禪家須貴大機大用，要大休大歇安樂之地矣。其或單明自己漢，埋在化城，不肯前進寶所，便謂法眼言：「德山小參，決定話作兩橛。」雲峰言：「雪竇示眾，真實入地獄。」良由未至大機大用、休歇大受用處，妄以識情卜度。爾祖照師顏有志於道，當於古人未到處著眼。』」師卓杖，云：「佛慈老漢立宗旨、建法幢於范蠡湖上，可謂嘔心吐膽，救時救弊。雖然，卻被顏侍者看破。秖如道：古人未到處著眼。汝等作麼生？」良久，云：「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且道：金明是化城？是寶所？若向這裏得個撇脫，要至大機用、大休歇、大受用處也不難，說甚麼德山小參、雪竇示眾？大眾還見佛慈老漢落處麼？」顧左右，云：「看！看！」拽杖歸方丈。

上堂。舉：「無趣和尚問無幻師翁云：『徑山頌三玄三要「徹骨徹髓道一句，三玄三要絕遮護」，此二句中，我欲取一句為法，汝道取那一句好？』」師云：「賊身已露。幻云：『和尚適來道那一句？』」師云：「看孔著楔。趣瞋目叱云：『汝得恁麼無記性？』」師云：「試玉須經火。幻云：『秖為和尚徹骨徹髓。』」師云：「可謂父嚴子孝。趣笑云：『不然，為子一人即得，爭奈大眾何？』」師云：「就窠打劫。幻云：『取即不辭，恐孤負先代，喪我後人。』」師云：「披肝露膽。趣云：『如是，如是。』」師云：「草賊大敗。」顧左右云：「會麼？不然，更聽我頌：玄要分明意轉深，就中一句實難禁，可憐無數癡男女，往往隨言逐句尋。」喝一喝，下座。

介菴進禪師語錄卷三

住蘄州三角禪寺嗣法門人真文等編

示眾

崇禎癸未冬，師受徑山觀音殿朗玄監院請，結制示眾。「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秖如今日結制，諸方必有上堂小參，攢花簇錦，巧妙尖新，布縵天網，羅龍打鳳，撿點將來，盡落時弊。徑山則不然，且道如何施設？」顧視大眾云：「白日青天，切莫瞌睡好。」拍膝一下便起。僧問：「如何是徑山境？」師云：「百萬松杉雙徑杳，三千樓閣五峰寒。」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九九八十一。」僧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便打。問：「徑山祖窟，八十七代祖師未審在何處？」師云：「眉毛在睫上。」僧云：「不會。」師云：「佛殿前看取。」

因雪示眾。「百萬松杉被雪埋，簷前鴉鵲遶生臺，尋思秖為飢無食，遠遠飛從殿角來。」召大眾云：「既是百萬松杉被雪埋，為甚麼殿角不被覆卻？」眾下語不契，師代云：「無他棲泊處。」

師為雪轎大師上堂。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便一椎，嶠乃震威一喝。有僧請益，師示偈云：「一惟一喝震天嘶，就裡明機孰可知？獨許凌霄委此事，石人撫掌笑嘻嘻。」

解制，示眾。「豁開戶牖，當軒者誰？若也見得，不妨腰包頂笠、竿木隨身，一任南天台、北五臺；其或未然，各須照顧腳下好。」

師住餘杭廣福寺，示眾。舉：「先廣福惟尚禪師述偈呈覺印，印豎拳云：『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尚掀倒禪床，印遂喝，尚云：『賊過後張弓。』便出。」師云：「覺印恁麼接人，固是勾賊破家；惟尚雖則當仁不讓，早已墮坑落塹。且道新廣福又作麼生？客來無管待，蒿湯備禮儀。」

師住鍾溪太平菴，示眾。「四月村莊菜麥黃，啣泥紫燕語聲狂；太平境色誰人委？獨坐溪頭看水忙。」

示眾。僧問：「師燒木佛，意旨如何？」師云：「圖取舍利。」僧云：「為甚某甲不見？」師云：「瞎。」乃云：「大凡燒神化佛，須具這些眼目始得，不然各各照顧眉毛好。只如趙州道：『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內裏坐。』又作麼生？」驀召眾云：「還見真佛麼？」眾無語，師呼：「行者點燈來。」便歸方丈。

師住武康天池寺，示眾。舉：「玉芝禪師問碧峰：『如何得不落人圈繢？』峰打一掌，云：『是落也？是不落也？』」師云：「玉芝父子與麼問答，大似二俱不了。或問新天池，但向他道：未有這個消息。道將一句來，他若擬議，劈脊便棒。」

師置一斫刀，日隨眾務，遂舉起刀示眾云：「亦能伐材，亦能養材。」復偈曰：「剛刀銛利出紅爐，斫盡雲根不用磨。衲子腰間曾佩得，何愁栗棘葛藤窠。」

示眾。舉：「玉芝禪師因陸五臺問：『東土一千七百善知識即今向什麼處去了？』芝指庭樹鳴蟬云：『這裏也有一個。』臺云：『只這聲響便是麼？』芝云：『喚作聲響即錯過去也。』」師云：「玉芝與麼為人，不惟被此老看破，要作他臨濟兒孫未得在。且道天池又作麼生？誰知遠煙浪，別有好商量。」

因僧說夢，師舉：「仰山夢入彌勒院，見堂中諸位皆足，惟第二位空，仰山遂坐。有一尊者白椎云：『今當第二位說法。』仰山云：『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及覺，舉似溈山，山云：『子已入聖位。』仰山便禮拜。」師云：「溈仰父子夢中說夢，致累後昆瞌睡不醒，隨語生解。」召大眾云：「還有不夢者麼？」良久，云：「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便起。

除夕示眾。「收拾閒家具，燒除爛葛藤。山房分歲靜，深夜獨挑燈。」

上元，示眾。「千燈萬燈從這一燈起，且道這一燈從何處起？苟知落處，交光相羅，燈燈無礙。秖如十方俱擊鼓，十處一齊聞，東家點燈，西家暗坐，又作麼生？」良久，云：「一種是聲無限意，有堪聽處不堪聽。」

示眾。「細雨落花香冷淡，晚風敲竹響晴空，西來祖意我不會，午夜推窗月上東。」

示眾。舉：「雪菴示眾云：『乍住城隍寺，無東又缺西，汝纔抬眼起，我便放頭低。鬚髮白如雪，身心爛似泥，本來無佛法，何處是全提？』逆川和尚拈云：『雪菴和尚固是尋常說話，其奈家醜外揚。雅山則不然，水自悠悠雲自閒，紫廛原不異青山，缺長欠短尋常事，只恐葫蘆醋不酸。』」師云：「二老各逞家風別調，固是雪曲陽春，其奈高和者稀。金明又且不然，城市山居絕異同，頽然蒲坐沒西東，身心佛法俱潦倒，見色聞聲不用聾。」

示眾。「大士神通無剎不現，總皆知之，及乎妙相莊嚴，於十字街頭無人識得。金明為伊慶誕，且道作麼生慶？翻轉地皮苔尺厚，剷去堂前草丈深。還見觀音大士麼？」維那云：「昨夜三更月到窗。」師大笑，歸方丈。

示眾。舉：「僧問雪峰：『古澗寒泉時如何？』峰云：『瞪目不見底。』『飲者如何？』峰云：『不從口入。』趙州聞舉，呵呵大笑，云：『不可從鼻孔入。』僧卻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云：『苦。』『飲者如何？』州云：『死。』雪峰得聞，乃云：『趙州古佛。』遂遙作禮，從此不答話。大慧云：『雪峰不答話，疑殺多少人？趙州道：苦。面赤不如語直。若是妙喜即不然，古澗寒泉時如何？到江扶艣棹，出嶽濟民田。飲者如何？清涼肺腑。此語有兩負門，若有辨得，許你具參學眼。』」師拈云：「一人理上有餘、事上不足，一人事理兼帶，一人事上有餘、理上不足，唯有這僧置此一問卻較些子。若是金明又且不然，古澗寒泉時如何？快與老僧持竹篦子來。飲者如何？劈頭便打。且道：答這僧？不答這僧？速道！速道！」

端陽，示眾。「靈符一道示端陽，萬法本閒人自忙。療病不須尋百草，安心奚用覓諸方？鳥啼花笑山猶靜，雲散風清日更長。笑看小兒乘艾虎，卻將虛勢喪真常。」

因僧請益示眾。舉：「趙州問僧：『發足甚處？』」師云：「賊身已露。僧云：『雪峰。』」師云：「面赤不如語直。州云：『雪峰有何言句示人？』」師云：「一不做，二不休。僧云：『尋常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汝等諸人向甚處屙？』」師云：「勾賊播梯。州云：『闍黎若回，寄個鍬子去。』」師云：「賊過張弓。保福展云：『南有雪峰，北有趙州。』」師云：「就窠打劫。雪竇云：『這僧既不從雪峰來，可惜趙州鍬子。』」師云：「把髻投衙。琅邪覺云：『眾中有云：「寄鍬子去，埋卻雪峰。若道寄缽盂去，便道盛粥飯用。」狂解夢見，作麼商量？不是僧縣手，謾說學丹青。』」師云：「自賊識賊。」乃云：「這一隊老賊，今日被山僧據款結案，縛做一團，擲向諸人面前了也。還有與伊出氣者麼？」遂拍膝一下，云：「一狀領過。」

示眾。舉：「古大慈示眾云：『山僧不解答話，只是識病。』時有僧出，便歸方丈。雪竇拈云：『大凡扶豎宗乘，須是辨個得失。且大慈識病不答話，時有僧出，便歸方丈。雪竇識病不答話，或有僧出，劈脊便棒；諸方識病不答話，或有僧出，必然別有長處。敢有一個動著，大唐天子只三人。』」師云：「大慈、雪竇可謂好手手中呈好手，殊不知得便宜處失便宜。新大慈這裏又且不然，總不管他答話識病，只是飢時喫飯，倦來打眠。如或未然，老僧不惜眉毛，更為汝等頌出：風規傑出沒多般，一點靈犀照膽寒，蝦跳不出斗，憑君作話端。大唐天子只三人，千古萬古[車*度]轢鑽。」

中秋，即事示眾。「靈山指月，家醜外揚；曹溪話月，外揚家醜。隱川風味要且不然，椰栗杖開花，木患子白醭，黑豆未生芽，明月

當軒掛，致令精空髭徹底掀翻，破家私盡情托出。雖然，不掛絕糧牌，亦未免驚起廬山子、魏鬍子背地裏商量，便將二斗黃米連宵供養。」拈起餅，云：「大眾！只如這個作麼生消受？」良久，云：「數盞釅茶茆屋下，一聲長嘯碧天秋。」便起。

芟草，示眾。「久雨初晴，庭前草深，為汝剷卻，自快胸襟。且道作麼生剷？稊稗直教無影跡，只留梅竹引清風。」

示眾。「東熱鬧兮西熱鬧，忙忙業識不知老，城市山林盡炙慌，獨我陶朱靜悄悄。三伏之中別有秋，竹風滿院誰云掃？任他烈燄熾炎炎，爍石流鉛日杲杲。夏蟲若解識寒水，鐵牛決定被蚊咬。被蚊咬，驚起楊岐三腳驢，百億須彌都撞倒。」

曇維那請示眾。舉：「王荊公入寺設齋看經。」師云：「利動君子。公問：『佛未出世時看甚麼經？』」師云：「瞎。端師云：『相公！周、孔未出世時讀甚麼書？』」師云：「瞎。公云：『伶俐衲僧。』」師云：「是何言歟？」復云：「荊公秖解險崖奪足，不知平地喫跤。端師雖則就險翻身，大似順朱填墨。金明則不然，待他問時，但向道：『請相公高著眼。』他若定動，不妨道：『又是一卷。』不惟不負來機，亦且經義有據。秖如節文又在何處？」良久，云：「離婁明未徹，師曠聽非聰。」喝一喝。

示眾。舉：「西余端禪師示眾云：『當山僧堂漏損，寮舍崩摧，經年無施主燒香，累歲少檀那羞供，恐有十方禪侶、雲水高人，暫入荒山，難為駐錫，可以溪山為樂、松柏充飢，名利不干懷、飲食不為念，罷參知識，懶訪禪林，聞說教似春風，聽談禪如說夢，共居巖畔，同受寂寥。』」師云：「進朽這裏與端師不別。雖然，更有一般奇特處，自來千聖莫能知。」便起。

隱川大慈菴開田，示眾。「若論這片田地，從無始來，人人本具號段、四至毫不差誤，只為當人情生智隔，逐妄迷真，以至惰農失業，田地荒蕪，甚而狡兔狐狼窟宅焉，不惟輸官乏稅，亦且無立身之地矣。若是克家兒，一見便識得自己這片田地號段、四至分明，決不犯他人苗稼，定然起勇猛志、發精進力、操智慧刀，刈除稊種，握堅固钁，剷絕稊根，趁時培植而靈苗自秀，及節耕耘而異草不生，花開果實，秋收冬藏。如是，則不獨輸官有稅，亦且安家樂業，受用無窮，豈不慶快也哉？秖如酬恩報國又作麼生？」良久，云：「皇風化蠻貊，盡唱太平歌。」

端陽示眾。師書五毒，拈起召眾云：「是甚麼？」眾無語，師即扯破，便歸方丈。

示眾。舉：「盤山云：『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能如是，是真出家。』育王杲云：『若能如是，捏目生花。』」師云：「若能如是，踏破草鞋。」

示眾。舉：「古德云：『佛祖門風將委地』」師云：「苦。『說著令人心膽碎』」師云：「吾嘗於此切。『扶持全賴我兒孫』」師云：「有麼？有麼？『不料兒孫先作弊』」師云：「填溝塞壑。古德救時救弊，不無顯揚家醜。雖然，還有知恩報恩者麼？」良久，云：「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

久雨，示眾。云：「久雨不晴，衲僧無處晒。朗皮草且置，秖如虛空爛卻，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復云：「收。」

示眾。舉：「洞山請泰首座茶次，乃云：『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汝道過在甚麼？』」云：「洞山大似將蝦釣鱉，爭奈無大人相。首座食到口邊，被伊奪卻。當時洞山若問金明，但向他道：『孟春猶寒，伏惟珍重。』管取洞山別眼相看，亦且話行天下。若作洞山，待首座云：『過在動用中。』便與一枚果子。且道賞伊？罰伊？」

示眾。「風柔日暖，鳥語花香，祖意教意，盡在當陽。山僧拄杖子適纔園中散步，耳畔鬧哄哄地，將謂鬧市裏有甚奇聞，仔細一看，元來是蜂拄杖子，不覺一笑便歸。且道笑個甚麼？百花叢裏過，一葉不沾身。」

示眾。舉：「無趣老人與無幻和尚經行次，聞風撼槎椏樹聲，趣云：『此樹風來獅子吼，風寂便涅槃。』幻云：『樹倒風息時，獅子在甚麼處吼？』趣良久，幻云：『大好吼，即不是獅子。』趣便掌，幻禮拜。」師云：「樹倒風息時，獅子大哮吼，擬向樹上聞，金毛變作狗。」

示眾。舉：「慈受深云：『秖是舊時行履處，等閒舉著便淆訛，夜來一陣狂風起，吹落桃花知幾多？』」師云：「山僧尋常說汝等飯也不解喫，且道淆訛在甚麼處？苟知落處，要見他慈受也不難。」

示眾。舉：「白雲端和尚云：『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便向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縱有瓊樓玉殿，被一莖草蓋卻。』」師云：「大眾！還見白雲和尚落處麼？甜瓜甜兮苦瓠苦。」

示眾。舉：「僧問雲峰：『如何是心地法門？』峰云：『不從人得。』僧云：『不從人得時如何？』峰云：『此去衡陽不遠。』大慧云：『雲門即不然，如何是心地法門？不從人得。不從人得時如何？但云：看腳下。』」師云：「二老恁麼答話，心地法門何曾夢見？金明則不然，如何是心地法門？不從人得。不從人得時如何？劈脊便棒。」

示眾。舉：「僧問投子：『一大藏教還有奇特事也無？』投子云：『演出一大藏教。』又一老宿云：『演入一大藏教。』徑山杲云：『演出演入則不無，二老若是奇特事，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

在。』」師舉起拂子，召眾云：「還見麼？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示眾。舉：「世尊見文殊在門外立，乃云：『文殊！文殊！何不入門來？』殊云：『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來？』圓覺云：『門內語？門外語？』」師云：「門內門外且置，大眾還見世尊麼？」良久，云：「莫道無事好。」
示眾。師以拄杖按膝，良久喝一喝，遂歸方丈。
因僧請益：「《傳燈正宗摘謬》中有趙州別雪峰答古澗寒泉語，峰聞云：『趙州古佛。』遙望作禮，自此不答話。《摘》云：『此亦傳燈所無者。』又云：『按趙州歸寂於唐咸寧四年，雪峰歸寂在梁開平四年，去趙州之寂已十三年矣。設使趙州、雪峰果是同日而有此語，則應於遙望作禮曰：自此不答話。卻別有旨。如無日字，則又不止一十三年。師時方旺化，雪峰徒眾一千五百，乃謂此十餘年中並不答話，甚無著落』者。」師云：「凡集佛祖宗統者，須要具大知見、大手眼宗匠，乃能至公無遺，始可矢心秉筆。不然，焉知有若隱若顯、佛祖垂手不同及種種淆訛差別處，以定千古不磨之案，作後世破暗之燈乎？當時雪峰、趙州如風吹水，偶爾成文，為天下萬世，則安得執死板子謂無後語？可發一笑。且云：『雪峰徒眾一千五百，乃謂十餘年中並不答話，甚無著落。』如此見解，妄判古人，其謬更甚。又將年月文字泥為實據而集宗統，大有乖於要旨，則又遠之遠矣。然則古今明眼宗師如大慧等，拈提此案亦不少，卻被塗糊，俱為瞎漢，可不痛惜哉！今有禪德相逼不已，山僧只得據款拈出也。汝等大眾還知雪峰不答話底落處麼？三十年後自有人在。」拽杖歸方丈。
彌勒殿上梁。師以杖拄梁云：「久藏深谷，養育良材，自出山來，便成梁棟。今者光輝林澤，蔭翊山崇，眾材端拱，惟尊爾躬。」遂顧左右云：「且道上梁後又作麼生？香風吹四野，闔國盡興隆。」遂曳杖云：「起。」
啟七，示眾。「一七七一，銀山鐵壁，一鎚粉碎，大事了畢。且道從甚麼處下手？」遂拍膝一下。素弘維那出，云：「和尚一場敗闕。」師瞠目視之，那便喝，師云：「已遲八刻。」那禮拜，師打，云：「也不得放過。」
示眾。舉：「無趣祖心與身語云：『我有為爾有，爾無我本無。有無端在爾，生死干涉我。有爾有生死，爾無生死無。不是我多爾，累我處也多。』金明閱此，直是好笑。看這老漢葛藤不了，今日不肖兒孫縛作一團，拋向人前，一任揀責。偈曰：心身本無殊，體用自分別。有無俱夢幻，生死如湯雪。動靜不相干，迷悟一輪月。爾

我實同途，聖凡皆共轍。或有旁不甘出來道：『金明與麼語，葛藤轉不了。』但對他道：『情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
示眾。舉：「石雨和尚示眾，舉：『鴛湖老人頌瑞岩喚主人公案云：「白日青天作夢，夢中頻喚主人，直饒惺惺喏喏，也是無主孤魂。」乃云：「瑞岩是了手底人，為甚他道是無主孤魂？不知瑞岩過在什麼處？」眾下語不契，復云：「莫道無人激發好。」』」師云：「惜乎！我當時若在，見他道：『瑞岩過在什麼處？』但云：『和尚又恁麼去也。』又云：『莫道無人激發好。』不妨云：『若非和尚，幾乎孤負。』普明、金明與麼道，汝等作麼生？還知他落處麼？不然，莫道無人激發好。」
示眾。舉：「石雨和尚參南明師翁於龍居，問：『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阿誰緣起有生耶？』翁與一喝，石茫然，始知有做工夫事。後石和尚作翁語錄序中出此語，真見其所得，終不自欺也。」頌云：「震聲一喝絕離微，徹底婆心接上機，觸著頓忘三際斷，炎炎六月雪花飛。」
翫月，示眾。舉：「普明老人同雪嶠大師上弦夜看月次，雪指月問云：『這半個在那裏去了？』老人良久，云：『會麼？』雪云：『也只得半個。』老人云：『這半個在那裡去了？』雪亦良久，老人云：『也只得半個。』雪大笑。」師云：「大眾！看他二大老舉揚個事，如善舞太阿，終不傷鋒犯手。雖然，金明當時若在，忍俊不禁便好拂袖而出。何故噇？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因雪示眾。舉：「南明廣和尚看雪次，因侍僧云：『滿山都是雪。』尚云：『隨聲逐色漢。』僧云：『乞師離聲色道一句。』尚云：『滿山都是雪。』金明既為他兒孫，不敢囊藏被蓋，今日舉示大眾，也要各個知其落處。且道當時吾師翁答這僧語，為復壓良為賤？為復以楔出楔？試道看。若下得這一語，許伊具一隻眼。」
落堂，示眾。「結制以來又七日，燈籠露柱絕消息，後園竹子數百竿，橫者自橫直者直。咄！」
上元，示眾。「今夜上元節，無法可與說；常住兼淡薄，無物可與悅。只有一盞無盡真燈，明如杲日，寬若太虛。汝等一期辛苦，不妨拈出應個時節。」遂以如意打圓相，云：「大眾見麼？三世諸佛在此燈光裏轉大法輪，歷代祖師在此燈光裏聯輝續燄，天下老和尚在此燈光裏建立門戶。且道金明在此燈光裏又作麼生施設？試道看。」良久，遂起身，云：「大眾謝茶。」便歸方丈。
示眾。舉：「楊岐會和尚示眾：『楊岐乍住屋壁疏，滿床盡撒雪珍珠，縮卻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山僧亦有一偈舉似大眾：十載金明敗屋居，從教風雨懶嗟吁，高枕臥，勝山廬，等閒唱個樂餘餘。」

祖師進堂，示眾。「九年面壁，水出高原；隻履西歸，苗從地起。且道祖師到金明作麼生？」師顧左右，云：「攜瓶拽杖著。」
病中示眾。「病乃眾生之良藥，所以佛病眾生病，眾生病佛病。咄！喚什麼作病？若會得此病根源，不獨覓他起處不得，亦非攢簇不得底，說甚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通身是？遍身是？直得絕後再甦，出一身白汗始得自在，方可津濟四生、梯航九有，所以入眾生身即為眾生之良藥，豈不快哉？且道還有不病者麼？嗄！德山道底。」
築牆，開示。「山僧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所以主賓互用、與奪臨時，不葺牆塹而自固、不立知事而普堅，縱有賊來窺伺無門，要且覓其賊影了不可得。設若迷雲障天、慧日不露，便見牆塹不牢、道根不固，未免引賊入宅以劫家寶。大眾！還知麼？即汝六根門頭放光動地底是汝等主宰，一點瞞他不得，為牆、為塹、扶佐法門，為甚不知？汝既不知，賊得其便，即此不知底則被意賊劫汝珍寶了也，乃至色、聲、香、味、觸又被眼、耳、鼻、舌、身等賊劫汝珍寶了也，豈特身外賊而已哉？即今汝等主宰在什麼處？苟得落處，無論身內、身外，纔見賊影便好一刀兩段。何故？當斷、不斷，反遭其亂。雖然，汝等還見賊麼？」拍膝一下，云：「或有人出來云：『和尚與麼道，也是賊過後張弓。』即向他道：『我亦識得你。』」
端陽，示眾。「今朝五月五，划龍船打鼓，道人真個貧，懶向諸方賭。獨存窮相手，拈起越今古，收拾百草頭，那管甜及苦？燒取一鍋湯，弗論凡與祖，澡浴病根除，黃金賤如土。阿呵呵！數莫數，臨崖看澀眼，夫子不生魯。」
示眾。舉：「南明和尚住徑山時，雪庭大師呈偈曰：『從來無物可同儕，自向山中自活埋，五十年來踐履事，娘生一隻臭皮鞋。』明答偈云：『既云無物可同儕，誰向山中誰受埋？五十年前娘未養，喚他甚麼作皮鞋？』」師云：「山僧亦有一偈舉似大眾。」遂拍膝云：「不是物兮不是儕，重巒卓出絕煙埋，自來忘卻年和月，剛晒階頭破草鞋。」
示眾。「今朝六月六，貓狗盡洗浴，人家裹餛飩，金明攪麩粥。非是矯世孤，天然不同俗，掀翻三藏經，不將口來讀。好摘火中蓮，勁栽石上竹，清徹絕比倫，別有頂[寧*頁]目。忽思田舍翁，如油燻炙肉，報告出家兒，毋虛度此伏。」
佛誕日，示眾。「摩耶腹內善哮吼，一出頭來便見醜。人無下賤賤自生，至累兒孫不唧溜。漏逗鎮州普化翻筋斗。」
佛誕日，示眾。眾作禮，師云：「今日釋迦老子露頭面時節，好與一杓惡水。」喝一喝，云：「賊過張弓。」維那一喝，師便打，歸

方丈，那隨入，師云：「你喝老僧？喝世尊？」那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師亦打。

分餅示眾。舉：「無趣老人分餅次，云：『道得即與。』老人與麼垂慈，大似量小。金明則不然，道得與一枚，道不得與一枚，且道作麼生？」一僧云：「某甲慚愧。」師云：「與汝一枚。」

僧請益，師示眾云：「須是恁麼人，始知恁麼事。大凡禪家語錄一出，如隨色牟尼珠，使仁者見之謂仁，智者見之謂智，讚嘆及毀罵皆歸第一義。近觀一等不知皂白，便乃胡言亂道，真不識羞耳。昨某孫鹵莽書至老僧一看，中說老僧有失撿點處，恐防後患不測。所云順治問木和尚一則機緣，傳訛之甚，不覺絕倒。老僧與士大夫應對機語，具在錄中。辛丑冬，一日偶與曹司農閱弘覺《北遊集》，上問：『參禪悟後人，還有喜怒哀樂也無？』弘覺云：『逆之則怒，順之則歡。』老僧見此，暢快之甚。因曹云：『和尚如何？』老僧云：『不是喜怒哀樂。』所以古今拈提，俱向得意處別出手眼，無非顯揚箇事。若道不合應答，恐防後患。只如雲門為佛兒孫，拈佛初生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亦不合下此語耶？汝等作這般見解，錯會古今，入地獄如箭射，莫言不道。」

介菴進禪師語錄卷四

住蘇州青蓮禪寺嗣法門人真炯編

小參

冬至，小參。僧問：「仲冬嚴寒即不問，一陽來復事如何？」師云：「七花八裂。」僧云：「秖如撥轉天關，掀翻地軸，是什麼人境界？」師便打。僧云：「恁麼則獨步大方去也。」師云：「看你出醜。」乃云：「群陰剝盡，一陽復生，范蠡湖寒冰發燄，陶朱里枯木花開，直得燈籠起舞，露柱懷胎。若是目機銖兩底，一點瞞他不得；脫或未然，未免寒暑推遷，隨流節序。」驀拈拄杖，云：「只這個，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且道作麼生是不凋底意？」良久，云：「我愛日長添一線，大家撫掌樂昇平。」卓拄杖一下。

佛成道日，小參。僧問：「雪擁巖扉，直得寒灰豈爆；雲開戶牖，洞明古佛家風。未審威音王已前還有這個消息也無？」師云：「塞卻汝眼。」僧云：「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師云：「你鼻孔在甚麼處？」僧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師便打。僧云：「大眾證明。」師云：「證明你這漆桶。」乃舉：「華頂無見睹和尚讚云：『六年苦行，一麻一麥，餓得面皮黃，凍得眼睛白，夜半睹明星，無端揚醜惡，累及後代兒孫，個個無繩自縛，髻頭跣足出山來，一任天下人貶剝。』」卓拄杖，云：「大眾還見釋迦老子麼？若也見得，便見無見老祖；設或未然，更聽一偈：棄王宮，投雪嶺，一睹明星成正覺，皮穿骨露歎眾生，贏得年年呷薄粥。呵呵呵，也大奇，一輪杲日麗中天，六六元來三十六。」復卓，下座。

除夕，小參。「窮時、窮日、窮月、窮年，北禪烹牯、王老燒錢，金明這裏無可與諸人分歲，剛剛只得一雙空手，不妨應個時節。」遂擲拂子，云：「撥燒榾柮火，隨例接新年。」甲申，東塔請師秉拂小參。僧問：「擬伸一問，師還答否？」師云：「不答。」僧云：「為甚麼不答？」師云：「咭嘹舌頭三千里。」僧禮拜，師打，云：「且道：是賞？是罰？」僧云：「棒頭有眼通消息，句下無私越聖凡。」師云：「負恩者多。」問：「如何是話頭？」師云：「殘碑橫古寺。」僧云：「不會。」師云：「月落響前溪。」一僧遽出，云：「達磨來也。」師云：「也須喫棒。」和聲便打，乃云：「若論此一著子，多寶佛塔從朝至暮竭盡為大眾說了也，何用進上座搖唇鼓舌作麼？今日既承方丈和尚命為小參，不免略通一線。」良久，云：「無情說法響如雷，徹底教人當下歸，聞者自聞

聵者聵，故來土上又添堆。且道：聞又聞個甚麼？」豎起拂子，云：「若向這裏透得去，不妨省力，聞也得、不聞也得、聞與不聞總得；設或未然，聞也不得、不聞也不得、聞與不聞總不得。何故？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得知。」喝一喝，下座。

小參。師云：「無去無來全體現，不生不滅絕行蹤，只因迷妄見差別，直指人人徹舊容。」拈起拄杖，云：「見麼？見則非色。」卓拄杖，云：「聞麼？聞則非聲。所以云：『只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個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若也會得，生也是這個、死也是這個，分也是這個、不分也是這個。這個且止，秖如今日孝子趙永聲追薦先考敬萱、先妣李氏，即今在甚麼處安身立命？還委悉麼？頭頭盡是光明藏，遍界無非極樂邦。」復卓拄杖，下座。

佛誕日，笑堂請小參。「今朝正值四月八，摩耶夫人生悉達，九龍吐水徹金軀，六種震動雙眸豁。手指天地逞本懷，周行七步遍塵剎，口裏喃喃稱獨尊，賺他男女多驚赫。惹起韶陽老古錐，鐵棒橫拈要打殺，打不殺伊流至今，一年一度惡水潑。山僧乞食過鹽官，檀信殷勤請說法，陞於此座說甚麼？無孔鐵鎚當面擲。」驀豎拂子，召眾，云：「還見釋迦老子麼？」遂擲下。一僧拈起，云：「原來在這裏。」師便打。一僧顧傍僧，云：「多口阿師。」師亦打。

薦慈，小參。師以拂子擊三下，云：「秋風生夜涼，破壁吟寒蛩，若人信得及，處處沒遮藏。昔有殃崛摩羅尊者，因持缽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值產難，長者問曰：『瞿曇弟子！汝為至聖，當為何法令免產難？』尊者曰：『我乍入門，未知此法，待問世尊，卻來相報。』及返，具事白佛，佛云：『汝速去告言：「我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尊者奉佛，疾往告之，其婦得聞，當時分娩。」師云：「好與三十棒。不意二千年後有羅氏淑人欲翻舊案，且無尊者至門，及居士發問，便乃撇然長往，亦好與三十棒。今值五七之辰，孝童周檑、周樑懇請山僧舉揚此事，用薦先慈。」驀召大眾，云：「還知山僧兩處棒頭落處麼？苟知落處，方可自由，隨處解脫，不為富貴之所籠罩、苦樂之所纏縛，直得生死一如、古今一致；脫或不然，未免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業識茫茫，無本可據，便有四生六道、三塗八難之苦。且道今日山僧作麼生薦拔？」良久，云：「見麼？血河化作白蓮池，濁世頓成清淨界。」喝一喝，擊拂子，下座。

冬至，羅居士薦親，請小參。問：「群陰盡，一陽生，正當與麼時，薦拔一句請師舉揚。」師便打，僧云：「恁麼則湘琳老居士全承恩力去也。」師云：「更須進步。」僧呈具，云：「大眾見

麼？」師云：「你見個什麼？」僧云：「不妨疑著。」師呵呵大笑，乃云：「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喝一喝，云：「冷灰裏豈爆了也，汝等作麼生？若是宿有靈根底漢，管取一撥便轉，便知自己安身立命處，時時頂[寧*頁]上一陽來復、日日腳跟下萬彙發生，如盤走珠，轉轆轤地。眾生秖為昧此不生不滅之體，隨境生情、隨情造業、隨業緣故，三界升沉，受報好醜。今日孝子羅開驎同弟子騆，以此不生不滅之誠，恭請山僧舉揚不生不滅之法，用薦嚴慈衡陽令湘琳公沈氏孺人，證此不生不滅之體，直與三世諸佛同一道場、同一受用，出沒卷舒，縱橫自在。秖如超然獨脫一句又作麼生？天高雲象正，瑞氣滿庭中。」喝一喝，下座。

聖節。以拄杖橫按，云：「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蜘蛛非烏梅，蜻蜓非銹釘，紫雲峰下折腳鐺。」復卓一卓，云：「金明以此祝聖君。」

小參。師云：「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悟進自住金明以來，杜門六載，抱病過時，不料於今有執事人等相逼病僧結制，況且柴無一根、米無一粒、菜無一莖，直得空牢牢地，致使諸方衲子到來聞見，笑破脣皮有分。今晚事不獲已，舉個舊案：昔日睦州唆臨濟問話，不是好心；楊岐請慈明晚參，不是好心。今晚執事逼我病僧結制，且道是好心？不是好心？試定當看。苟或不然，未免唐喪光陰，虛消信施，一朝打到閻老子面前喫鐵棒，莫道病僧不為汝等說破。」

除夕，弟子全真設齋請小參。師云：「年去年來沒有盡期，致得北禪分歲一味豐饒，石屋除年十分賣俏，金明這裏總不與他鬥富，且道又作麼生過歲？」顧左右云：「明晨大殿裏拈香。」復舉：「僧問無幻祖翁云：『臘月三十日到來時如何？』翁云：『家無索債人。』金明則不然，設有人問：『臘月三十日到來時如何？』但向他道：『爆竹響如雷。』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試分析看。」

除夕，小參。問：「古德云：『晚參不答話。』今夜和尚晚參，還容問話者麼？」師便打，僧云：「分明一句無私語，舉出諸人側耳聽。」師云：「禮拜了，喫茶去。」僧云：「金風吹玉笛，幾個是知音？」師云：「獨你不知。」乃云：「歲盡、月盡、日盡、時盡，無明煩惱一齊盡。所以，經云：『無無明，亦無無明盡。』向這裏得個入處，始知金明度歲家風迥別，無牛可烹、無道可說，踏著稱錘原是鐵。不則，更燒一爐榾柮，烈燄亙天，使大家煖烘烘地一場快活。雖然，各須照顧眉毛，明朝與汝等宣妙訣。」下座。

師為峽石汪子瑜對靈小參。云：「疇昔金明坐七期，幾番錐箚為君癡，而今既得知歸也，劈面霜風正此時。昔道吾弔慰，侍者拊棺

云：『生耶？死耶？』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侍云：『為甚麼不道？』吾云：『不道，不道。』這老漢只解把住，不解放行。金明則不然，若有問：『生耶？死耶？』但云：『道！道！』更問：『道個甚麼？』劈脊便棒。苟知落處，便解活人路上死人無數，死人身上有活人出身處。其或未然，更聽一偈：踢翻生死海，打破涅槃城，從來十九路，迷悟幾多人？」

護法眾紳士請修建豎竿，小參。師橫按拄杖云：「世尊建梵剎，拖泥帶水；長者插莖草，見義勇為。二千七百年前已曾倒卻，雞足峰頭貧如徹骨；二千七百年後今朝豎起，范蠡湖上特地光輝。直得掀天揭地、換斗移星，管取福國祐民，時清道泰。」召大眾云：「金明復整規模，且道承誰恩力？」驀豎拄杖云：「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下座。

除夕，小參。「去年貧徹骨，今年徹骨貧，直貧貧徹底，始見徹貧貧。」驀卓拄杖，云：「擊碎虛空煨榾柮，拍雙赤手接豐年。」復卓一下。

項別駕請師點主對靈小參。師云：「無常生死法，漚露若夢幻，惟善能奉持，當處即解脫。所以古佛云：『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驀豎拂子云：「這個是心耶？境耶？既不是心，又不是境，且道是個甚麼？」擊拂云：「君子可卜。今日牧公居士為先伯思華公五七之辰，敦請山僧舉揚個事，用薦先靈。且道思華公四大歸空、五蘊非有，主人公在什麼處？」乃舉筆召眾云：「還見麼？如或未然，山僧為伊指出去也。」點一點云：「金剛三昧力，在處是祇園。」遂擲下。

對靈，小參。師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咄！古佛僥舌放過一著，金明無法可說，且喜公案現成，蟾桂暗飄香，日輪正當午，遍界絕遮藏，一一無回互，秖為當人迷己逐物，故被輪轉而不證得。還有不受輪轉者麼？」遂以拂拂，云：「今日孝子沈梧陽恭請山僧舉揚般若，為薦先嚴常德少府鏡湄沈公資生淨土，隨處解脫，不被諸緣纏縛，任運逍遙，何妨本地風光？且道少府公即今在什麼處？」以拂指，云：「見麼？要且不是死。」放下拂，云：「還聞麼？要且不是生。既不是生，又不是死，畢竟作麼生？」良久，云：「道吾道底。昔有盤山聞昇喪歌，云：『紅輪必定沉西去，未審亡靈往那方？幙下哭哀哀。』盤山聞之，大悟。」師召眾，云：「還會麼？孝子哀哀也大奇，盤山剛悟鱉成龜，秋風滿地無人顧，赤燄丙丁不屬離。」擊拂子，下座。

施約菴薦室，請小參。師揮拂云：「西來祖意絕言詮，角里街頭說熾然，寂滅現前無罣礙，謝三端坐釣魚船。所以經云：『惟為此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如優曇華時一現耳。』」驀拈拄杖云：「見

麼？若也見得，便知今日居士施博同男鑒蘧、鑒夔，恭請山僧遽陞此座，為薦徐氏孺人早登蓮界；其或未能，更為拈出。昔有菴提遮女問文殊菩薩云：『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甚麼卻被生死之所流轉？』文殊答云：『其力未充。』」師云：「大智老漢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揀點將來，只解把死雀兒就地彈，不解脫粘除縛，令伊撲地高飛。或問金明，又且不然，但向伊道：『今日斷七。』」召大眾云：「還知徐氏孺人落處麼？」良久，云：「東籬黃菊綻，木馬嘯清風。」卓杖，下座。

朱孝廉薦室，請小參。師云：「妙性圓明，離諸名相，皆因妄想執著故受輪轉，所以有生、有死，有天堂、有地獄，有苦、有樂，被諸纏縛不得自由。」驀卓拄杖，云：「若向這裏會得，生死不是生死，天堂地獄苦樂不是天堂地獄苦樂，一切籠檻隨處解脫。今日孝廉朱之佐同男螯弧，恭請山僧舉揚般若，用薦王氏孺人悟無生忍，且道如何指示？」良久，云：「逍遙步步蓮華國，蟾桂娑婆暗度香。」復卓一下。

小參。師云：「正值村庄菜麥秋，山悠悠處水悠悠，扁舟渡此分明示，縱使迷流也徹頭。」卓拄杖，云：「若向這裏會得，如子得母、如貧得寶，壏[土*(天/韭)]堆頭輝杲日，全彰智體；谷庄溪畔鼓蛙鳴，悉是真機。脫或不然，未免如蠶作繭，自纏自縛，又如苦鴉鳥晝夜啼不輟，胡能得自由耶？今日機圓，為母金氏四七之辰，懇請老僧舉揚般若，令其解脫，速得往生。且道作麼生拯濟？」以杖擊几，云：「彌陀恒不昧，何處不西方？」拽杖便起。

小參。僧問：「朔風侵骨髓，兩眼失西東，寒梅纔撲鼻，不與聖凡同。不與聖凡同者，卻與阿誰同出氣？」師云：「腦後見腮，莫與往來。」僧云：「世尊睹明星，未審悟個甚麼？」師便打，乃云：「世尊睹明星，大眾喫饘粥，個事知不知？寒鴉鳴古木。今日行堅薦母，記得古德云：『婆婆送我一百光，要薦丈夫往西方，此去西方十萬里，百錢只好到餘杭。』果生餘杭。端師說法雖然靈驗，檢點將來大似埠頭舟子，只在塗路上較短論長，致令不得到家。金明則不然，但有誠心何論光？直指其母往西方，識得西方路無別，纔生一念到蓮邦。」遂召僧，僧出作禮，師便下座。

即事，晚參。舉：「南泉住菴時，一僧到，泉乃云：『某甲上山作務，請齋時作飯自喫了，卻送一分來。』其僧齋辦自喫了，卻將家事一時打破，仍就床臥。泉伺久不來，遂歸，見僧臥，泉亦一邊臥，僧便起去。泉後住院，云：『我住菴時，有個伶俐道者來，直至如今不見。』」師云：「南泉老漢大似勾賊破家，重重納敗。這僧雖則呈露本有風光，只是胡行亂做，不意金明亦有個俗來，卻把常住家事打破，如蟲禦木，偶爾成文，未免累他衛護，費力整理設

齋，復請山僧回院陞座。山僧今日只得將錯就錯，圓此一段公案了也。」驀召大眾云：「且道南泉住菴底是？金明住院底是？眾中若有緇素得出，許伊具一隻眼；其或不然，頂笠腰包齊放下，大家重整舊家風。」遂拽杖歸方丈。

結制，晚參。「末法叢林，澆漓日甚，去實取華，忘源失旨，乃至業識茫茫，無本可據，逐妄隨情，深可憐愍。山僧本欲埋頭遣過生綠，爭奈普明老人有不了底公案，今日出來鈍置，幸有諸昆仲相聚，克究此事。當知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莫效他依依俙俙、魍魎魎魎及莽鹵承當者。只如初學晚進，固宜廢寢忘餐、摩裙擦褲；總使宿學久參，也須更宜進步，切忌坐在無事甲裏，更有不能脫下貼肉汙衫者。如是禪病，各各仔細，切不可空過。」復舉：「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且道路頭在甚麼處？』乾以杖劃一劃，云：『在這裏。』雲門云：『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祝/土]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師云：「一人高高山頂立，讓之有餘；一人深深海底行，爭之不足。金明即不然，或有人問，劈脊便棒。還有知棒頭落處麼？」卓拄杖便起。

寧南候二十周忌，小參。師拈拄杖顧左右云：「會得這一著，便解發大機、顯大用，按河海而不波、鎮華嶽而不動，權衡在握，縱奪自由。雖然，須是恁麼人始得。今日孝婿項謙特請山僧陞于此座，為薦伊先外考世鎮湖廣等處寧南候崑山左公、先外妣誥封一品彭氏夫人，同登極樂，悟無生忍。且道即今在什麼處安身立命？還委悉麼？」遂卓拄杖云：「幽州江口石人蹲。」下座。

項居士薦室，小參。師云：「霜樹萬山花，明明祖師意，去來人不知，卻把路頭棄。今茲項真本，存心於孝義，特請老比丘，說法薦其室。左氏二十周，直示元無忌，一念頓回光，超彼三乘地。」

介菴進禪師語錄卷五

嗣法門人真璨真智仁旭真照編

拈古

舉：「迦葉初祖一日踏泥次，有一沙彌見，乃問：『尊者何得自為？』祖云：『我若不為，誰為我為？』法眼益云：『我當時若見，拽來踏泥。』五祖戒云：『迦葉與沙彌說得道理好。』洞山价云：『莫要茶喫麼？』保寧勇云：『雖然如是，傍觀者哂。』」

師云：「這一隊漢總被老頭陀拖在泥裏輥。何故？將頭不猛，帶累三軍。」

舉：「六祖謂門人云：『我卻歸新州，汝等速治舟楫。』門人云：『師從此去，早晚卻回？』祖云：『葉落歸根，來時無口。』五祖演云：『祖師恁麼道，猶欠悟在。』」

師云：「五祖與麼道，淆訛在什麼處？」

舉：「安國挺禪師因僧問五祖：『真性緣起，其義云何？』祖默然。挺侍次，乃謂：『大德！正興一念問時，是真性中緣起。』其僧言下大悟。徑山杲云：『未興一念問時，不可無緣起也。』時有僧云：『未興一念問時，喚什麼作緣起？』杲云：『我只要你與麼道。』」

師云：「正興未興則且置，只如五祖默然，還答真性緣起也無？若道無，負他五祖；若道有，為甚其僧向挺侍者而得開悟？試道看。」

舉：「歸宗常禪師因普請，乃問維那：『作什麼？』那云：『拽磨。』宗云：『不得動著中心樹子。』那無對。保福展代云：『比來拽磨，如今卻不成。』法眼益云：『恁麼則不拽也。』」

師云：「拽磨已竟。」

舉：「斷橋和尚室中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凡下語不契即趁出，高峰於此打失眼睛。」

師云：「斷橋老漢固是婆心，大似教壞人家男女。高峰大師雖然於此打失眼睛，恩大難酬。金明要問大眾：且道如何是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月似彎弓，少雨多風。」便下座。

舉：「僧問長慶：『眾手淘金，誰是得者？』慶云：『有伎俩者得。』僧云：『學人還得也無？』慶云：『大遠在。』高峰

云：『或問高峰，只向他道：「阿誰無分？」僧云：「學人還得也無？」但云：「猶嫌少在。」』」

師云：「金明則不然。或問：『眾手淘金，誰是得者？』但云：『妄想不得。』僧云：『學人還得也無？』答云：『莫向我覓。』」

舉：「僧問佛日弼禪師：『如何是毘盧印？』弼云：『草鞋踏雪。』僧云：『學人不會。』弼云：『步步成跡。』高峰云：『忽有人問，但言：「文不加點。」云：「學人不會。」但云：「要會作麼？」』」

師云：「高提祖印還他二老，爭奈錯下名言。金明或問毘盧印，向他道：『你問我答。』云：『學人不會。』但云：『狼藉不少。』」

舉：「雪竇示眾云：『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璧。中有四個字，字字無人識。』佛鑑云：『中有四個字，不必重拈出。』高峰云：『中有四個字，字字無平仄。』」

師云：「三老拈提四字，轉見糊塗，未免烏焉成馬。金明不惜眉毛，特為諸人正訛去也。」遂展手云：「中有四個字，逢人莫錯舉。」

舉：「應菴和尚舉世尊初生及雲門語，乃云：『雲門此話雖行，未免落他陷阱。黃面老子末後賣俏，正是依草附木，二俱不了。』以左手拍禪床，云：『過這邊著，汝諸人還知明果落處麼？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師云：「舉此話端，實是好笑。三老漢用盡許多氣力，直至而今抬他不起。且道他是阿誰？」遂拍膝一下，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便下座。

舉：「僧問茱萸：『如何是沙門行？』茱云：『行即不無，有覺即乖。』其僧後到洞山，舉似問山：『如何是沙門行？』山云：『頭長三尺，頸長二寸。』」

師云：「或問金明：『如何是沙門行？』即與踏倒。」

舉：「百靈和尚一日路次見龐居士，乃問：『昔日南嶽得力句曾舉向人麼？』士云：『曾舉來。』靈云：『舉向甚人？』士以手自指云：『龐公。』靈云：『直是妙德空生也讚之不及。』士卻問靈：『得力句是誰得知？』靈便戴笠子而去。士云：『善為道路。』靈更不回首。徑山杲云：『這個話端若不是龐公，幾乎錯舉似人。雖然，百靈輸他龐老一著。何故？當時若不得個破笠頭遮卻髑髏，有甚面目見他龐公？』」

師云：「等閒看來，彼此暗藏春色；仔細揀點，大似橘皮作火、魚目當珠。」驀拈杖顧眾云：「要知得力句太遠在。」

舉：「羅漢桂琛禪師與長慶、保福入州，見牡丹華幛子，福云：『好一朵牡丹華。』慶云：『莫眼花。』琛云：『可惜一朵華。』」

師云：「三尊宿撥草瞻風則不無，若是看華，直似不解。何故？只為說黃道白。金明當時若在，拽杖便行。」

舉：「古德赴一俗士齋次，德問：『參禪念佛，是同是別？』士云：『識得是同，不識是別。』」

師別云：「和尚今日不著便。古德大笑，不齋而去。」師別云：「山僧今日失利。」乃拈云：「當時此老大似不解作客，勞煩主人。俗士將成九仞之山，猶欠一簣之土，卻被此老一坐，直至如今起身不得。簡點將來，二俱不了。且道全主全賓一句作麼生？兩段不同，收歸上科。」

代古

達磨大師因梁武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帝不領悟。

代帝云：「遠臨不易。」

趙州因殿上過，乃喚侍者，者應諾。州云：「好一殿功德。」者無對。

代云：「和尚合禮三拜。」

趙州上東司召文遠，遠應諾。州云：「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

代遠便好度一籌子。

趙州問座主：「所習何業？」云：「講《維摩經》。」州云：「那個是維摩祖父？」座云：「某甲是。」州云：「為甚麼卻為兒孫傳語？」主無對。

代云：「家醜不可外揚。」

趙州見婆子攜籃過，州云：「那裏去？」婆云：「偷趙州筍去。」州云：「忽遇趙州時如何？」婆近前打州一掌。

師云：「敗也。」

雪竇云：「好掌，更下兩掌，也無勘處。」

師云：「雪竇只解助強，不解扶弱。」

趙州問僧：「什麼處來？」僧云：「江西來。」州云：「趙州著在什麼處？」僧無對。

代云：「久嚮和尚。」

南泉一日牽牛入僧堂內，巡堂而轉，首座乃向牛背上三拍，泉便休去。趙州後將一束草安首座面前，座無對。

代云：「賊過後張弓。」

趙州與文遠論義云：「不得占勝，占勝者輸餬餅。」州云：「我是一頭驢。」遠云：「我是驢胃。」州云：「我是驢糞。」遠云：「我是糞中蟲。」州(云云)。

師別遠云：「某甲輸與和尚。看這老漢通身手眼，不得動著餬餅。」

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錯路？」州云：「識心見性是不錯路。」

師云：「且道心作麼識？性作麼見？」

雲居送褲與僧，僧云：「自有娘生褲。」居令人問：「娘未生時著個甚麼？」僧無語。

代云：「卻被和尚看破。」

頌古

經題[米-木+八]

不是以字不是八，無毛大蟲戴雙角，鐵眼銅睛失卻威，鎮州普化搖鈴鐸。

世尊拈花

末梢拈出禍生芽，一笑頭陀自著枷，將謂密傳正法眼，靈山若個不知花。

黃龍三關

我手何似佛手，當下自分妍醜，縱饒伎倆十分，蝦跳何嘗出斗。
我腳何似驢腳，擬議便遭一踏，當人直下知歸，趙州橋是略彴。
人人有個生緣，壺中別是一天，漁父慣會打鱉，農夫偏解種田。

三不是

不是心佛不是物，抖擻不下為人徹，一陣金風赤骨涼，攜笻卓破莓苔石。

興化打克賓

虎解起屍，貓能插血。正法眼藏，瞎驢邊滅。

僧問無幻和尚：「如何是提婆宗？」幻云：「一字不著劃。」僧云：「某甲不問這個。」幻云：「圓相不著圈。」

一不著劃圓不圈，鐵獅吼過海門前。奼女已歸霄漢去，癡人猶戽夜塘泉。

無幻和尚燒火次，僧問：「如何是自性天真佛？」幻云：「與我搬取一束柴。」僧搬柴了，又問，幻云：「這奴子好惡也不知。」便打。

大富須還長者家，天然到處有生涯，可憐瞎漢不知寶，錯過栴檀作野柴。

牛過窗櫺

邪法靈驗，正法難扶。牛過窗櫺，笑倒子湖。

百丈野狐

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百丈野狐精，泥牛趁石虎。

中邑獼猴

佛性垂慈也不妨，獼猴內外太郎當，若非寂子超方便，開眼明明入鑊湯。

古德喫油餈

正賊喫油餈，邏贓甘受屈。賴有個莊主，將謂別奇特。

僧問金明：「如何是虛空髓？」師便打。

突出難辨的，拈來信不欺。掀翻四大海，擊碎五須彌。

女子出定

是定非定，因邪打正。女子瞿曇，急急如令。

僧問汾陽：「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青絹扇子足風涼，祖意明明絕覆藏，覿面全提如不薦，通身難免汗澆湯。

趙州過殿

白日閒行殿上過，趙州父子轉模糊。堂堂一殿好功德，叵耐無端臭氣污。

瑞巖喚主人公

獨逞家風老瑞巖，自呼自應恣盤桓，惺惺將謂無相識，莫被人瞞轉不堪。

僧問竹篦話，師以水滴桌上，云：「道得，鐵丸自易化；道不得，滴水也難消。」僧擬答，師云：「不是，不是。」

背觸俱非驗作家，鐵丸滴水又添沙。明州城裏憨布袋，卻笑佳人弄木蛇。

馬祖三十年不少鹽醬。

綱宗一振闢尋常，倒握龍泉魔膽喪。鹽醬從來不曾少，鷓鴣啼處百花香。

德山托缽

托缽回庵話不堪，巖頭密啟更無端。末後句，會還難，拋出當陽仔細看。

乾矢橛

稽首雲門乾矢撅，虛空逼塞幾人知。擬將淨穢分臧否，赫赫皇天定有私。

臨濟再參黃檗。

黃檗付禪板，臨濟將火燒。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

僧至曹溪，問守衣缽侍者：「此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麼？」者云：「是。」僧云：「為甚在上座手裏？」者無對。師代云：「逢人切莫錯舉。」

晝堂雲靜日遲遲，簾動風微山影移。識得曹溪路無別，逢人切莫亂針錐。

行實

主峰上座設普茶，同頭首、執事等請師行實，師因病不允。眾復致懇，師乃云：「夫出家者，當正因出家、正因行腳，如是庶不負父母生我身、師友成我志耳。余乃嘉興人，姓張，父號舜甫，母賀氏，好善放生，夢睹日輪乃妊余，生於萬曆壬子十月初九日辰時也。自幼不樂兒嬉，唯喜近佛僧。外祖賀銘菴公無嗣，繼余六歲習學，至十七訓詁為業，常持大悲咒，志慕出家。一日，過街坊，聞婦人語脩行出俗事，余即感歎：『我為丈夫漢，反不若女流之志耶？』遂書偈辭親棄室，遍訪諸善知識，看個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話。二十三歲，參本師鴛湖老人於桐月庵，即蒙垂誨，余不覺汗下，復求開示，即欲追隨老人入閩，因事乃止。住吳門禪院，讀《楞嚴》半載，無有入處。一日，聞室人病故，則欣然曰：『我事成矣。』尋回桐月，遂禮老人之系萬如和尚剃染，命掌庫事。理務之暇，刻究本參，略有少怠，即自責云：『出家所圖何事耶？』便廢寢食，危坐數炷香，亦不覺。尚見云：『常住事不顧，如深山裏土地作麼？』便打。如是提挈，轉增疑悶，自恨福薄障深，痛發苦志。嘗私立七日限，討個下落處，斷不肯向故紙上卜度，拾人涕唾及莽鹵承當，日夕唯是一個話頭默默提撕，常被動靜二境打做兩橛。戊寅歲，禮密雲大師，奮志請益，重蒙賜棒，未決疑情。後因庵中脩造勞極，足患水毒，三月不起，彼時盡把從前識見一齊放下，如未斷氣死人一般。一日侵晨，忽聞匠斧斫大木聲，有省，直似網羅中跳出，乃述偈云：『父母未生前，佛祖也難宣，木馬追風急，泥牛吸海乾。』呈尚，尚頷之。一夕侍次，尚問：『如何是你庫頭事？』余云：『絲毫不錯。』尚云：『你問我。』余云：『如何是庫頭事？』尚云：『件件分明。』余遂頌云：『絲毫不錯，件件分明，兩個八兩，元是一觔。』一日，余看雪次，寒劇，問眾云：『寒則普天寒，為甚面目不懼冷？』眾下語無愜者，余自代云：『秖是蓋覆他不得。』尚聞之，即命侍者請入方丈，云：『你何不問我？』余即理問，尚云：『我只要他出氣。』余亦頌云：『蓋覆他不得，只要他出氣，鶺鴒樹上啼，意在麻畬裏。』辛巳開

堂，余掌書記，期畢，隨至建寧，尚入普明設齋，請老人陞座，旋至曹山料理院事，聞老人過福州天寧，余即謝事奔候，叩問起居，老人云：『不須更問山中事，觀著容顏便得知。』余便禮拜，老人命坐理人事，留歇足旬日，忽得黃海道書，復回曹山。時值酷暑，患痢幾絕，得祖山、福生二禪師湯藥，幸存殘喘。未幾，即辭尚，擬歸禾省親，結茆養病。時一初法弟同過建寧，入普明禮別老人，復蒙留住。一日，命余入室，纔跨門，老人云：『是甚麼？』余擬答，老人震威一喝，余即契悟，遂掩耳而出。一日，老人欠安，命余、衡石、一初三弟兄茶次，老人云：『汝字覺先，喚甚麼作先？』余云：『且喜今日得自在。』老人云：『如何是覺後？』余云：『請和尚尊重。』老人云：『你還分得先後麼？』余良久，老人便喝，余云：『某甲只管喫茶。』老人云：『如何是喫茶底事？』余云：『柿棗腐乾都在這裏。』老人云：『你作麼生？』余云：『卻被某甲一口食盡。』老人云：『滋味如何？』余云：『甜者是甜，鹹者是鹹。』老人云：『未在，更道。』余云：『某甲謝茶。』便禮拜，老人深喜。一日，老人索余二人末梢頌，余云：『絕後再甦事，縱橫殺活時，聖凡俱罔錯，獨許老胡知。』呈老人閱畢，二人擬出，老人云：『兩個瞎驢向甚麼處去？』余彈指一下，便出。又一日，老人集眾，乃舉拂子云：『世尊拈一枝花，老僧舉一枝拂，且道是同？是別？』余出，禮三拜，歸位。老人云：『這瞎驢！』遂擲下，即將從上源流衣拂并書法偈云：『沿流一段事，竟無頭與尾，付與獅子兒，哮吼滿大地。』授余。余見老人為法諄諄，種種囑付，義不可辭，再拜而受，年三十一歲也。一初法弟一時隨付，時雲峰法兄主寺，不幸老人逾月謝世，理後事。至癸未春，抵武林，謁石雨和尚於寶壽，具人事，石作佯狂勢，余即近前呈書云：『師兄有書，請和尚鑒。』石云：『是誰？』余云：『某甲。』石云：『面目如何？』余與一掌，石舉書云：『個是甚麼？』余拂具便出。少頃，石復請茶，余入作禮，石云：『元來是鴛湖和尚法嗣。』余云：『適來曾相觸。』石乃大笑揖坐。余敘事，請老人語錄序，遂歸嘉興，尋老人受業地於興善寺。承馥師堅留度夏，復得白生法屬，慇懃款於靜室。是秋，舊疾復作，奈有徑山觀音殿朗玄主人等致書，恭請為眾結制，余不能卻，負病強赴，入山掃無幻祖塔。一日，過雪嶠大師千指庵，坐次，余云：『大師庵前好山水。』嶠云：『老僧終日看。』余云：『東坡池上石崚嶒。』嶠乃命茶，敘先老人同住話。又一日，嶠他出還山，有僧問嶠云：『獅子出窟即不問，到家一句是如何？』嶠便罵打出。其僧復問余，余云：『打水與老僧洗腳。』僧禮謝，余亦打出。明春解制，遂赴餘杭之廣福寺住靜一載。是冬，馥師主東塔院事，請余首

眾，期畢，掩關堂左，編次普明語錄。乙酉春，聞國變，即啟關，復至興善靜室避居。至冬，應鍾溪太平庵請，及祇園寺共住兩載。丁亥秋，至禾城，掃無趣祖塔於敬畏庵，日明耆舊并諸法屬延憩數月，乃受武康天池山請住。未久，山寇復起，遂辭歸禾，受諸護法紳衿、闔山耆舊請住金明，是戊子仲夏也。復承諸檀信竭力護持，致得城市山林之況，不覺住此廿有年矣。院雖淡薄，喜有衲子相聚，以不負先老人所囑為幸。前歲，有禪者索余說行腳數次矣，余自念無補法門，不欲露布醜拙。今值病中，汝等三復致請，余不得辭，略述始末，以塞眾望，伏唯珍重！」眾禮謝。

介菴進禪師語錄卷六

住秀州三塔景德禪寺嗣法門人圓法編

機緣

師舉：「臨濟大師云：『有一無位真人，常在汝等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眾無對。師顧遠門禪師云：「如何是無位真人？」遠一喝。師云：「畢竟是何面目？」遠以袖掩師口。師云：「別道。」遠云：「鼻孔依然向下垂。」師云：「三世諸佛為甚麼不知有？」遠云：「相逢盡道休官去。」師云：「狸奴白牯為甚麼卻知有？」遠云：「林下何曾見一人？」師對傍僧云：「汝何不看他下語？」

僧問：「大事未明，乞師指示。」師云：「與我過竹篦來。」僧便呈，師接得便打。僧云：「為甚打某甲？」師云：「汝這般逐塊漢，不打更待何時？」又打。

素弘參，師云：「汝還識我麼？」弘云：「識即不無，爭奈落二落三了也。」師便打，弘禮拜。

一晚，師指琉璃問素弘：「經云：『如淨琉璃，內外明徹。』為甚有時明，有時暗？」弘云：「一任和尚分別。」師云：「分別且置，畢竟作麼生？」弘云：「打破琉璃來向和尚道。」師云：「破時又如何？」弘頓足三下，師云：「正好喫棒。」便歸方丈。

牧山參，纔禮拜，師便打，山便喝，師云：「更喝喝看。」山云：「好個話端。」師云：「且坐喫茶。」

師與牧山茶次，有兩居士在坐，師顧士云：「咬咬菱角。」士罔措，師將菱拗作兩橛分士。山云：「作家宗師。」師云：「難瞞衲子。」山云：「兩重公案。」師便打，山擲下菱角。師云：「山僧罪過。」山便出。

師一日問眾：「我身體不安，汝等還安也未？」素穎答云：「老老大大作這個語話。」師頷之。

僧參，作虎聲，師作怕勢，僧擬議，師云：「這掠虛漢。」直打出。

茶次，師問天真：「茶味如何？」真無對。師問天巖云：「你作麼生？」巖遂潑茶。師云：「未在。」巖遂出。

師問古璧：「你一向在諸方參得底，與我拋卻東洋大海裏去。」舉拂子云：「向這裏道將一句來。」古云：「某甲禮拜和尚。」師打一拂云：「更道。」古便禮拜，師亦打。

羅子先居士參不是物話，師問：「今日事如何？」士云：「十方三世秖是這個，喚作一物便落窠臼。」師云：「如何是你不落窠臼底？」士佇思，師云：「纔涉思惟，千里萬里。」便打一如意。
師問：「如何是探竿影草？」一僧云：「情知和尚出某甲手腳不得。」師謂僧云：「是你答底那？」僧云：「是。」師云：「卻是你出我手腳不得。」
師一晚論一喝不作一喝用。僧云：「和尚曾有語麼？」師云：「有。」僧遂問，師便打。僧擬答，師云：「當時有人與麼問，直打折一條拄杖子。」僧云：「說甚麼當時語未了？」師又打。
元旦，東巖問：「堯風蕩蕩，舜日熙熙，新年頭佛法，請師祝聖。」師舉如意云：「萬歲，萬歲。」巖云：「恁麼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云：「亙古亙今。」巖云：「還許學人讚歎也無？」師云：「試亂統看。」巖便禮拜，師云：「今日且放過。」
既白參，師以杖畫地云：「向這裏道一句看。」白拂坐具云：「道個甚麼？」師便打，白喝，師云：「胡喝亂喝。」白云：「還喚作喝得麼？」師亦打，白禮拜。
履坦參，師云：「道得也一棒，道不得也一棒，意作麼生？」坦云：「自遠趨風，合施三拜。」師便打，坦云：「今日始遇作家。」師又打，坦云：「和尚得與麼老婆心切。」師云：「你那裏見得？」坦喝，師亦打。
師舉趙州勘婆話問疏我：「那裏是他勘破處？」我云：「瞞和尚不得。」師云：「勘破了也。」我擬議，師便打。
師問祖印：「清風拂翠竹，白日印青天。且道是何意旨？」印云：「秋來分外涼。」師哂之。
一日，既白呈頌次，師云：「那一則頌也未？」白云：「早已頌過了也。」師云：「何不呈似老僧看？」白展兩手，師便打。
天蔭參，師云：「那裏來？」蔭云：「吳江。」師云：「這樣大水，爭得到這裏？」蔭云：「無毛鷂子潑天飛。」師云：「昨日雨，今日晴，又作麼生？」蔭云：「和尚不得分身兩處看。」師便打，蔭便喝，師又打。
師為亡僧舉火回，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云：「貓。」僧擬議，師劈面掌出。
僧參，師云：「那裏住？」僧云：「普賢寺。」師云：「曾見普賢麼？」僧無對，復問：「洞山麻三觔，意旨如何？」師云：「我適上山來，走得氣急，歇歇向汝道。」僧茫然，師云：「去。」
一僧求開示，進堂，師云：「你做什麼來？」僧云：「巡山。」師云：「昨夜賊來偷竹子去，你還知麼？」僧罔措，師云：「你且去巡山。」

僧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云：「一棒兩條痕。」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金風吹秀水，桐葉落莓苔。」
居士問：「盡大地是刀鎗，不動干戈，如何得勝？」師云：「山僧從來不眼花。」
陸君重文學問：「經云『受持四句偈』等，不知那四句是？」師提起數珠云：「向這裏會取。」士禮謝，師示偈云：「瞿曇宣妙偈，不屬前後句，當機覿面提，我無隱乎爾。」
高峰僧參，師云：「你是高峰那？」僧云：「是。」師云：「既是高峰，為甚在我腳下？」僧無語，師便打。
主峰參，師問：「那裏來？」峰云：「江北。」師卓拄杖，云：「還識得這個麼？」峰云：「瞞某甲不得。」師便打，峰禮拜，師云：「納敗不少。」
主峰入室，師豎起拂子，峰便喝，師云：「從上佛祖盡向這裏流出，你還見麼？」峰云：「這夥老古錐又恁麼去也。」師云：「你甚處見得？」峰又喝，便禮拜，師云：「三十棒一棒也少不得。」遂擲下。
師與曹司農看山翁錄中，　　上問：「參禪悟後，人還有喜怒哀樂也無？」山云：「逆之則怒，順之則歡。」師云：「金明則不然。」曹云：「和尚如何？」師云：「但對道：不是喜怒哀樂。」曹大悅。
禹公參，師云：「那裏來？」禹云：「棲雲。」師便打，禹禮拜，師亦打。茶次，語及參禪，師云：「我這裏無禪與你參。」禹云：「恁麼則孤負學人來也。」師云：「原來是個禪客。」禹云：「和尚(不得)壓良為賤。」師云：「識甚好惡？」
僧問：「承聞和尚有四破，如何是破破？」師云：「卸甲倒戈全體現。」「如何是不破破？」師云：「阿旁獄卒悉皈降。」「如何是破不破？」師云：「王令已行天下遍。」「如何是不破不破？」師云：「將軍塞外絕煙塵。」僧禮謝，師便打。
師問眾云：「昔年我在興善時，聞殿上賊偷靈聖去，曾有一問：『既是靈聖，因甚被賊偷卻？』眾無下語。今日汝等著語看。」主峰云：「也是抱贓叫屈。」師頷之。
居士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個無心道人。既是無心，為甚受人供養？」師展兩手示之。
又問：「猝風暴雨，中路相逢，如何躲避？」師云：「看腳下。」
陸元度居士參，師云：「南老人錄請得來麼？」士云：「在。」師云：「在那裏？」士展兩手，云：「請和尚看。」師云：「且待來日。」

僧問：「昔有一鬼障佛光明，失其兩眼，只如打破琉璃又作麼生？」師云：「遍十八。」
僧問：「經云：『毀謗三寶，應墮惡道。』即如打僧，還有罪過否？」師云：「不罪過。」僧云：「為甚麼不罪過？」師云：「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有甚麼罪過？」
師同蔡子穀居士閱雪嶠和尚初參龍池幻老人機緣，幻豎一指云：「會麼？」雪云：「這個喚作甚麼？」幻微笑。次年又參，穿草鞋直上方丈，幻云：「你草鞋猶未脫也。」雪云：「何處見草鞋來？」幻又微笑。師對居士云：「你看他兩處微笑是何意旨？」士看畢，復問云：「還是肯他？不肯他？」師云：「但看即得。」士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師亦微笑。
師問田道耕居士云：「田中事作麼生？」士云：「荒蕪久矣。」師云：「將何納稅？」士云：「也要和尚出隻手。」師云：「何苦殃及？」士便禮拜。師示偈云：「良田本得不多爭，道眼分明豈斷耕？且喜秋成家業穩，法門零落賴扶撐。」
師經行次，立住，問眾云：「龐公倒身，靈照相救；趙州抱柱，南泉出手。金明也不倒身，也不抱柱，汝等作麼生相救？」眾下語不契，師云：「蒼天！」便歸方丈。
侍僧云：「當時無趣、無幻二老人常在范蠡湖頭步月，有機語載在錄中。」師云：「我未住金明時，石雨和尚在敬畏庵上堂，僧問：『如何是無趣塔中事？』石云：『金明寺前看取。』後石遷化，我住金明。這段因緣為是神通法爾？為復別有奇緣？」侍僧無對，令眾下語，一云：「難逃業債。」一云：「月沉湖底靜，千古逼人寒。」一云：「溪深杓柄長。」一云：「龍騰雲起，虎嘯風生。」師云：「有甚交涉？」眾請師代語，云：「不因同道者，埋沒老天封。」
師揀藥次，一僧呈偈，師接搓作團，問云：「且道是病是藥？」僧云：「是病。」師便打。復喚一僧云：「你道是病是藥？」僧云：「是藥。」師亦打。汪居士云：「藥病總不是。」師亦打。
師與王言遠方伯茶次，談及法門事，乃云：「近見得道者易，莫非菩薩否？」師云：「居士！你豈不是菩薩？只恐不自信耳。」士點首。
僧問：「如何能由境滅？」師云：「闍黎。」進云：「如何境逐能沉？」師云：「還見老僧麼？」進云：「如何境由能境？」師云：「此間無老僧，目前無闍黎。」進云：「如何能由境能？」師云：「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
師垂語云：「數珠顆顆圓活，為甚被一線穿卻？」勇云：「知恩報恩。」師云：「那裏是知恩處？」勇云：「船外風聲。」師云：

「沒交涉。」真化云：「全承渠力。」師便打。
僧問：「諸方要出頭，和尚為甚不肯？」師云：「任他浩浩地，我觀大清國裏沒有個出頭底。」僧云：「如何是出頭底？」師云：「石敢當。」
僧舉古德月落後相見話，師云：「月落後作麼相見？」眾下語不恰，自代云：「三十年後要舉此話也難得。」
一日，行者著境，師以杖擊之，者聞鬼神相喚云：「和尚來也，我們去。」行者方脫，師垂語云：「若道無鬼神，為甚他與麼道？若道有鬼神，他為甚懼老僧？」眾下語，師代云：「金明今日失利。」
師問：「何花為尊貴？」眾無對，師示偈云：「不屬陰陽造化功，劫前開出少人逢，若知問處真消息，一朵優曇火裏紅。」別傳答云：「天然尊貴絕施功，睫上分明處處逢，若可拈將來舉似，依然瞽者睹青紅。」呈師，師云：「如子所見，以何為證？」別即禮拜，師便打，別云：「請和尚歸方丈。」師乃休。
師問別傳：「如何是出頭一句？」別云：「天上天下。」師云：「猶未出頭在。」別便喝，師云：「好一喝。」別默然，師云：「你問我。」別如前問，師云：「去取水與老僧。」別禮謝。
曹秋嶽居士看師法語次，師云：「連日被眾居士相逼，今日又塞責一上。」士云：「正是和尚老婆心切。」師云：「又被你居士看破。」
曇維那入室，師舉：「臨濟大師橫也打，豎也打，如何意旨？」曇云：「徹骨徹髓。」師云：「子如何免得？」曇云：「某甲知恩有分。」師云：「如何是你知恩處？」曇便掌。師云：「你亦捋虎鬚那？」曇便禮拜。師云：「只如人問你獅子窟中事，你作麼生？」曇便喝。師云：「還別有麼？」曇云：「有，請和尚問。」師云：「老僧問過了。」曇云：「某甲亦答過和尚了也。」便出。
僧請問工夫，師云：「你會喫飯否？」僧云：「飯會喫。」師云：「將甚麼喫？」僧云：「將口喫。」師云：「口不自動，如何會喫？」僧云：「將心喫。」師云：「心無形相，作麼生喫？」僧無對。
懶若參，纔入門，師云：「看檻。」若呈坐具，師便喝。若亦喝，師云：「更下一喝看。」若云：「又要某甲再道那？」師打，云：「也少這棒不得。」若禮拜，云：「謝和尚證明。」師亦打。
曇維那舉女子出定公案，師云：「文殊罔明，出得出不得且止，你喚什麼作定？」那云：「今日不說。」師云：「為甚麼？」那云：「明日向和尚道。」師云：「子見如是，已喫我三十棒了也。」那便禮拜。

項別駕參問：「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請問和尚如何差別智？」師云：「差別且置，涅槃心在什麼處？」士云：「弟子只是說不出。」師云：「這便是差別了也。」

性侍者參禮，師與一掌，性云：「和尚可聞雷麼？」師又掌，性禮拜，師云：「可惜兩掌。」性一喝，師云：「好一喝。」性擬答，師與一喝，性禮拜，師便打。

僧問：「四大分離，法性在何處？」師云：「水漲船高。」

三僧參禮，師便打。一僧喝，師云：「不是那一個。」看打左僧，左云：「這老漢漏逗不少」。師又打右僧，云：「放過則不可。」右僧云：「今日只得口啞。」師云：「且參堂去。」

頂居士參三不是話，一日呈解，師盡情掃闢，乃云：「此事不從人得。」士問云：「師從何得？」師舉茶杯，士佇思，師云：「你作麼生？」士舉拳，師正色云：「死了燒了在甚麼處？」士無對，師震威一喝，士驀然禮拜，師以如意打云：「見何道理便禮拜？」士云：「道過了也。」師云：「今好留心。」

除夕，徐敬可、朱晉臣二居士參師。敬可問：「年三十夜到來時如何？」師云：「窮。」士云：「新年佛法作麼生？」師云：「明日向你道。」士云：「除卻新舊，正當恁麼時如何？」師喚小童云：「打茶與居士喫。」

黃道婆避大兵歸參，師云：「你避在何處？」婆云：「避在和尚處。」師云：「因甚我不見？」婆云：「若見，依前眼裏又添沙。」師云：「若見，則不避在和尚處。」

師一夕與隱崧孫樹下經行次，問：「馬祖三十年不少鹽醬，意旨如何？」隱云：「問他作麼？」師云：「也須知始得。」隱云：「老和尚又如何？」師云：「古木交加，一天風月。」

師與祖巖論及宗門中事，巖云：「若論平實一路，猶可商量；陟險一機，人難措置。」師云：「正好下語。」巖云：「須是和尚始得。」師云：「杜撰禪和。」巖云：「且放過和尚。」師云：「亂統。」巖禮拜云：「真豐罪過。」師云：「卻是我放過你。」

師問田頭云：「你在家種田？出家種田？若道同，原是俗人；若道別，為甚在家六科，出家亦六科？」田頭罔然。

師翫月，云：「汝等看月在樹裏？樹在月裏？」一僧云：「秖在目前。」師云：「你參學多年，俗氣也不除。」

師遊何山，前有獅、象兩山，即垂語云：「獅子迴旋，象王奮迅，此名何山？復是何物？」古首座云：「瞞和尚不得。」素維那云：「綠陰深處囀黃鸝。」別書記云：「行人更在青山外。」師問斐公云：「你聾？」斐云：「兩眼對兩眼。」師云：「何不道獨坐大雄峰？」斐云：「有和尚在這裏。」師云：「墮也，墮也。」斐云：

「讓老漢一頭地。」師擊禪床三下，斐云：「又上一層霜。」師云：「大好山水。」
師問一士云：「既是宜興貨，為甚麼在你店裏？」士無對。師代云：「和尚莫搶奪行市。」
曹方伯赴任廣東過別，師送至門，伯云：「乞和尚行道。」法師驟步云：「至此以代遠送耳。」遂歸方丈。
師問哂菴：「興化受臨濟付後，復向三聖大覺，為復顯揚家醜？為復別有商量？」菴云：「和尚是何心行？」師云：「正要你疑著。」菴云：「疑著則錯。」師云：「如何是不錯底？」菴轉身便禮拜，師打一拂子。
師問竹菴：「殃崛產難因緣，你作麼生？」菴作呱呱聲。師云：「是男？是女？」菴珍重作禮，師便打。
師問竹菴：「女子出定，文殊乃七佛之師，因甚出不得？罔明初地菩薩，因甚卻出得？」菴云：「文殊用盡腕力，錯用牛刀；罔明因風吹火，迴出乾坤，總是一狀領過。」師云：「秖如老僧常在定，子作麼生出？」菴遂高聲云：「和尚！」師良久，云：「汝道老僧出不出？」菴便捧壺作斟茶勢，師大笑。
桐邑陸大勝居士舉：「世祖問木陳和尚云：『如何是孔顏樂處？』答云：『一個閒人天地間。』又問玉林和尚，答云：『憂心悄悄。』此二語和尚以為何如？」師云：「金明又不然。」陸云：「乞為垂示。」師云：「我與居士且喫茶。」陸大悅。
師問佛音：「螞蟻負一座須彌山，遶四大部洲轉，汝還信得及否？」音云：「信。」師云：「作麼生？」音便扣桌一下。師云：「亂道。」
可度參，師舉如意云：「道道看。」度云：「道什麼？」師云：「當知受用不盡。」度云：「知恩報恩。」師云：「作麼生？」度抽具便出。
師到三塔方丈，問主峰長老云：「這是什麼像？」主云：「送子觀音，祈求必應。」師云：「與人祈，何不自求一個？」主云：「求底不是子。」師云：「恁麼更須著力。」
師一日看花，問潤生：「花紅耶？眼紅耶？心紅耶？」生微笑，便歸堂。師示以偈曰：「花不自紅心眼非，憐兒擲下釣鼇磯。雖然微笑歸堂去，也是如蟲禦木機。更下語看。」生云：「再犯不容。」師云：「亂道。」
衡山參，纔展具，師便打，山喝，師云：「是何意旨？」山擬答，師又打，山又喝，師復打，云：「且道是賞是罰？」山禮拜，師亦打。

山鐸在維那，一日入室次，師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在云：「露。」師曰：「昨日有人恁麼道，三十棒趁出了也。」在云：「要打便打，說甚昨日？」隨聲便掌。師約住曰：「者瞎驢亂作那？」在云：「賺吾來也。」師曰：「且莫亂統，今日事作麼生？」在震威一喝，師拈拄杖，在便出。
在維那次早復入方丈作禮，師曰：「昨日公案未圓，子試圓看。」在打露柱一掌，云：「癡椿椿地作麼？」師曰：「怎奈目前何？」在云：「者一掌合是某甲喫。」師便喝，在亦喝，師曰：「三喝、四喝後又作麼生？」在連喝兩喝，師曰：「識此一喝，恩大難酬。」在珍重！禮三拜，師遂出源流法偈付之。
辛亥秋，逾祖覺公參人事畢，師曰：「諸方參得底拈向一邊，道得也打，道不得也打。」覺便喝，師云：「除卻者喝更道看。」覺云：「特來親近和尚。」師以拂打，云：「是賞？是罰？」覺便禮拜，師又打，覺豁然大悟，云：「將此身心奉塵剎。」師度拂子與覺，覺隨接，打傍僧一下，云：「是則名為報佛恩。」師云：「子當珍重！」
師與銓部文鐙岩居士茶次，云及東岩、山鐸二子在廬山話。師云：「昔有貴鄉黃海岸令嗣來，貧道病中失晤。」士云：「黃老師無嗣。」師云：「今日幸晤。」士云：「斷橋老人在何處？」師便揮扇一下，士乃俛首。師云：「請茶。」
南庵主看臺幃，師云：「你被紅綠換了眼睛。」主云：「換他不得。」師云：「如何換他不得？」主豎拳，師云：「你問來。」主問：「和尚如何？」師云：「紅紅綠綠。」主點首，師云：「紅紅綠綠，你如何會？」主云：「臺子四隻腳。」師乃休。
許無聲文學，請師開示。師云：「曾看語錄否？」士云：「曾看臨濟在黃檗喫棒公案，弟子領會得。」師云：「你作麼生會？」士云：「待和尚棒便會。」師云：「與麼則落七落八，鈍置了也。」士佇思，師云：「我有三十棒，你未入門，早已喫我也，還知麼？」士罔然，師云：「你但參取這棒去。」少頃，士禮拜云：「真馨不待和尚棒。」師云：「你喚什麼作棒？」便打，士踴躍而退。

問答

僧持興福牧雲和尚十問(乞師代語)

問：「雪子落紛紛，因甚變成雨？」師云：「漏逗不少。」
問：「河路既通，楓橋船因甚不到？」師云：「利動君子。」

問：「久旱逢甘雨，物情皆喜，為甚麼石敢當，只是不點頭？」師云：「作家！作家！」
問：「昨日雨，今日晴，覆盆之隙尚可容光，庭前竹子、心裏日月如何炤臨？」師云：「一莖兩莖斜，三莖四莖曲。」
問：「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且道函人與矢人相見，要得投分，呈個甚麼即得？」師云：「用呈作麼？」
問：「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且道敬亭山具甚麼眼？」師云：「清風匝地。」
問：「一錢為本，萬錢為利，早晚時價不同，因甚滯貨不脫？」師云：「阿誰識得伊？」
問：「炙背可以獻天子，大好笑事，因甚載留典籍？」師云：「今古罕聞。」
問：「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因甚山梁雉鳥撞入網中？」師云：「達者方知。」
問：「既是村僧，理合隨緣，因甚只想山中？」師云：「今日失利。」

答鐵輪法孫監院大慈庵八問

問：「歇心堂七穿八穴，為甚卻向桃花塢裏卓錫？」師云：「不是苦心人不知。」
問：「慈行樹拄地撐天，因甚含元殿蓋覆不得？」師云：「汝不枉為我孫。」
問：「百步溪，魚行水濁，鳥飛毛落，未審亮座主即今甚處安居？」師云：「切忌妄通消息。」
問：「掛笠軒目視雲霄毘盧師，法身主拋向爛草堆頭，阿誰著眼？」師云：「待虛空撲地，卻向汝道。」
問：「示耕室個個披蓑頂笠，露地牛全無巴鼻，為是溈山舊例？百丈繩規？」師云：「三十年後有人悟去在。」
問：「大慈院釣風弄月，打水魚驚，還是為人句，別有道理？」師云：「莫謗老僧。」
問：「勝山居竹影穿窗，蘆花透室，畢竟為祥為瑞？」師云：「汝廬山到此一千八百里，腳下猶帶泥水在。」
問：「廿泉池世所罕逢，大慈近日朝烹暮煮，為甚無人飲著？」師云：「老僧許伊具眼。」

答僧問十智同真

僧問：「如何是汾陽十智同真？」師彈指一下，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逐一問來。」
問：「如何是一同一質？」師云：「軟如綿，硬似鐵。」
問：「二同大事。」師云：「飢時飯，倦則眠。」
問：「三總同參。」師云：「魚龍蝦蜆。」
問：「四同真智。」師云：「貓兒偏解捕鼠。」
問：「五同遍普。」師云：「總跳不出。」
問：「六同具足。」師云：「阿誰欠少？」
問：「七同得失？」師云：「衣破露出肘。」
問：「八同生殺。」師云：「倚天長劍逼人寒。」
問：「九同音吼。」師云：「驢鳴犬吠。」
問：「十同得入。」師云：「看腳下。」
問：「甚麼人同得入？」師云：「突出難辯。」
問：「與誰同音吼？」師云：「一掌一握血。」
問：「作麼生同生殺？」師云：「賞罰分明。」
問：「甚麼物同得失？」師云：「拋出大家看。」
問：「阿那個同具足？」師云：「眼裏無筋一世貧。」
問：「是甚麼同遍普？」師云：「空裏念摩訶。」
問：「何人同真智？」師云：「無孔鐵鎚。」
問：「孰與總同參？」師云：「清風拂白月。」
問：「那個同大事？」師云：「啷鐵負鞍。」
問：「何物同一質？」師云：「漆桶不快。」

答龍岩問六刮

問：「如何是就毛刮塵？」師云：「你問我答。」
問：「如何是就皮刮毛？」師云：「忠言逆耳。」
問：「如何是就肉刮皮？」師云：「賴知痛癢。」
問：「如何是就骨刮肉？」師云：「直教他死不得，活不得。」
問：「如何是就髓刮骨？」師云：「墮也，墮也。」
問：「秖如髓又如何刮？」師云：「待剎竿倒卻，即向汝道。」
全豁問：「臨濟大師云：『第一句薦得，可與佛祖為師。』如何是第一句？」師云：「千聖莫測。」云：「『第二句薦得，可與人天為師。』如何是第二句？」師云：「突出難辨。」云：「『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如何是第三句？」師云：「有問有答。」云：三「句已蒙師指示，最上宗乘事若何？」師云：「徹骨徹髓。」云：「即今堂奧中事又作麼生？」師云：「終不向你道。」云：

「臨行一句有何分付？」師便打，全一喝，師云：「再喝喝看。」全禮拜，師云：「禮拜始得。」
師云：「落葉知秋晚，逢煙見火遲，歸鴉鳴古木，幾度好風吹？有應時底，不妨道將一句來。」梵為云：「不道，不道。」師云：「為甚不道？」梵云：「只為公案現成。」師云：「現成在何處？」梵便喝，師便打。

垂問

即事十二問

秀州古寺莫不南面，且道金明為甚獨背卻？
人皆曰：富若陶朱。及乎到此，為甚赤骨[骨*歷]地？
檇李亭覿面相呈，為甚往來寺前不見？
一擊忘所知，更不假脩持。且道他香嚴悟個甚麼？
盡法界是個阿字圖，為甚有入與不入？
天封室貴在藏鋒密用，為甚相逢便劈面一錐，使人無迴避處？
古云：范蠡湖有龍出現。今此潭深水清，為是浪得其名？為復風雷乘便？
獅子窟中應無異獸，因甚有此狗子？
范蠡大夫，越國臣子，為甚卻居吳地？
遍地葛藤如許，得何神通，不被絆倒？
百城環繞，川流不息，千佛閣坐斷要津。且道各逞神通，為復別有道理？
一條白鍊掛在山門，見與不見總被穿卻，如何免得此過？

祈雨垂問

「各處人人妄想，為甚祈不得雨？」自代云：「正好疑著。」「一處不妄想，為甚卻自得雨？」自代云：「秖是少他不得。」
「天道至公無私，為甚有得有不得？」自代云：「蒼天！蒼天！」
師垂問：「老僧要塑一尊祖師像，且道祖師法身高多少？」自代云：「請和尚度取。」又云：「恰好。」
即事垂語。「雪月爭明，梅花大笑，為甚麼卻被露柱不肯？」自代云：「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垂語。「好肉生瘡，不為分外，因甚要割而治之？」自代云：「貴圖天下太平。」

師喜隨眾務，一日，侍僧勸止，師即垂語云：「百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為復無人代作？為復為人榜樣？」眾下語不恰，乞師代語，師云：「慚愧。」
師垂語：「人人有個鼻孔，為甚不知香臭？」一僧出禮拜，師便打。
臘八日，陳渭如居士送善財來，師問天隨云：「今日善財入門，你作麼生？」隨云：「正是好消息。」師云：「好在什麼處？」隨云：「在這裡。」師云：「親切道一句看。」隨云：「穿衣喫飯。」便禮拜，師打。

介菴進禪師語錄卷七

門人永修、真淨、真琦、性嚴等編

佛祖贊

釋迦文佛

萬德洪名不必論，普天匝地盡埋根。老漢意，孰知恩？蠱毒之家水莫吞。

彌勒菩薩

灰頭土面笑咍咍，布袋橫拖要打開。衣破襤殘渾不顧，獃獃只等個人來。

觀音菩薩

古釋迦不前，新彌勒不後，惟有這老婆，卻是較些子。湧渤海波濤於桑隴之中，坐洛伽山巖於隱川之上，垂頭接引，側耳思惟，無字經置之高閣，破沙瓶且得施為。只是不合賺他善男子傾心合掌，善女人露膽獻珠，驚起紅嘴白鸚哥，或翔或集，無有定期。咄！好與三十拄杖。時有傍僧云：「忽有人出道：『這個老和尚。』」予即向他道：「只一杯茶，少你不得。」併書以供養。

又(若愚法孫請)

放下蒲團，兀地打坐。賣盡風流，淨瓶插竹。這些心事許誰知，幾片白雲又飛過。

又(身雲法孫請)

輪珠蒲坐，淨瓶楊柳。示拯沉溺，方木圓竇。且道是天竺觀音，為是普陀大士？咄！蝦跳不出斗。

又(陸元度請)

亂艸堆頭，揭開肝膽；清泉盞上，橫放楊枝。試問元度居士：是何意旨？道！道！

關中觀音

老漢之慈悲，非心所測，非口所宣，予又烏能贊之哉？但不違我願，成就我志，恩莫能酬。且道伊在關中作甚麼？一張木几一爐

香，獨坐蒲團竟日閒。

出海觀音(復禪人請)

聞性既滅，音性亦空。能所雙泯，唯顯其中。隨類應機，罔不圓通。咦，洪濤說法何人委，又使鶯啼到綠叢。

飛來大士(周摩雲請)

大士慈悲，豈唯巖竇。童子鶯篁，卻成漏逗。笑殺傍觀門外走。

初祖達摩

見貴則價重娑婆，遇賤即分文不值。驀頭撞到范蠡湖，聲聲唱出無平仄。有平仄，剛對君王道不識。咄！
又
九年面壁，弄巧成拙。當時不遇神光，看他坐到驢年，也轉身不得。若是忤逆兒孫，一拳打倒這老賊。
又
隻履西歸，忒煞之遶。叵耐宋雲，漏逗不了。蔥嶺風高月皎皎。

天封佛慈禪師

橫拈榔栗，繼起圜悟綱宗；倒用鉗錘，直接祖照弘範。開創嘉禾，范蠡湖上放蜂採蜜；大坐華頂，天封寺裏打鳳羅龍。及乎五百載深藏，忽爾一旦時揭露。冤無頭，面目既彰；債有主，遺蹤莫睹。咄！道是佛慈老漢之風規，卻成千古鈍置之漏逗。

無趣老人

三笑耳聾，雞鳴眼突。頭長如泰山之頂，迥乎莫攬；鬚眉若凍嚴之雪，凜乎難窺。范蠡湖打草驚蛇，敬畏庵開門放賊。且道阿誰？無趣古佛。
又
鼓翅雞鳴，起野翁於福城院中；驚蛇打草，接車溪於范蠡湖上。斷佛祖之命根以吹毛，瞎人天之眼目作榜樣。而今高揭金明寺裏，一任腳下兒孫拾乾屎當栴檀為供養。

題祖幀圖(三塔主峰長老請)

梅雨初收，晴川歷歷，一片清風，迥絕塵跡。主峰！主峰！何得無事生事？特特請我祖孫父子作麼？今既到此，你且燒香供養，我為問候。趣祖默然。幻祖云：「我今日事煩。」南祖云：「我今日勞倦。」鴛師翁云：「今日不著便。」我乃大笑云：「一個頭若玉巖，作大獅吼，眾獸腦裂，外揚家醜；一個眉清目秀，與賊布梯，破家蕩產，冷煖自知；一個面如滿月，慣賣死貓，昨日賺錢，今朝失利；一個骨瘦如柴，拈隻折箸，撐天拄地；更有一個無面目漢，敲骨打髓，討甚麼碗？汝住龍淵已數年也，行難行事，將此破家私乾屎橛麻三觔，一時漏洩，不獨令人瞻仰，取足輝映于四方矣。設若有個忤逆兒孫到來，又作麼生？切切！」

無幻和尚

擊碎驪龍珠，翻轉祖翁田地；跳出猛虎穴，收得原本契書。裂破面皮，煆佛祖於雙徑；橫拖泥水，定棋局於車溪。這個老和尚從來不識伊。顧左右云：「還有識得者麼？道！道！」

又

雙徑峰頭拾得契書，鴛鴦湖畔翻轉田地。打開棋局滿盤，不容搶行奪市。爭奈一著落在金明手裏。咄！只許老漢。

又

搶奪行市，半盤棋局。打開撥草衝關，秖為難逢敵手。碎佛祖窠窟，祛眾生械杻。振起斷橋，作大獅吼。謂是徑山和尚，又是車溪老叟。

南明和尚

秦溪掩室，幻翁跌足於關前；雙徑指揮，雪嶠呈鞋於座下。明頭合，暗頭合，佛祖罔措；殺人刀，活人劍，孰敢當鋒？自非久炙巾瓶，而烏能蹈其高風耶？

又

這個老禿中車溪毒，不肯懸羊頭，且要賣狗肉，慣作死馬醫，將佛慧命續，致令後昆贊毀莫及，夫是之謂人天眼目。

又

面如月，心似鐵。直指人，口無舌。黑竹篦，驀頭楔。陳葛藤，和根截。個是阿誰？車溪嫡血。

鴛湖先師

豎法幢兮建溪山頂，理頹綱兮鴛水湖傍，滅正法眼藏兮雙徑，剪邪見稠林兮獅岡。橫拈榔栗，端坐匡床，繼懸絲之慧命，啟末劫之津梁。且道是誰？傳臨濟正宗三十世普明老和尚。

又

這老和尚在徑山檢故紙，獲得些子，便向異類中行，披毛戴角，顛三倒四，換卻天下眼睛。金明忍俊，不禁揭示，當軒喚侍者：「快燒柏子，薰伊鼻孔。何故？雪屈，雪屈。」

又(主峰上座請)

這個老漢，平生別無所幹，隱遁山林數十年，家風零落，從天判禪者參尋，白棒當頭，按臨濟綱宗斷橋公案，撞著忤逆兒，拈來俱坐斷，分付主峰，揭起令人看。

自贊

湖州柏山素弘理長老請

一莖草上現丈六金身，是甚麼乾屎橛？更打圓相作女人拜，呈拳進前，拂袖退後，要相見也大難。直饒喝上梵天撲下來，亦未向紫羅帳裏撒真珠在。是何面目？問取蘭若理。

夢堂倪請

通身沒形影，遍界絕遮藏。覿面無回互，薰風徹骨涼。夢堂，夢堂，又安可以累兒孫？半滿偏圓乘獅象，家醜外揚，弗！弗！

徽州璨首座請

這漢絕無打算，隨緣應度，或慈或喜，或瞋或怒，把爛井索穿卻佛祖鼻孔，將折木橛擱瞎人天眼目，作大闡提，入無間獄。為甚如此？問取東巖首座。

揚州既白旭上座請

個阿獃，甚古怪，質拙性粗，心直口快，偏不入錦簪花，且向寒爐著炭，了人天宿債，幾坐道場，累破上牢漆桶，推倒我慢高山，扶起天封石塊，接斷橋之源，出車溪之派，橫身不顧泥水之拖帶、魔

窟虎穴之利害，直饒胡漢齊來，管取一時捉敗。旭首座，汝既知，不須家醜外揚，自有清風下載。

炯西堂請

咄哉癡老！年登半百，猶不知命，喫瓔珞粥，全提正令，賺他千指龍象，蹴踏范蠡湖頭，力挽澆漓之病。這般面目，那堪為末劫之大柄？炯西堂，切勿效伊如此之道行。

主峰法請

倒用橫拈，全提正令，就裏一機，不通凡聖。獨坐當軒更為誰？峰高聳出天涯淨。

高峰淨名雪子上座請

耳側腮邊，眉橫睫上，不善韜藏，露出模樣。有時高高峰頂，擊響敲空；有時深深海底，無風起浪。及乎金明冷坐一十二載，惡聲遍布，幸自可憐生，豈堪更與天下人瞻仰？莫！莫！

性侍者請

咄哉老漢，通身是病，袖裏金錘，斷人性命。倒用橫拈，維持正令，巍巍堂堂，佛也難近。為甚更有這個[妳-女+口]？我住天池及蠡水，提瓶挈杖曾親證。阿呵呵，休錯認，斷橋水長，少室風峻。

江西源書記請

一雙冷眼，青白相半，踞坐匡床，觸事而斷，剖萬劫之訛，定千古之案，豈容末世魔魅之胡亂？是以直指迷途，寒光烜煥，何似秦時[車*度]轢鑽？呵呵！今既落丹青之手，一任瞻之仰之，呼驢喚馬於松岫峰頂之畔。

琳維那請

胸中沒個字，佛手驢腳；棒頭有隻眼，醍醐毒藥。是非不到處，千聖也難摸。琳維那，逢人切莫舉錯。

清湛二上座請

這漢初無隱匿，全沒準的，不論親疏貴賤，相見一味粗率。有時十字街頭嘯月眠雲，有時孤峰頂上喝驢趁馬，有時搭黃衣提陳爛之綱，有時拈白棒整荒殘之席，招佛祖怨，結人天賊。如此為人，笑破諸方唇吻，安可起模畫樣，作後昆之標格？清監院，湛知客，快把付於水火之中，免得大家殃及。

真禪人請

臨濟一隻箭，斷橋一口劍。袖手不善藏，端坐露方便。露方便，白日青天轟閃電。八萬四千摩尼珠，撒向閻浮見不見。

慧侍司請遊山

千年松下有茯苓，堆蘚石邊有毒貨。老僧既到此，不妨與說破。將謂目視雲霄，翹足而墮。殊不知澗水響潺湲，兩腿酸如醋。咄！一片白雲又飛過。快拿拄杖子來，莫要坐此，賺他描摸青天箬帽大。

圓監院請

看你這個臉嘴，宜乎貶於隱川之上。負钁披蓑，栽田博飯。示耕室得一種生機，掛笠軒有無窮趣向。咄！但肯歇心同話會，不堪賞處也堪賞。

項牧公居士請(康熙甲辰元旦)

眉罅突雙睛，鼻端垂兩孔，剛拈椰栗杖，聖凡俱罔措。謂是，介菴鏡裏求形；謂非，介菴水中撈月。唯牧道人，乃知源核。無限春風吹八極，一輪新日上孤峰。咄！

廬山中峰湧蓮鐵輪法孫請

描不成，畫不就，更說甚麼頂門眼正、肘後符靈？若是跨灶兒孫，定不外揚家醜。呵呵！秋月隱川曾命事，春風又欲上匡廬。

楚黃石丈法孫請

文殊三處度夏，老僧三處過冬。道同迦葉擬擯，道別石孫請訣。面目甚分明，當陽難掩拙。為汝遠來隨侍，安可與之饒舌？咄！棒頭滴滴是鮮血。

溫州靈峰法孫請

心潔勝月，骨硬過鐵。這個阿獃，佛祖罔測。年來老大不善藏，又累兒孫揚醜拙。且道是何面目？咄咄！

金明監院請

世尊說法四十九，不曾說一字，矢上加尖。金明出世四十九，唯袖手兀坐，加尖矢上。若以語默動靜，邈摸其行儀，何啻天壤哉。汝不我欺，皆當作佛。

隱川監院請

這老禿奴終日哆哆啷啷，胸中一字也無，不特他人不識、自己不知者乎？鑼頭邊相逢鈍置，不論是佛是魔，更使問法問道，安可與之如何若何？居常雖無侍者眷屬，匝地寧有親疏？針箚不入，匙挑不上，卻向無措足處婆娑。與麼不與麼，且道是毒藥醍醐？若也道得，猶在半途；其或未然，破沙盆也要人扶。隱川一陣清風起，黃葉飄飄不較多。速禮三拜。呵呵。

覺禪人請

驅耕夫牛，揚良馬鞭。便恁麼去，且見一邊；不恁麼去，猶隔三千。畢竟如何？乞我一文錢。

如侍者請

這個滯貨，賺斷主顧，不落聖凡，端坐冷舖，笑倒諸方，欲隱彌露。倘遇其人，定然勿肯放過。咄！

明心戒庵主請

咄哉！這老漢肘後懸符，眉間掛劍，是聖是凡，一刀兩段，卻來鴛水之旁，示大悲心，隨類化現。還有知恩者麼？鶉衣披起坐木榻，

白拂橫拈為阿誰？看看！

三塔主峰長老請

癸巳寫我形，丙午重乞贊。屈指十四年，看來都不像。自己尚不識，云何為人樣。呵呵！今且坐三塔，起廢席于兵燹場中，整頹綱于馬糞堆裏。不論是佛是魔，殺人不眨眼將軍，也須倒退萬里。何故？自從胡亂後，三十載不少鹽醬。

先福別傳長老請

老白拈人叵測，面目甚分明，睹伊沒影跡，隱顯以時，喜怒不一。駕斷橋而橫亙宇宙，摠教度驢度馬；灑鴛水而瀰潤乾坤，畢竟成苗成實。惟別書記具那隻眼，知我之律，請題供養。乃示之云：何必。

易贊

大哉古羲，初無言說。肇開混蒙，惟此一截。畫破太虛，七花八裂。消息既露，是誰甄別。文王周公，孔子三人，證龜成鰲。

題陸欽華居士行樂(法名真和)

探玄探妙，猶非究竟；入佛入魔，亦非分外。擬欲徹法源底，更須向萬仞崖頭撒手一回，通身白汗，始得慶快。切莫坐在山窮水盡處，賺他攜籃負钁，採得靈芝，自為足矣。咄！個是阿誰？

題項別駕小像

裴休請黃檗安名，長髭求石頭點眼，今日牧公乞金明題像。這三個漢，不論是緇是素，好與三十拄杖。何故[妳-女+口]？松下石邊，橋流水響。

題錢子無居士小像

身披衣，頭頂笠，手攜笻，腳踏屐。昔人行處不能藏，卻把春波漫陶澤。相看更問擬何之，四事分明為君擲。咄！

題淵若師小像(獨炤堂請)

神清眼活髮冰霜，齒密耳聰貌古蒼。持木患，坐石床，此是九九翁之行藏。吾欲贊之言辭荒，願師溫飽獨炤堂，還將散步於篔簹。

題張道生居士像

從來不相識，纔見便禮拜。視之信有餘，聽之情未解。白白一臉鬍，黑黑雙睛帶。遽坐擬思誰，張公喫酒李公醉。咄！試問道生居士，李公是何面目，與人緣而無礙？

柏山素弘理長老像(寶如法孫請)

這風顛漢慣捋虎鬚，誰知我正法眼向這瞎驢邊滅卻？柏山峰頂呵佛罵祖，坐斷天下人舌頭。山東寶孫請歸法源供養，不是好心，將刀斧斫不開底面目揭示大眾。還見麼？切莫覷著，覷著則瞎。咄！

又(身雲法孫請)

一莖種草，親為記莂，蘭若芬香，柏山結果，將父子不傳之妙死貓頭，扶起破沙盆，能縱能奪，能殺能活，夫是之謂行解相應，名之曰祖。今身孫慇懃請贊其師，朽不知伊何劫中結此冤家，又殃及祖禰也。呵呵。

法語

授素弘理上座

達摩西來，不立文字，惟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可大師斷臂安心，盧行者黃梅踏碓，以至臨濟喫三頓痛棒，棒下兒孫焉用文字耶？己丑春，有舊識理上座參予金明，刻究此事，眉毛撕結已數載矣。今辭去，乞予數語，正所謂不是冤家不聚頭耳。偈曰：直指本無說，無說說直指，今付直指時，直指直指旨。

與祐上座(今名真倪)

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今病僧出山住個破院，秖為普明先師有未了底公案，所以與他了卻。不意有個祐上座撞入金明覷見，轉轉不能了也。且道作麼生了？偈曰：妙道本無傳，無傳真妙道。無傳今亦傳，無道道亦道。

示啟上座

達磨西來，唯直指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以度眾生，若假異方便接人，祖道安有今日哉？嗟夫！近世有稱宗屬者，衒耀見聞，鮮務正行，斯皆由識見不超、宗眼不正，致令識者笑，徒自欺耳。故佛鑑云：「若有一物所好，則被外物賊矣。」蓋吾禪家貴乎眼目正當，唯露些子，如石火電光、如金剛王寶劍、如踞地獅子，令人湊泊不得，除非知有，莫能知之。若能如是綿密操履，無絲毫透漏，方可拈頭作尾、拈尾作頭，不妨孤峰絕頂、十字街頭，十字街頭、孤峰絕頂，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矣。如皋啟上座參諸方有年，茲中夏參山僧於金明丈室，咨決大事，及禪暇，尚有餘習未盡，終累大德，山僧常呵斥之。一日，翻然覺，躍然起，再拜余前，乞示名字，遂名之曰真啟、字之曰天巖，意望其卓出情量、迥脫蓋纏，則不孤負一生行腳也。切囑！切囑！

示文上座

自古迄今，這一著子，明如杲日，寬若太虛，無絲毫隱蔽，纔涉思惟，則白雲萬里。所以二祖得之，不往西天；玄沙得之，不出嶺；德山得之，見僧便棒；臨濟得之，見僧便喝；吾普明老人得之，孤峻二三十年，顛三倒四，而時人莫測。山僧親遭毒手得來，今十載矣，然無一日不挂肝嘗膽也。且道山僧為甚麼事？思之，思之。

示敏上座

欲明恁麼事，須是恁麼人；若是恁麼人，何愁恁麼事？昔臨濟大師建立四料揀、四賓主、四照用、三玄、三要等，令人一一明了、一一透脫，方能得自由分，可以自利利他，隨處作主、遇緣即宗，如獅子遊行不求伴侶、壯士展臂不借他力。淮安敏上座不遠千里參侍山僧已半載矣，今辭去，且要山僧鼓粥飯氣。山僧有時恁麼、有時不恁麼，有時不恁麼中卻恁麼、有時恁麼中卻不恁麼，汝可知之？更有一句，他日為汝說破。

示智上座

諸佛出世，祖師西來，為渡迷津，直指人人本有，不從外得，亦無一法可傳授於人。若謂有法可傳授，是外道法，非正法也。所以古德云：「若以實法繫綴人，土亦消不得。」山僧這裏與先聖不別，

亦無實法與人，亦無迷津可渡。且道佛祖既無法與人，將甚麼為直指渡迷津耶？咄！癡子面前切莫說夢。

示豐上座

末法垂秋，古風掃地，余嘗思老趙州之遺蹤，自住金明十載，孤冷時流驗盡。茲祖巖上座，維揚人也，有志於道，前歲八月至，雖參諸方有年，尚未肯休歇，余時扣叱之。忽一日，呈行腳稿，余目之曰：「你到處有許多絡索，因甚到這裏一點也無？」答云：「不須錦上鋪花。」余云：「漏逗，漏逗。」渠即禮拜。余喜其老成，遂書偈曰：獅子叢中驗克家，生擒活捉絕周遮，末梢一句無多喝，慧命懸懸露爪牙。

徽州汪朝奉子瑜乞示

甲午秋，山僧過峽石田道耕齋頭，古上座率子瑜汪居士參請，堅志苦心備呈所解，乞示法語，山僧迫不得已，為汝葛藤一上。夫參禪要訣貴在猛捷，大丈夫若於此事信得及、認得真，一刀兩斷、千了百當，那有許多禪道佛法商量？今日三、明日四，依依稀稀，若信、若不信，總為戲論，何能得自由分？先聖一切語言皆藥病相治，豈有實法與人耶？如云：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且道他意在於何？無過為人抽釘楔、解粘縛也。子瑜居士留心此道二三十年，不為於般若無緣，但當時被邪魔中毒深遠，一時卒未能撇得閨閣中物耳，卻把種種纏縛二境所牽打作兩橛不能了斷，較之鹵莽承當實雲泥矣，然亦不得死執影子絡索自苦。山僧要居士將從前所有之物盡情撇下冷地裏，看看是個什麼意旨？若了得去，那怕甕中走鱉。果得自由田地，山僧為汝助喜何如？

與施約菴居士

余與居士機契夙昔因緣，而患祖道之微，力挽真風一十四載，此實乘願再來，非同小遇。時義不容隱，特授以老人杖子，為末法宗眼。偈曰：傑出古人風，昂然勢莫窮。本無言語道，縱奪為流通。

師見元卓日持經咒拈示

看經須透旨，持咒要明心。咒心不明故，日持總無益；經旨不透故，縱看亦枉然。經旨果能透，牛皮也須穿；咒心豁爾明，雲山別一天。不見道：「海底泥牛啣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若也會得其中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好喫老僧一日三頓拳。不然，逗到臘月三十日，閻羅老子與汝打算飯錢，莫道不言。

示禪人

一度相看一度了，法法頭頭勿草草。弔月吟松我不能，拋綸擲釣何可曉。自知沒用日閒閒，那管諸方風浩浩。禪人若肯伴寂寥，佛法身心俱靠倒。俱靠倒，珊瑚枝上目杲杲。

書問

與葵石朱郡伯

昨承過晤，惓惓為道，貧衲不勝欣躍。向曹秋嶽居士屢頌老居士大有根器，要貧衲與居士眉毛撕結，究明箇事，為法門之柱石。貧衲素蓄於懷，昨得詢及工夫，承備述留心，乃云：無門可入。貧衲云：喚什麼作門？居士於此悟得，便是入門處，更無異路。又聞日課經咒及諸務作障，若以貧衲觀老居士根器不凡，固當直捷提持，猶如金剛王寶劍，一切斬斷，自能隨處解脫，何有一物為障哉？且喜近聞有人與居士盤桓甚善，但不宜泥於文字，增益解路，閉塞悟門，必須屏絕塵緣，看即今自己安身立命處，念茲在茲，久久純熟，忽然囫地一聲，得大自由，得大安樂，為近世士大夫之光明幢，是貧衲之所願耳。

與福建普明思達監院

禪流沿習，時風不古，老朽痛念於斯，因病體深愧不能還山，然無一日不在紫雲峰頂也。每懷吾姪苦守多年，真見歲寒松柏，設若獅蟲魔種，不顧先聖遺範，竟將常住物為己有，早變了也。去冬得吾素穎上座歸，細述顛末，益見吾姪堅操苦行，自不被邪魅所惑耳。老朽本欲還山，與諸姪相商個事，奈有常住脩造，卒未遂願，特命素上座主之。萬祈吾姪痛念祖父道場，更為輔弼，成就法窟，永護主持，法門忠孝，盡始盡終，而吾姪斷斷乎不可離此山也。切囑，切囑。外祖衣一頂，汝師所遺，前歲秀雲送至金明，老朽意俟一人

杳絕影響，今與素上座帶歸普明供養，不致匪人竊負矣。其藏經語錄板，時當揀點，不令散失，山門幸甚，餘不盡言。

與一和尚

己亥十月廿一日，妙峰到金明，知吾先師道場實賴思達姪苦守，以俟吾弟兄入山之切。近來想其歲久情疲，乃有傍觀之隙，又得吾妙峰聞之，頓起悲痛之思，不辭數千里險崖之峻，又至陡門遭擄罄劫，雖則赤體歸家，喜其恬然絕無難色，可謂法門忠孝，良有以也。然某極欲過嶺，奈諸病絆身，不克遂願，惟望吾師弟不吝慈悲，為法道故，非惟與先師法席重光，亦俾妙峰一番苦心及閩中諸姪有賴矣。某稽首江干，臨風把臂為贐耳。

與項牧公別駕(法名真本)

昨談有公案未透，過在胸次有物，快將萬緣放下，與朽盤桓，嚼鐵丸，飲洋銅過日子。其鐵酸餡、金剛圈、栗棘蓬，無不百雜碎矣，何更許他囫圇吞個棗耶？但辦肯心，必不相賺。無慮！無慮！

又

佛祖之道誠非細事，真大丈夫方能擔荷也。觀居士為道殷勤，不棄寂寥，常至蠡湖刻究此事，可謂智過諸方矣。前日因緣，你居士近日何如病朽？昨遣侍者來看，為甚你居士不在家中？速道！速道！

復田道耕居士病中

維摩居士以疾而臥，五祖以瘧喻示人，不意居士又落此圈闖也。適讀來翰，以知足力未佳，望當更宜珍惜，為法自愛。病中十詠，閱之頗佳，亦可消遣耳。承惠，謝謝。

復周蓮齋(法名真潔)

節讀來教，已知為道殷殷，所和蜜蜂頌頗佳，中有不到處，過在錯用心耳。如教有云：昨蒙和尚以本分事錐箚，奈某雖究心有年，日在影響裏未能囚地一聲，所以極力欲道道不著之語，深見居士虛心請益。然貧衲不欲與改正者，正要居士用一番真實苦心參究那個蜂子，忽得一箚，冷汗通身，自知痛癢徹頭徹尾，豈不慶快平生也哉？

介菴進禪師語錄卷八

住嘉興先福寺嗣法門人真化等編

偈頌

五言律

贈張恒所醫士

曾受醫王囑，深棲桃杏林。千般枯草料，一片活人心。指下定生死，機先按古今。丹爐煮明月，赤土變黃金。

哭鴛湖先師

法門何不幸，大廈忽然催。落月誰能挽，遺風莫可追。憶恩深痛切，睹蹟轉傷悲。令予失依怙，翻思沒一詞。

和無趣老人參禪偈三首

參禪覓玄要，終不明妙道。拋卻自家珍，更向外邊討。頭頭意地行，物物胸襟擾。何日歇狂心，當下一時了。
參禪莫執坐，隨事忙閒做，處處盡生機，法法皆顯露。使得十二時，盤旋八角磨，日用不留心，驢年也弗悟。
參禪真妙訣，只要話頭徹。莫謂佛祖疑，貴在生死切。等閒一覷破，稱錘元是鐵。撒手上高山，踏破澄潭月。

壬寅夏送主峰都寺歸淮

立事須當早，為人貴老成，謙光深有益，養德重無爭。揭起頂門蓋，露出鬼眼睛，此日炎炎地，途中仔細行。

端午

日日是佳節，頭頭現本光。不知榴火熱，便覺艾心涼。煮石堪為供，烹泉聊作漿。山中無監曆，勝世有端陽。

癸卯八月示羅子先居士五秩(法名真性)

真性起天命，心靈蚤已知。謙光無以尚，隱德莫能施。蟾桂愈聞遠，幽蘭益見奇。淨居香滿座，頑石展雙眉。

訪黃坡蔡子穀居士

清秋動野思，撥棹訪君廬。路僻驚鷗問，山遙破浪舒。盡溪觀古致，就燭讀新書。令我幽齋榻，烹珍帶月茹。

春日即事簡埽菴譚司業

春晴鳥語碎，雲淡露天涯。盤礴松門古，茆茨竹逕賒。山寒苔裹石，林暖蝶穿花。不覺思樵路，經行日易斜。

五言絕句

金明古蹟六詠

檇李亭

檇李傳誰氏，溪頭更立亭，自堪香味別，千載憶枯櫺。

范蠡湖

泓水何清澈，名賢尚隱蹤，傾心時鼓棹，栩栩越仁風。

天封室

腐楹重整立，闢土露針錐，碑砌茆簷下，真風未易窺。

一擊軒

竹密餘蒼翠，乘軒事可追，帚邊聞一擊，不失兩行眉。

獅窟

蝸涎成古篆，空谷賴殘顏，叢樹參天碧，曾無毛異還。

龍潭

珠吐危樓畔，波騰雉堞陰，臨淵情未已，風冷動幽吟。

示徒

學道本無難，知羞心自安，莫將輕放過，徒取面紅看。

又

識得知非處，偷心何所安？頭頭皆是道，玉石不相瞞。

夏日口占

赤日炙耕牛，田衣挂樹頭，蓬門常不掩，竹室冷如秋。

示乞食

敲出虛空骨，結取世外緣，缽盂開口笑，個個要周全。

天巖

天生巖自高，峻嶒莫可上，我獨杖其頂，群峰悉相向。

東巖

東巖尤且孤，突兀依山戶，常被老僧嫌，推窗日輪午。

警策

佛法本無多，因循便錯過，六根俱顯現，觸處別無他。

又

急急莫蹉跎，光陰倏忽過，憶時小兒戲，今又白頭何。

心空及第

虛空撲落盡，渠儂總不知，豁開頂門眼，露出珊瑚枝。

本地風光

笑傲日悠悠，從來絕外求，經行及坐臥，何處不風流。

現成受用

耳朵兩片皮，牙齒一具骨，熟睡到天明，洗面摸著鼻。

漁

釣盡寒江月，披蓑煙雨深，錦鱗纔入手，不是等閒吟。

樵

慣入虎狼穴，梯雲樵轉幽，只知泉石伴，那識有王侯。

耕

翻轉劫前田，生涯到處全，倦來無別事，放倒钁頭眠。

牧

放下鞭繩了，牛兒方始淳，一腔短笛後，驟過綠楊濱。

湖上步月

皎皎無倫匹，湖頭深夜行，橘皮猶未製，白水咽香清。

口占

瘦竹庭前勁，幽蘭石畔舒，明明西祖意，不會更何如。

聞人自欺，拈偈策之

明珠產老蚌，白藕出淤泥，清淺一湖水，遊魚何自迷？

除夕

兀坐卓然真，人間作故新，春雷連夜發，全露法王身。

移竹

喜爾操有節，亦且得虛心。自予親手植，慎初成茂林。

廛居即事

徑幽苔地滑，門靜竹風寒，車馬曾無跡，惟聞鳥語歡。

與世高上座

獅子窟中事，善哮吼者得，今得本無得，無得得亦得。

七言律

金明即事

范蠡湖頭影草枯，百城連落入清波，斷碑橫岸堆蒼蘚，截壁分煙挂紫蘿。盤曲杏松巢鶴瘦，凌空樓閣老僧多，扶笻笑看忘珠者，擬索池中五色螺。

壽石雨和尚

擬師之壽不尋常，何物堪能為比量？雲縱丹山看消長，風翻碧海探溫涼。虛凝浩蕩乾坤永，塵淨經綸日月長。演盡無生咸妙協，森羅齊拱法中王。

重陽送一初法弟住院次來韻

九日霜華特遞來，行行令我脫襟埃。多年室掩秦溪默，一旦光搖濮地開。麈尾乍揮黃落木，錐頭纔卓綠凝苔。喜君不棄連枝惡，永正淳風過狹垓。

答汪玉水居士還家韻

荒郊若個肯還家，舊業從先不屬賒，韻起墨花(閣名)驚昔夢，句生東雅(堂名)動人嗟。城煙斷處維摩默，巷月輝時顏子誇，豈似未歸流浪客，相攜林下草深遮。

廛居

偶爾從緣得敝廬，何期城市有山居。六窗扃碧塵煙淨，一戶常開車馬稀。接巷絃歌咸妙道，隔鄰雞犬總玄機。廛居莫謂無幽趣，黃獨深煨香又肥。

題雪牛

懶擎頭角隱林泉，徹骨冰姿絕影鞭。吼斷青山眠夜月，吸枯滄海臥晨煙。無心香草從他異，有意藍田疑自偏。漫道牧童收不得，一陂寒色倩人憐。

酬姚自先居士次來韻

廛居弘蔭勝青山，曲徑苔封野衲閒，折拄杖拋蠡水畔，破芒鞋挂雉城間。愛培疏竹影蕭寺，喜對喬松日啟關，兀坐蒲兮忘歲月，何期垂念道風還。

蠡湖放生

何緣舌味起貪饕，作盡傷心殺活燒。蠢蠢不知循業至，靈靈爭昧本因招。慈開死結三祇釋，悲放生冤萬劫消。快看飛潛縱林壑，自承恩處總逍遙。

答天游駱居士來韻(士之祖復齋公為車溪法門昆季)

祖業荒殘尚有墉，七穿八穴顯真宗。野翁曾示青緇讖，趣老剛遺車復蹤。澗底水狂猿弄月，嶺頭雲淨鶴鳴松。蠡湖獨坐無聊賴，何幸知音一擊鐘。

示法燈祖印祝髮

一入緇門喚作僧，形骸[拚-厶+去]捨好拳膺，離塵須要離生滅，斷髮還當斷愛憎。微細威儀宜謹慎，幽玄妙道莫粗矜，從今刻志超前轍，擱破皮燈即法燈。
割愛辭親到我林，勤行行業要純諶。偷心死盡方堪指，惡習全除始可箴。印破虛空為祖印，心融塵垢是真心。一朝僧相非輕易，猶入紅爐百煉金。

壬辰春與埽菴譚司業話舊拈贈

先師底事灼然彰，舊案拈來意更長，著作堂前輝化日，普明寺畔雨秋香。一溪煙水人難測，滿苑光風劍不藏，愧我匪才成懶癖，幸逢佛法有金湯。

壽文節法師并賀重建真如寶塔

行藏六十絕偏圓，獨步高風鴛水邊。慈影已彰忻草木，法音恒震利人天。香飄蔗蔔千秋業，花擁真如百世緣。一段春光鋪地錦，長年此日更鮮妍。

壬辰夏贈海鹽觀周徐居士用費隱和尚韻

先聖儀容固可涼，潛行密用賺諸方，見超今古人難測，道絕形名不易量。生滅未忘情自異，盛衰才論實堪傷，可憐滿地滔滔者，帶累毘耶愁斷腸。

次韻酬仲璘徐居士

慧華香噴出林前，透石穿雲非小緣。海上揭開春暮月，齋頭全露夏初天。珠回玉轉忘情用，武緯文經不昧傳。轟地一聲雙眼碧，驅邪還幸握金鞭。

天池退院酬澹菴潘居士韻

春雲冉冉揭巖扉，卉木樅然隔世非。新月帶梅扶嶽出，晚霞和鷺泛湖歸。明堂文質來清韻，古殿幽閒照紫微。幾度光臨愧何似，素風搖竹步依稀。

壬辰冬，同右文、摩雲、子先、新在、眾文學居士過隱川，插草即事。

病骨扶橈度隱川，風霜凜冽亦堪憐。短蓑纔褂桑枝上，破笠剛懸鋤影邊。一個瓦鐺烹隴月，半間茆舍拾蘆煙。自來只為荒田地，博飯謳歌答眾賢。

示舒中上人入閩用韻

子為何事入禾西？幾度擔囊扣我扉，棒下知歸猶是鈍，言中領會未堪齊。若能爆地一聲斷，始可乘風千里棲，莫謂山居便無作，也須相喚食莖蘆。

癸巳春子先昆季請觀梅拈贈

每對清姿便解愁，秖因春色有根由。雙雙共氣情真異，朵朵連枝意自幽。碧榦光搖擎麗日，玉葩韻競醒昏眸。芬芳庭際誰知己，疏影橫斜香噴樓。

答吳秀才來韻

兩度霜風撲面傾，殘林若處脫然清。危樓破格披煙露，老幹扶疏帶月擎。就局門舒人氣爽，通津路滑浪波平。滿庭黃葉天成現，一鑒高明非色聲。

回院自慨

揭開古蹟示初因，力挽頹風已九春。自喜陳綱彰有目，卻悲荒院繼無人。少林面壁尋知己，船子拋綸為錦鱗。肝膽一時俱裂破，陶朱公里石頭蹲。

秋日口占

城市山林幽且靜，蓬門永晝掩芳菲。喬松未許閒禽宿，勺水頻添赤鯉飛。石塌蟲吟蘭萼秀，竹窗風淡荁蔬肥。草堂獨坐日當午，自剪煙霞補毳衣。

甲午春喜遠門禪師見謁拈贈

憶昔福城宛不同，誠如私意出群雄。吸乾滄海燈燈燄，踏斷煙霞脈脈通。洞濟激揚光化日，主賓互換振家風。欲言嬾癖衷腸事，盡在相看一笑中。

示卜右文居士五十

疇昔經綸翰史功，今朝更不與前同。陶然半百知天命，呱地全彰繼祖風。無影樹頭雲挂彩，不萌枝上日初紅。湖邊滿座輝珠玉，

笑看丹青入畫中。

自述

自知髭白起腮邊，惹得空花笑大千。懶向滄浪探珠玉，老來廛市守山川。家風孤冷渾忘歲，祖席重輝亦待年。人事不關搔首處，滿林松竹鎖寒煙。

詠梅

素心冷澹越精神，逸世孤風不異真，瘦骨櫺櫺扶皓月，清臞落落出紅塵。香飄斷碣驚殘夢，韻起空山惱亂人，自笑煙霞千嶂外，一枝獨占 上林春。(梅下有蜂頌碑。)

贈蔡子穀居士用來韻

潦倒弘深護法王，高林絕巘莫遮藏，赤心布地雲門子，瘦骨擎天金粟香。拼命驅邪驚閃電，橫身扶正凜冰霜，誰知具有無欺眼，共助金明破院涼。

金明佛閣雪月燈次古韻三首

若處林亭一夜無，寒光燦燦是銀壺，纔思古德盆成句，又睹楊岐床滿珠。勢壓萬煙排玉嶂，平鋪千澗遶冰湖，樓頭興起誰能共？六出翻飛擊野鳧。

一燈懸起黑雲無，四壁輝煌映寶壺，光徹昏衢彰斷喝，影垂暗室露真珠。鰲山人佛陶朱里，火樹天仙范蠡湖，此夜一期千古勝，光明炤曜宿蘆鳧。

夜閣塵囂闃寂無，嬋娟窈窕出晶壺。楹簷繞砌連城壁，林卉均嵌耀乘珠。遍布靈山標月指，潛光繡水浸天湖。憑欄自喜披衾翫，長嘯一聲驚起鳧。

丁酉春朱欽臣居士請看梅即事

裴西古苑展丰神，物物陳前致趣真。巖畔步來無俗客，溪邊訪得總幽人。寒香縹緲渾鋪雪，疏影徘徊絕點塵。竟日書齋談道話，更聞枝上鳥爭春。

贈徐完愚居士五十(法名真果)

樅然佳景好徜徉，更有奇觀不我藏，鴛水渡頭輝寶日，鶴洲林外駛仙檣。漁歌時聽臨崖草，埜色遙看隔岸芳，莫道懶傭無物贈，卻將閒事作商量。

羅子先居士請看梅即事

丰標挺勁轉精神，一度相看一度真。兩樹交加藏達士，半庭俛仰可畸人。美哉見色非千色，羨爾居塵不是塵。排榻坐來時供茗，暗香浮動石頭春。

答三宜和尚(時講《法華經》)

法苑凋零賴有人，寒巖煦日展陽春。雲門堂奧恢猶古，長水波濤翻更新。斂鍔吹毛全殺活，高懸毒鼓絕疏親。何當陋室飄香至，一朵青蓮映水濱。

施約菴居士五十

二月風光特地新，知非蚤已卓然真。浮華力挽行藏古，樸素堪垂節操淳。法苑金湯聲歷歷，儒林砥柱色璘璘。更持一脈維摩旨，桃實分香海嶽春。

戊戌夏住敬畏菴步周居士韻

百城環座一殘林，古佛家風不用尋，糲食充腸聊展缽，惡衣遮體恰無心。未聞瓜熟論甜苦，那探渠成別淺深？自喜春山秋水處，殊非知有莫知音。

戊戌臘日回院見庭梅被殘示眾

久植空庭望蔚然，何期運歉病堪憐。枝殘還有新條發，榦老寧無瘦玉鮮。澹泊韻敲情更惜，蕭疏風冷骨猶堅。斷碑埜叟時同晤，不覺仰噓月到椽。

即事示徒

寂寞山中事可嘉，肯將真實博虛華？蜃樓易得人情悅，蝸屋難逢智士家。廿載寒暄親試隱，千年風月若為嗟？如松之操誠然別，得到湖頭且喫茶。

己亥秋壽譚司業七秩

纔聞芳桂擬何知，剛憶東君初度時。香韻不踰方自樂，風清所欲恰神怡。毫端瀉出碧天氣，研底挨開明月池。鄙野總無羊犬贈，聊呈隻手笑鴟夷。

元旦雞聲二首(陸元度文學請)

獨占 元聲莫可爭，轟然由此發機生。詎因德感驚人夢，猶且靈鳴醒物情。宿草啣恩酬未足，臨風披意語初呈。朱翁絕唱聞堪頌，音韻還應仔細評。
且喜年朝鼓翅鳴，信乎德備起群英。自聞臘至承君放，始覺春回賀聖明。慈轉殺機因莫重，仁離庖慘得非輕。最初一句誰能和，試聽窗禽答太平。

慨時

嗟見秋林鮮老成，不求妙悟不求精，金剛衣底何曾煉？寶鏡塵中孰為明？著意閒花違法式，無心炤燭逐風情，最憐一等飄零者，鐵棒臨頭作麼生？

癸卯春送主峰首座重整三塔寺

慨古悲今必自強，行難行事始相當，奮回法社風塵地，力整僧堂戎馬場。一語維持山鎮永，八荒傾動日遍長，龍淵幸爾重拈起，糞火堆中道更香。

禱雨戒殺

禱之久矣復何詞，慘酷聲號誰反思？樂意觸神招大旱，縱心殘物誤非時。燒枯業海慈龍現，炙倒情山悲雨施。願得世間存少愧，莫愁無雨不生菜。

廛居

一等山居出市廛，豈圖大隱作生緣。種瓜得荳引溪上，刈草成蔬傍屋邊。飯後欲茶閒掃葉，課前排榻謾垂簾。更看明月來窗白，鈍钁高懸取用便。

示耕即事

丙申仲夏，予解蠡湖院事，抵隱川，示耕尋月，挂笠枕流，頗有村居之興。旦暮朧間，翛然獨步，不覺咿唔。偶成十二章，非為騷人捧腹，特以舉似耕耨，不孤道行云爾。

村居莫道少相資，物物分明不我欺。百合香芬桑底玉，日葵花放隴頭姿。螻鳴壏[土*(天/韭)]開心眼，蛙鼓池塘醒夢岐。自得個中真境趣，何勞數墨透牛皮。

盤曲桑蹊儘可資，黃花翠竹總無欺。插鍬處露祖師意，剗草時揚古佛姿。牧笛風吹賡別調，樹標月影接多岐。茫茫未解村居事，徒使人開兩片皮。

落落生涯為我資，色空明暗詎相欺？三間茆舍超塵境，數畝荒丘產玉姿。栗棘蓬中無鱉鼻，平原地上有驚岐，但拈鈍钁耕雲石，莫管叢林分髓皮。

籬編木槿本無資，成現拈提絕自欺。處處犁風牛顯跡，村村梅雨地生姿。窗前林鳥偷園果，檻外行舟問水岐。博飯栽田真受用，爛泥刺破腳頭皮。

半衲襤褸滿缽資，繩床土凳有何欺？泥垣蜂砌玲瓏壁，甕牖花穿瑪瑙姿。百艸頭邊宣妙偈，一竿影上指訛岐；誰知王老無情思？挈挈東村鐵面皮。

蝸廬活計不多資，鈍钁橫拈驀地欺，秕稗直教畬斷種，荊榛那許岸萌姿？恒翁曾示慚知義，沮溺嘗芸羞問岐，緇素一般歸耨處，幾能著眼脫毛皮？

大幻人間非幻資，獨憐於愛憎猶欺，桃谿日照翻紅雨，荻浦風清捲綠姿。地臼舂梁留故客，荳掤排榻展新岐，相忘抑有不如意，水浸黃麻爛骨皮。

埜僻荒陬莫解資，滿川風月若為欺，良苗莠去爭先翠，異卉栽來越外姿。塍小接溪橋過柳，村深連市駕無岐，攜詩車水憑欄詠，更打癡蠅鐵嘴皮。

道從本立盡生資，纔見安閒便有欺。時雨失栽禾欠美，晴空怠刈荳無姿。屋邊蛛網重重布，場畔蚯泥岌岌岐。一自入鄉行化後，山清水綠快人皮。

挂笠軒前頗有資，何須他處覓緣欺。破砂盆貯隱川水，無底籃盛美石姿。爛煮瓜蔬懷抱甕，香吹芽茗點疑岐。更看遶燕喃喃語，

一種生機非地皮。
道業森森何所資，及時幹辦始無欺。蟬啼落日犁輕病，鵲噪歸林耙瘦姿。遍地蚊雷尋血漢，一溪螢火照昏岐。休云白飯難充口，愧殺通身換肉皮。
連宵雨足啟晴資，造化生靈信弗欺。一片嫩禾青倍色，半灣新月碧添姿。舟移岸上萍填洫，魚躍田中水沒岐。且喜桑陰堪晚眺，落霞飛處影皮皮。

新霽

喜逢新霽起村隈，茅舍家私盡打開。折拄杖挑川上草，破蒲團晒隴邊梅。窗掀素練飄玄路，衣洗清風颺綠苔。更看佳禽惜毛羽，樹頭飛去又飛來。

古體

和南明師翁十究竟

究竟身，四大繇來非假真，萬象之中剛獨露，堅密維持正法門。
究竟心，泥團打破絕纖塵，仔細看來無所用，普天匝地是何人？
究竟事，日暖月涼皆分處，鳥啼花笑各呈奇，物物頭頭只這是。
究竟理，穿山透石何堪舉，等閒踏斷那鄉關，東土西天通故里。
究竟生，萬般緣起不無根，庭前花景非同夢，白髮嬰兒即古今。
究竟老，磨盡春秋豈曰小，時攜竹杖坐當軒，驀示兒孫問家寶。
究竟病，覓他起處渾無分，假饒攢簇不得底，爭似苕溪行正令。
究竟死，藤枯樹倒原何始，當知觸目是菩提，富貴貧窮幾如此。
究竟苦，幸然灶裏有煙火，端的不在黃連枝，如喪考妣曹山墮。
究竟樂，赤腳波斯戴雙角，相逢好笑又驚人，萬慮千酬惟一錯。

和達觀大師夜行偈

晝夜經行時，自能步步起。前步不及地，後步又摧起。後步若不動，前步如何起？前後不相及，騰騰起不已。以此諦觀之，足何嘗履地。足既不履地，空水乃可履。空水既可履，說甚神通具？

破衲歌

蠡水家私無別物，剛剛只剩破直裰。通身細碎費成文，受用無窮何可說。這皮袋，沒遮蓋，破補襴殘無內外。零零落落好風流，一顆圓明終不壞。領尚無，寧有帶，繩牽線結驢駝載。穿來那論重七觔，披向人前真可怪。此毛衣，何堪賣，這般滯貨有人愛。皮穿骨露許誰知，東擲西拋始是快。風又吹，日又晒，佳賓懶顧誠瀟灑。等閒為褥更為氈，糞掃堆頭償夙債。識因果，知利害，針線不牢若有代。任他笑我太癡憨，隨地飄搖無罣礙。寒暑來，實是賴，出入山林光體泰。常將篾束住巖隈，衲衣下事恒不昧。仔細看，絕無對，錦繡伽黎豈同類。襤褸褸褸總堪憐，非聖非凡觀自在。阿呵呵，眇眇乾坤雲靄靄。

苦雨歌

春風春雨竟忘日，隤落椽檐滿地濕，可憐敗屋轉離披，東拄西撐誰為葺？足踏地，頭頂笠，舉意欲行還復入，倦來忽聽數聲鳩，瞠眼煙雲忙習習。無限春光風雨過，贏得溪濤洶湧急。掩柴門，幸無客，這般蟲豸 為標格。綠樹陰依折腳床，筍芽穿破梅苔石，偶拈禿筆胡亂揮，分明個字難書擲。難書擲，笑倒虛空暗裏藏，擬欲參詳霄壤隔。

知足歌和子蕃朱居士韻

物我無殊真自足，隨之順逆非同碌，翛然個裏一壺天，舉世幾能獲此福？等閒事事賣肝腸，猛虎何曾食子肉？歲月消磨沒短長，山中卻有松花祿。體上煙霞雲霧衣，豁開獨露頂[寧*頁]目，石女垂垂髮似絲，圖畫虛空偶成幅。逍遙世外非人間，豕鹿同行復同宿，這段風光本自然，從緣恰寓破落屋。破落屋，風雨承渠覆，几案絕香塵，剛懸一祖軸。日常無別者，置卷懶翻讀，相逢相喚喫杯茶，那管浮沉榮與辱？

手卷

卷舒皆自在，橫放總悠然。佛祖從渠轉，流芳萬古傳。

芒鞋

鼻孔遼天，耳門卓朔。踏斷塵寰，高挂壁落。

斗笠

超然一道具，無物可同儔。每每蔽風雨，常常掩日頭。

竹杖

天姿挺特，節操迥出，扶傾輔危，機用莫測。

縛帚

客來訪懶叟，面垢三五斗。住院已經年，無錢置苕帚。樹葉風卷堆，塵沙時疾走。家親但覺貧，那解當處有。籬傍足生緣，拈起便哮吼。誰謂般若體，未免墮窠臼。堪笑老趙州，憐兒不覺醜。

過嚴灘弔子陵

釣臺巉嶮兮，千峰擁座；巖灘浪滾兮，一派清溪。迥絕功勳兮，名超列士；晦跡潛光兮，聲振古今。

數珠頌示人

顆顆圓活，眼眼通神。會得途中受用，不會且自規繩。

聞舉子先居士德行

至德不德，大行何行。偉哉偉哉，因邪打正。

次韻酬高五采文學

曾聞諸法從緣起，玉趾何期過蠡水。僧俗之交已有秋，羨君佳景無憂矣。攜笻話舊髮成斑，兒孫滿座真且喜。稱意逍遙秉燭遊，清池脩竹豈徒爾。楓葉霜華得幾時，人生百祀猶彈指。捧讀瑤篇自赧顏，恐負喬松蔭這裏。

介菴進禪師語錄卷九

嗣法門人真範寂曇行璸真源編

七言絕句

示當湖陸永侯文學(法名真修)

覿面提持四句偈，明明歷歷不曾藏，閒忙著眼看端的，山谷木樨香又香。

示鍾溪晉侯葉文學

一句時中密密參，從緣逆順自相便，驀然觸著寒毛豎，始信真宗別有傳。

喜願菴禪師過訪

苔封小徑絕塵囂，賺我同人破寂寥，話到水窮山盡處，舌尖端不動纖毫。

示折蠟梅

玉蕊霜花傍壁披，一枝橫亞最新奇，清香打動鄰家鼻，引得遊蜂不識時。

示子先羅居士

七日枅窮非等閒，羨君聊識面門斑。更須會取祖師意，莫向人前道易難。

懷餘杭余棲雲居士(曾參南明師翁於雙徑)

雙徑因緣羨未忘，尋源徐步冷山房。不嫌懶僻時相候，又入雲深插草揚。

寄朱清遠居士

幾度荒居意不堪，松山頓闢擬茆庵。雖然未遂君嘉志，亦可將題作指南。

慰約菴施居士病中

好肉生瘡少有胎，通身痛癢出頭來，血膿膿地親殃及，莫怪當年流毒材。

偶成

幽勝不離當處有，市廛古寺即山居。成群松鼠偷瓜荳，拍手不回加兩噓。

示瞽者舂米

慣舂老米足堪誇，椎下分明是當家，糙白不將雙眼驗，唯憑赤手作生涯。

出閩題江郎石

江郎三片絕囊藏，何代安名亙古揚。插入太虛星斗落，清暘雲霧總風光。

和陽明先生良知韻

剔起殘燈午夜時，巖阿冷暖自家知。自知不向他人說，知與無知是阿誰。
知與無知是阿誰，天池月色幾人知。莫將光影認為是，只管區區向外為。

酬右文卜居士(法名真仁)

情塵覷破密參玄，奕世金湯蠡水邊，慚愧僧家無可報，披毛帶角被人牽。

酬欽臣朱居士

阿誰多口遞裴西，且喜知音不我欺。雪裏桂香須委悉，幾翻覿面已全提。

摩雲周居士乞和放生偈([車*度]轢居士韻)

溝渠爭識江湖闊，慚愧古人徒折攝。飛潛乞命略拈提，各各試看是何物。
末劫眾生恣迂闊，貪饕殺味無拘攝。佛祖洪開解脫門，急須跳出釜中物。

酬中瓚施居士募醬

那事明明不露文，一湖鴛水一湖雲。三年鹽醬承君力，沾著唇皮箇箇欣。

拽磨

磨輪轉處洩天機，手眼通身吼似雷。玉石總教成作粉，中心端不動纖微。

懷祖山福生二禪德

古今密行有人作，彼此皆施無緣慈。翻憶曹山危病處，煎湯送藥五更時。

示繡雪巨石

石頭巨細分明了，驢腳精麤見也麼？趁此早年強壯力，汝師公案莫蹉跎。

癸巳，曹太僕鑒躬居士過院，值余病中，勸飲陳皮湯，拈偈奉酬。

抱病荒廬誰起憂，幾經風雨涕寒流。高車何幸垂殘榻，一盞橘皮徹體休。

箏

放去收來一鷂箏，撩天撲地為誰生？雖然不食腥羶食，也使林間鳥鵲驚。

示獅吼孫

愚鈍也知忠烈後，破鐺須信舊家聲，忽然突出頂門眼，獅子吼時野干驚。

留宦維那

麤食敝衣堪禁足，危床土凳可安居。金明不是老興化，留擯分明意莫躇。

答徐敬可居士次放生偈韻

仁能大施放生湖，業債從前不較多，未釋箇中關捩子，明明開眼入湯鑊。
破寺傍通一蠡湖，古今賢達放生多。雖然池小堪容活，但願慈興出沸鑊。

丙申觀音誕日出山即事

飄然拽杖入深村，疊疊春光一個僧。自笑蠡湖成底事，驢腮馬額得人憎。

鷹

俊哉不打籬邊鵲，劈海擒麟霄漢飛。啗啄一聲狐兔盡，新羅又過鐵牛機。

因士持紙求示

白紙從來沒一字，云何要我更塗煤？病僧無力難拈筆，卻負當人捲玉回。

示磨粉炊糕

急急揩磨潔白心，鑊湯爐炭上親蒸。名模脫盡香甘美，好奉公婆也未曾。

掃鴛湖先師塔

昔日普明遭熱喝，今朝興善禮慈容，塔前松柏青青候，匝地光揚少室風。
笑不成兮哭不成，綠陰黯黯鳥嚶嚶。兒孫濟濟咸瞻仰，肯負單提折腳錨。

示眾

飽腹經行非分外，虛心請問是工夫。夜來八萬四千偈，不會依然在半途。

示羅子先四十

一聲囫地出胎時，兩手划划更有誰？不惑年來報恩處，因行驚起睡貓兒。

禮虎丘隆祖塔

咄哉睡虎擬何酬，賺殺兒孫笑不休，三拜更添遶一匝，山悠悠處水悠悠。

風鈴頌

一出紅爐便有聲，高懸樓閣轉光明。因風直示簷前事，未審何人聽得清。

讀易

形名未具孰為庖，一畫纔彰便落爻。底事明明人不薦，咬著嚼字夢中敲。

啟華嚴會齋單(雲壑禪人請)

重重嚴飾雜華林，童子來參意更深，托出滿盤咸妙供，好將阿字細沉吟。

火炮頌

錐箚曾經毒手來，靈機一竅頂門開。等閒觸著無明火，裂破虛空震九垓。

偶成

萬物盡從時節換，不知時節任誰行？空齋極目閒消遣，長嘯一聲天地清。

夏日面水

一杓清泉堪自足，通身受用無窮福。枕簟蓆椅俱抹過，尚餘惡水好灌菊。

慨古

笊籬撈盡千秋月，糞火煨空萬古雲。近看大都皆滯貨，奚嫌黃葉亂紛紜。

翫月

芒鞋踏破千山月，拄杖伶丁唱妙訣。木人撫掌笑呵呵，石虎咆哮跳出穴。

示徒息諍二首

理深何必形聲色，見淺徒勞論是非。謾道老僧無料理，一條白棒活人機。
但得境閒渾是道，莫愁濁世有邪魔。消歸自己皆堪用，不必尋求過與他。

即事

栽梅滌竹野人風，掃盡繁華眼界空。更有一般堪羨處，數聲幽鳥綠陰中。

示病中

痛痒於身便謂災，那知罪福不無胎。快將毒藥還醫毒，膿血盡時好肉來。

贈斷愚姪掩關

吾孤汝負不須陳，三應三呼定有因。總是老婆心甚切，管教槌破鐵崑崙。

示雪宗悅眾

莫將命蹇便自屈，妍醜皆從密行修。若具趙州清白眼，騰蛇改格未為憂。

贈金居士送子出家

裴君送子有多偈，公送云何無一言？夜宿隱川看新月，層層花影到窗前。
決當行此勿因循，報佛祖恩一句陳。千古英名留後望，莫教錯過太平春。

酬文節法師過訪

象駕何期過隱川，重重鋪錦菜花天。慚余蓬室無相接，一盞蒿湯桑隴邊。

周摩雲居士求偈

隱川室裏留君宿，敬畏堂中示再參，舉手低頭頻顧語，莫云無法為人嫌。

無禪帳即事

水國蚊雷觜如鐵，赤肉團邊咂鮮血。誰能於此契生緣，歷劫無明當下徹。

喜劍安法姪禪師即事

本色住山非染造，為憐塵世覺心寒。和煙入水超方便，明月蘆花孰解看。

示東巖上座

九上三登未是親，一言契入始為真。從今收拾瓢囊也，他日分明舉示人。

立冬即事

敝衣重補足遮寒，日臥閒雲敗屋寬。黃菊數枝喬木下，飄飄落葉許誰看。

勸斷愚法姪啟關

凋林欲挽正斯時，何必拘拘俟滿期？放出從前真面目，移風易俗好施為。

冬至

曉雞纔報一陽生，凜凜霜天梅蕊擎。舊案日新輝宇宙，焚香撥火不虛行。

示項牧公別駕(法名真本)

維摩之疾好承當，痛處何妨炙艾瘡。眼正心光扶祖道，任教烏兔起滄桑。

示古巖知客

金明寺裏鉗錘處，范蠡湖邊赤骨肩，但辦肯心追古哲，不須巖外更栽蓮。

除夕

一爐猛火度殘庚，豈與諸方鬥富行？茶罷各歸寮舍煖，現成公案到新正。

入新方丈酬曹秋嶽司農

無知老衲累秋翁，明暗相參兩眼紅。居易昔年遺十笏，又承新整定西東。

示範維那

鼻孔撩天意可投，叢林踏遍已知休，從斯放下身心後，蠡水風清款款酬。

自娛

幻住不須頻計較，隨緣放曠得安然，任他為佛為官去，我只破廬枕石眠。

答曹秋嶽司農

五百年前未了因，深埋塵土得無親。曾思坡老完經事，此案重圓須舊人。

寄禪人

三頓因緣不用猜，當機只貴眼睛開，金明不是閒饒舌，鈍斧重拈期再來。

示陸緣度居士(法名真慧)

靈鷲峰頭一點因，自來蠡水日相親，而今既得本來面，萬紫千紅不是春。

示淨名雪子上座

末法垂秋正此宜，莫嫌窮谷少人知，脊梁硬豎半撐拄，自有香風撲鼻時。

贈羅又先文學

武略文經非偶然，家聲祖父又爭先，筆花滿案咸珠玉，且喜高標不浪傳。

上元和無際祖師走馬燈(原韻附)

團團遊了又來遊，只為無人指路頭。歇卻心中三昧火，刀鎗人馬一時休。
一點無明遍界遊，只緣不識這毫頭，誰知盡力跳不出，息卻心中火便休。(示淨道新戒)。
人馬團團奮迅遊，英雄豪傑孰回頭？若能覷破影中事，好示傍觀歸去休。(示牧愚新戒)。

師垂語云：「時當酷暑，大地火燃，語默動靜，莫能逃其燎卻，汝等如何免得？」羅子先答云：「更嫌何處不風流？」師頷之，遂示以頌。

更嫌何處不風流，猶較炎威過一籌。未得個中三昧力，行人卻與路為讎。

壬寅春仲即事(有引)

禪林澹泊，素讓金明，此亦自甘外緣不務，況值歲歉，信施尤難。然喜眾皆孜孜為道，第愧無法供養，秖得豐儉隨家，寧獨篾束三條而已乎？
為法忘軀信不誣，充腸藜藿把屍扶，驀頭撞著庭前柏，肯放靈山老禿奴？

貧頌

參禪學道學先貧，徹底貧來道自親。果是赤貧渾是道，試看誰是赤貧人。

瓔珞粥

幾顆玉粒綴青薺，滿缽橫挑香更肥。翻憶荷衣松食輩，只憂無法不憂飢。

佛音尼在羅子先家作鞋次，忽聞樓板聲，有省。居士即開空室，勘驗機緣呈師。師以古德接尼悟道頌韻示之。

大似吳山老禿奴，權開空室接師姑。果能不負孃生面，自出群中一丈夫。

示夢菴書記

離鉤三寸子須道，相逢慎勿妄盤桓。頭頭公案雖成現，漠漠煙霞仔細看。

示空有知浴

頓空諸有撈明月，誰灶無煙沒夜光？收得海中龍藏寶，翻身索價有人償。

過楞嚴弔紫柏大師

阿師半偈理更殘，始得叢林復壯觀。此日往來發長歎，抬眸又覺苦心寒。

示身雲法孫

柏山惡辣誰能近，汝獨相依事有年。言行無違成就汝，更加戮力絕狐涎。

示朗上人

最喜山禽不亂鳴，一時叫出一時聲。聲聲相喚誰能醒，面面青山面面青。

庚子八月朔旦為范大夫受戒偈引

大夫為金明伽藍，今受五戒已竟，此不忘靈山授記，誠非夢事。正如徑山之龍神，鶴林之米老。然大夫之為伽藍，又傑出矣。偈曰：

霸業垂成即泛舟，豈圖血肉念無休。從今受戒登壇後，永佐金明第一籌。

瓦

做得工夫成一片，方堪大冶煉身堅。莫嫌此是路傍土，偏向毘盧頂上眠。

樹燈偈示慧峰八十壽

一樹燈明亙古今，森森枝葉佛皆欽，當陽直示無偏黨，鑑地輝天意轉深。

示衍法華維那

試看誰能轉法華，念翁撩起事堪誇。何期子擬追蹤者，撇下湖邊也克家。

示佛心

火鑊鐵丸居常飯，刀山劍樹自家園。可能於此同棲止，始信壺中別有天。

示靈虛

虛而靈，寂而照，動靜施為有玄要。觸著金風徹骨涼，捧爐神卻翻茶銚。

示眾

桑陰盤曲路無石，雨後往來看腳下。擬議之時跌一交，莫道隱川苔地滑。

雨中向日葵示梵為

越出群芳不二天，狂風妒雨一心懸。任從日處重雲內，自向東西義莫遷。

種田

退步由來是上前，低頭覷破水中天。忽然插到退不去，撒手翻身跳上巔。

隱川即事

本自無心於富貴，清香滿院掃難開。白雲澹泞天空碧，燈盞無油明月來。
道人到此且開懷，今日無糧又有齋。鄰過筍籧穿曲徑，鳥啣紅柿落霜階。

示照先

兩度追隨入蠡湖，不離家舍在中途。於今直示還鄉去，繡雪香芬莫負孤。

示舜日杲法孫

舊案新翻喜有源，急須戮力報師恩。老僧親勘無憂矣，眉目分明嫡骨孫。

示寶如玉法孫

末季陵風孰仔肩，瓦瓢盛雪煮青天。春來又見兒孫事，一樹寒梅映水邊。

住敬畏庵示眾

慧命懸絲入隱川，那期舊話又新圓。兒孫殃及重拈出，夜半優曇火裏鮮。

曉窗即事書為羅子後又先叔姪

依依嫩綠雨初晴，兀坐曉窗鳥語清。且喜蘭馨真實境，道人風味不虛聲。

示周蓮齋居士遠過隱川(法名真潔)

為山泥壁我打牆，此事如何作較量？相見別無閒話會，拋槌歸院點蒿湯。

示羅居士捨地重脩建祖塔二首

祖塔穢污深可悲，者回不用問鑽龜。個中血脈無多子，嫡骨兒孫更有誰。
買地葬人非分外，孫承祖業豈胡猜。道人有地不須買，掘個深坑便好埋。

留文允言居士度夏(丁未)

毒暑飛蒸孰可逃，惟君與竹卻相饒。廬山舊面分明現，來向凄凄破寂寥。

示休巖壁法孫

沿流不斷要分明，卓出重函貴眼清，欲報汝師恩怨處，急須努力振家聲。

示耕十頌(并引)

余嘗示耕，此題立來已久，尚未拈出，恐多事耳。今有某某從侍殷勤，特以祖業為問，余但微笑，某乃至再，因出頌示之，彼且不嫌荒鄙，隨即賡和，洵知時節因緣，良有待也。舉似大方，獅子吼，野干鳴，請試簡看。

未耕

寥寥祖業不多爭，纔見田園蓁莽生。契券幸然明號段，惟人努力起家聲。

開荒

鈍钁橫拈入草叢，那論朝夕苦施工？荒丘若處都翻轉，一曲高歌日已紅。

下種

種子攜來絕妄傳，好平因地下機先。但能不失農時候，自有靈苗透水田。

灌水

一荊根苗慎勿枯，時將惡水長榮株，縱教垂實還須潤，未審農人會也無？

耘草

異卉靈苗一處陳，拈來須要別疏親。更加耘到無耘處，野色青青滿眼新。

刈實

試看良田稻正香，及時收拾好秋光。鐮刀拈起從頭刈，風捲煙霞墜地黃。

登場

風清月白滿肩挑，大擔收來路不遙。一總上堆隨日選，好留佳種接豐饒。

篩颺

曾將敲落積山中，淨穀還須入磨礱。無數糠秕傾颺盡，重篩白米奉姑翁。

上倉

驗盡精梁收上倉，顆顆圓淨此中藏。老儂印記重叮囑，珍重吾家克肖郎。

賑濟

忽憐飢餒苦何求，豈吝家私不我憂。一自打開無底藏，人人飽足我方休。

和普明牧牛頌

未牧

昂然頭角日咆哮，逐色隨聲路轉遙，無限春光渾不覺，何論觸處犯佳苗。

初調

狹路相逢驀鼻穿，繩頭緊把猛加鞭，一回入草一回拽，那許從前野性牽。

受制

一經苦制息橫馳，且把鞭繩款款隨，縱使綠楊溪上臥，眼瞠瞠地豈能疲？

回首

忽然識得便回頭，鞭影無加性自柔，漫道牧童為易事，手中繩子放還留。

馴伏

隨順從教這那邊，逢源左右得安然，試看步步春風裏，不費纖毫腕力牽。

無礙

人牛坐臥總如如，芳草坡中轉不拘，綠樹陰濃新雨後，數聲短笛樂餘餘。

任運

鞭繩撇下白雲中，踏斷山丘草正茸，幾度煙巒情未已，夕陽歸罷興還濃。

相忘

調餘無事沒偏中，那更有心分異同，誰道潘郎多快便，倒騎驢背過橋東。

獨炤

牛兒已喪赤身閒，懶說枯椿天地間，嘯月吟風雖足快，還須更透一層關。

雙泯

合水和泥絕影蹤，孤城山寺日當空，應知個裏真端的，幽鳥一聲花滿叢。

和宋天封佛慈禪師蜜蜂頌(有序)

予庚寅春移梅次，掘深土，得斷碑半截，洗閱蝌額，有天封佛慈禪師法語八字，下勒示語一篇，并蜜蜂頌五首，款識紹興已未長至日，華頂支離叟書遺祖照顏侍者。予乃恍然曰：此地五百年前事彌露矣。即置之法堂，及稽《燈傳》佛慈為圜悟嗣，又考真歇了塔銘，了曾祖照會中首眾，洵知二老出世，開法金明，非小緣也。適子穀蔡居士覷見，力請表揚，因述緣起，并勉賡和。順治乙未春，悟進識。

附原頌

千花蕊上刺香時，百草頭邊得意歸，一竅透穿通活路，遊絲無礙去來飛。

風光占盡作生涯，鬧合門前趁晚衙，君看不期而自信，兒孫整整世其家。

桶底遭君打脫時，從前活計頓拋離，超然不戀舊窠窟，空有層層釀蜜脾。

平生底事付風光，日暖花開個個忙，[祝/土]著等閑遭一箚，痛連心髓要承當。

老〇〇〇閉刳桐，向上仝參一竅通，禪者不須窺戶牖，針鋒箚著面皮紅。

類墮風光妙密機，紛紛鬧裏帶香歸，百千慧命同心接，不令而行翼翼飛。
同門出入各天涯，縱在途中不離衙，滿徑芳菲皆活計，翩然落草問君家。
驚天動地出窠時，義斷恩忘永別離，從此門庭雖各立，同風千里蜜生脾。
朝朝鼓翅弄晴光，拭露穿雲花底忙，劈面相逢無避處，一錐腦後痛心當。
從緣入得這空桐，透過窗櫺處處通，豐儉隨家同受用，江南三月落花紅。

再和

豁開戶牖蚤春時，覓得些些悄地歸，試看當軒人跡斷，高吟一曲百花飛。
沒生涯處忽生涯，出內翻飛聲震衙，就裏分明賓主定，何勞更問我王家。
綿密針鋒點點時，恣探花落影離離，從教鐵面銅睛漢，觸著渾驚毒入脾。
春來若處逞風光，豈似花間蝶戀忙，奕世兒孫承大蔭，酬恩須要自擔當。
個裏藏鋒妙古桐，和光出入絕相通，盡知釀蜜成家業，不覺芳菲滿逕紅。

三和

百萬英靈簇擁時，獨拈花髓幾知歸，頭陀不禁輕遭箚，惱亂叢林千古飛。
光生漆桶足生涯，日暖花香大放衙，挨羽去來成底事，孰知福國裕民家。
正值移梅春仲時，钁頭邊遇老支離，盤桓徹底針鋒露，句句希聲暢蜜脾。
兩股花呈種種光，回途不是等閒忙，密移一步傾籌室，未許傍觀胡亂當。
纔揚眉目倩疏桐，不壞色香竅自通，萬丈華峰留不住，卻來檇李刺新紅。

介菴進禪師語錄卷十

嗣法門人真在、真覺、真性、真本編

疏引

募脩金明寺緣起

金明乃宋佛慈禪師道場，繼有賜紫淨惠大師鼎建千佛寶閣，開禧賜額，至明成化間，得祖昭大師重新，迄今又二百餘年矣。余於戊子仲夏，赴諸檀護之請，卓錫此地，亦不免理廢席於榛莽，整頹綱於荒陋。時有僧擬充脩造事，余但以古德住院偈止之，已經十三載，惟清冷逼人，禪侶往來，鮮能措足，比見山門愈圮，堂閣愈危，得無坐視之責乎？今蒙諸大護法矢心以脩葺見示，余不得不拈出以告眾善信，伏祈協力共襄，福有攸歸。偈曰：海月湖天境自寬，危堂破閣逼人寒，要新此個舊公案，信手揮來直下看。

乞脩造偈引

隱川大慈庵，乃金明寺之故地，去濮溪二里許，有勝山居之況，新篁環翠，細柳垂陰，近構堂宇數椽，其奈臥房未備，有失往來禪侶之接。今岩、輪二上座，遠從匡廬至此，掛笠數月，且不嫌荒僻，堅請歷事，觀其志，可謂為法忘形也。余不能固辭，特以舉似檀那，惟欣然捉筆，揮出家珍，作不朽之勝因，則福果烏可涯量哉？更述一偈：
廿年不打這鼓笛，今朝特地一翻新，知音自肯傾心和，韻腳分明十一真。

大乘庵募重裝佛像偈引(慧上人請)

刻雕成眾相，聚沙為佛塔，無為真佛，實在我身，由是觀之，老瞿曇慈悲之故，葛藤太煞，余又如何引蔓牽枝耶？偈曰：小乘錢貫，大乘井索，要須聖相重輝，必請高檀註腳。

普明脩造引(妙峰素穎長老請)

建寧普明山寺，乃我先老人養育賢才、陶鑄聖凡之所，其層巒擁翠，萬脈歸宗，南北往來，鮮有不至者。予自癸未春出山，屈指於

今一十七白矣！屢欲慰安眾望，無奈蠡湖破院，兼病體羸尪，未遑跋涉溪山，因循歲久，以致妙峰素公深憂古道垂秋、叢林凋落，特與普明知事相商，不辭數千里，杖笠來迎過嶺，共整陳綱，繼起祖席，亦足知其為法門師弟之誼至矣！然病朽，愧不能入山，又烏忍安坐，付傾倒於弗聞耶？凡我同志，力挽頹風，普明有賴，其中更有一段光彩，劫外風流，試問取妙峰，定為道破。順治己亥孟冬下澣七日，檇李金明介菴進朽題。

齋單

陶朱富而有餘，金明貧之不足，說甚雲門餅、趙州茶，一味五味，管取無下口處，而今不妨更拈草料，細切清風，一任橫吞豎咬，忽得嚼著些些，定見千佛閣頓生光彩，檇李亭重整規模，人人慶贊皇圖，處處莊嚴佛土。大眾！莫道空疏，伏唯珍重。

敬畏庵緣起

嘉禾范蠡湖西有敬畏庵，乃我祖無趣老人隱居道場也，創自明之嘉靖間，其來百餘年矣，緣老人俗姓施，里中多稱施庵云。庭旁有大槎椤樹，老人嘗與徑山無幻祖說法其下，有陸五臺諸公訪道參扣。老人寂後，即塔本庵。庵中疏竹清池，佛室數楹，後有見如徹師啟建樓宇，崇禎戊辰歲，徹孫日明輪公繼擴中樓，徹師係老人外孫，老人外孫五，徹師行四，長為沈鶴齋公，即護法羅仲吳居士外翁也。居士於構中樓時，曾助輪公緣就，自鼎革以來，頓覺頹圮。余住金明，去庵不數武，常過禮塔，目擊心憂，茲日明公擬完夙願，同余弟子羅子先持冊乞數語，引導眾信，蓋子先乃仲吳居士之子，輪公不忘舊護，故偕之來。余合掌加額，遂述緣起以告檀那，共襄勝舉，俾古佛道場復見一新，其福德又烏可涯量哉？凡樂助者，點筆於後，勒石以垂不朽焉。

化齋米疏(無能乞)

釜甑生塵，法從緣起，缽盂啟口，道在人弘。展布袋於十字街頭，露肝膽於三家村裏，固廩打開，管取人人具足，堅囊頓破，直教個個周旋。化亦真，施亦真，籬根香擁菊花新；食輪轉，法輪轉，風吹落葉兩三片。時當九日，捉筆欣然，大力檀那，快心樂助。

化燈油引

紙撚無油，通人委悉，空谷有神，達者方知。若向無油處著眼，管取騰今耀古；能於有神中展手，直教赫地輝天。搕[打-丁+(天/韭)]頭顯發無始威光，漆桶裏露出本來面目，舉似高檀，快然傾倒。

序跋

源流頌序

佛祖密室中，有一段因緣，從來無人覷著。何故？覷著則瞎。秖如臨濟、興化，父子授受，源流有據，諸方但以化得三聖大覺力而拈臨濟香，更有謂臨濟不傳興化，而化在三聖大覺處，悟得先師喫棒底道理後，拈香臨濟，蓋僭嗣也。若此妄鑿古人，何異矮子觀場？今諸子云：「從上佛祖皆見有付法偈，既已刊出燈錄，何至馬祖下不刊，亦復不見法偈，為是無付，為復珍惜不彰？」咄！黃河三千年一度清，汝等冬瓜茄子見個什麼？雖然，憫子誠懇，不得已即將佛佛授手、祖祖相傳源流法偈機語隨緣頌出，輒成一帙，敢以公諸天下，萬世明眼，報佛深恩，知佛祖授受之有的據，益俾德勝無焚衣之悔耳。還見正法眼藏麼？一隻破草鞋，無底亦無對。

鴛湖和尚頌古序

從上慧命，源源如線而出，車溪尤甚，一絲懸於九鼎，幸我老人一肩擔荷，密用潛行於水邊林下二十餘年，隱顯以時，罕逢識者。崇禎乙亥春，有嚴[車*度]轢居士參師，慇慇不下，便乃復白苧普明廢址，懇請以居，及郡紳士咸迫，師以病堅辭，不得已，勉赴插草開荒，率眾住靜。不期丙子秋，因事挈杖入閩，後之住院開法，亦號普明，正如杲日麗天，無有所不燭也，嘗謂余曰：「老僧和牧牛并諸頌古，子看何如？」答曰：「情知老人向異類中行。」師曰：「如何異類中行事？」余便兩手拓地，再拜而出。今復閱普明遺稿，牧牛諸頌大有不同處，如何是我老人不同處鄴？謹輯此刻，以俟賢者。

跋無趣和尚真蹟

丁亥秋抄，余過敬畏庵禮吾無趣祖塔次，有孫喻微忽出殘紙一幅相似，余捧讀之，是趣祖親書示龍湖先生法語，不覺忻喜，乃云：「祖師真蹟，若優曇花，實為希有，今既見者，宜珍藏之。」喻微

云：「見此一篇，即見祖師面目矣。」咄哉癡子，祖師面目安在紙上耶？既不在紙上，且道祖師面目又在何處？吁：袈裟零落難縫補，收捲雲霞自剪裁。

隱川集自敘

壬辰秋，余同卜右文居士抵濮溪，道經村落，訝其遍地荒蕪，狐兔陵食，星散農家，俱困緩惰，至於禽無巢卵，樹乏斧柯，縱使神農之化亦難矣。士乃指片地云：「此金明贅疣也。」余目之曰：「噫，此地只少一椽耳。」是冬，卜右文、羅子先二居士同眾信捐貲購地，別創一廬於川上，余名曰大慈庵，蓋取濟度此方之義。示耕數載，頗與彼生息迥別，農人皆異之。雖大義茫然，乃有稚子傍桑陰學種瓜之意，但覺狐兔潛藏，桑苗蔥鬱，悠悠乎風清月霽，於三間茆下，落落乎鳥啼花笑，於千頃畬頭。余時啜白湯，烹野藿，吟詠其間，庶不孤村居之幽況矣。爰述數語，以揭初因，并志諸護之竭心焉。

跋子蕃朱居士寶夢記

未到這裏，直須疑著，既到這裏，切忌住卻。若恁麼會，與寶夢記轉；不恁麼會，亦與寶夢記轉。舉似明眼，請下一語看。

跋南明和尚語錄

法門陵替甚矣。按萬曆間，宗師家，頗尚孤峻，遞相隱謝，此一變也。逮天啟時，方有人出法門，似覺可觀。至鼎革來十餘載，泛濫彌漫，此又一變也。蓋翁于泰昌改元遷化，其操履卓倫，非今時可擬。閱是錄者，當具別眼，法門有望焉。

箴銘

即事偶箴

無上妙道，不落言詮。真妄雙泯，直指單傳。或棒或喝，非教非禪。了達知見，勿談要玄。和光同塵，有實有權。無罣無礙，任運翛然。獨超物外，迥出劫前。巍巍堂堂，闊步大千。風清月白，別是一天。大慈佛法，博飯栽田。葛藤剷斷，弗扯章篇。初調犢子，驀鼻繩穿。或犯苗稼，時猛加鞭。純乎哮吼，放浪林

泉。紹隆佛祖，惟在志堅。千鈞重擔，努力一肩。主持門戶，赤手空拳。無量妙義，一一重宣。中道不立，那有偏圓。一金鎔出，釵釧鈿鈿。橫拈倒用，信手自便。懶殘風味，石枕高眠。日上月下，何故周旋。體性圓明，電拂聖賢。迷真逐妄，誠可悲憐。貧窮學道，淤泥出蓮。生死呼吸，何論少年。耽著五慾，業覆情牽。渠無能所，寧有蓋纏。須知端的，山邊水邊。誅茆伐竹，聊構數椽。或問如何，誰曰隱川。不局命運，豈逐世緣。騰蛇改格，枯淡自全。若為知己，芳草芊芊。

牙銘

我年剛五十，牙生四十五。爾以我固堅，我以爾利腑。嚼斷玉石根，喫盡鹹酸苦。無爾不相和，無我不吞吐。齊密且關風，深隱自回互。今者脫然離，我何忍其土。哀哉銘爾衾，日輪正當午。

眼鏡銘

昏之以明，明之以昏。惟爾其精，莫知其神。

獅子玉章銘

獅子牙爪，琢出崑岡。踞地哮吼，驚走狐狼。雖無一字，文彩難藏。印住印破，隱川之章。誰能任重，惟爾用光。

玉魚銘

美質無瑕，深藏峙屹，誰琢誰磨？徹頭徹尾。平地波濤，潑天風雨，慎勿輕躍，善為珍體。

佛牙櫃銘(廣若姚居士請)

無上慈尊，從地湧出。微塵界中，放光現瑞。直示群迷，廣宣妙義。世所希有，凡聖叵測。若能見聞，殊勝福利。擁護是幢，賴斯名器。

佛事

為徑山曇周師火

師以火炬指龕，召眾云：「還見曇周師落處麼？脫或未然，今日進上座，為伊點出去也。」良久，云：「叢林輔弼已經年，一旦相傾五老前，山岌岌，水潺潺，昨夜三更月正圓。」擲炬，云：「優曇花發火中鮮。」

為敬畏庵蓮禪人掩龕

師以拄杖擊龕一下，云：「生耶？不道雲斷，寒猿啼古路」。又擊一下，云：「死耶？不道林殘，羸鶴唳空巢。喻微蓮公於斯會得，白日傳心靜，青蓮喻法微；其或未然，金明為汝說破。」遂掩上，云：「樹頭黃葉落，且向此中看。」復擊一下。

又火

舉火炬云：「生死關頭絕要津，西風切切送歸人，急須火裏翻身去，一朵青蓮劫外春。」遂投火炬。

為萬福庵法林上座火

師云：「圓公！圓公，汝當時在我室中有一則公案，有權有實，有照有用，爭奈末後未圓，汝還記得麼？金明今日為汝當眾拈出。」良久，云：「明明不覆藏，明明絕回互，生死與去來，杲杲日輪午，若也圓得，定然不向別處流轉；脫或未然，我今為汝圓卻。且道作麼生圓？百草頭邊光燦爛，更嫌何處不風流？」遂擲火炬，云：「燒。」

為母賀氏孺人掩棺

師至棺前，作女人拜，顧視左右，云：「還見我老母麼？若謂此便是，此乃父母精血所成，終歸敗壞，且道我老母在什麼處？」復高聲召云：「老母！老母，放下著！」即以手掩上。

起棺

師以拄杖擊棺三下，云：「來時不增，去時不減，此土西方，不隔一線，若然凝滯，體亦難見，惟我老母，信行自便。且如何得自便耳？」遂以杖引之而出。

掩土

師撮土召云：「老母，離塵合覺，離覺合塵，今日離合且置，秖如歸根得旨一句，作麼生？剗開荒草地，遍界藕花香。」以土掩之。

為張恒所居士掩龕

師云：「生也恁麼，死也恁麼，生死去來，了無干涉，脫或不然，金明為汝下手去也。」遂掩上，云：「坐斷千差路，從教五眼窺。」喝一喝。

為柏山素弘理長老起龕

師以杖擊龕，云：「橫身異類于西子湖頭，赤骨婆心于柏山寺裏，三十年來忠孝驗在目前，百千載去恩怨且看腳下，將謂你完我，誰知我完你。且止，更有一著，汝等還見麼？」卓一卓，云：「步步著力！」便起。

舉火

師舉炬，云：「起廢席，整頹綱，素位而行；建法幢，立宗旨，恢弘祖道，只如事理圓融，徹骨徹髓一句又作麼生？迸出通身三昧火，為人不顧兩莖毛。」遂擲下。

入塔

師至塔前，以杖指骨，云：「大眾！這是你本山堂頭和尚一生受用不盡底，今日入此殊勝光明幢中，輝天鑒地，無黨無偏，且道全身奉重又如何？」豎起拄杖，云：「巍然一塔黃金骨，直矗青霄萬壑垂。」喝一喝，便放下。

為太倉宦陳修長老封龕

師至龕前，卓拄杖，云：「古塘插草，運大悲，手於未萌；繡雪開山，努摩醯眼於末季，今雖能事已畢，尚有公案未了，以致老僧不惜眉毛，要問汝大眾，還知伊不了處麼？」良久，云：「問取我孫澄首座。」便封。

為敬畏庵日明耆舊火(平野監院請)

師舉炬，云：「林泉落莫正斯時，黃葉紛紜滿路岐，聚散不知情自戚，槎椏歲歲露霜枝。這是吾祖無趣老人受用不盡處，幸我日明耆宿，固守一生，適來遽爾長往，金明無可薦揚，惟贈一星猛火。」便攛下。

為得中知客火

師舉炬，云：「會麼？赤日炎炎，萬里無雲，薰風煜煜，青天有過。去此二途，中道不立，且道別資一路，又作麼生？山僧為汝下個註腳。」遂攛下，云：「燒。」

為本智上人火

師舉炬云：「全愚不愚，本智非智，或喜或瞋，如幻如寄，邏齋供眾十二年，終日街坊耍兒戲，一朝拾得草鞋錢，撒手呵呵便歸去。大眾！且道他歸何處？」遂擲炬，云：「急著眼覷。」

曹繼宗請為郁氏全玉掩棺

師以杖擊棺云：「全玉，二十年前取名，二十年後入殮，汝心念佛已切，佛令汝心已清，忽得前後際斷，撒手歸家，心佛一如，無非極樂。雖然，更須知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還會麼？臘雪未融千澗水，春風又發萬山花。」復擊三下。

為張居士火

師以杖擊棺，云：「寒雲楚楚，生也一棒；寒色凄凄，死也一棒。惜乎！爾兄，可悲可痛，五十二年一場春夢，今日到此還醒也未？若也醒得，紅塵堆裏一任逍遙，荒草溪邊無非極樂，新殃不作，舊孽自除。如或不然，看看火來也！」遂下火。

為香祖蘭公掩棺

「廿年深隱冷棲遲，孤影追蹤足孝思，不意去春歸此日，何期此日又歸西？蘭公，蘭公，嘯月眠雲於黃葉庵中，生本不生，攢眉跨灶於老堂裏，滅何曾滅，潛心幽韻，未透玄關，細嚼寒冰，方伸雅

志。雖然，蘭植中塗，猶未免無經時之歎，且道：即今還有去來之相也無？」以杖擊香几，云：「全身放下渾閒事，劫外臘梅瓣瓣香。」

為報忠德安公火

師云：「春風澹蕩，去來情自澀，春雨初消，泥水滑如油。秖這個時節，若也會得，不惟雲開日露，便得就路還家，如或未然，總是生死岸頭事。今日汝徒傳慧，特請山僧，為汝薦往一句作麼生？」遂舉炬，云：「桃萼爛紅鳥語碎，綠楊垂處棹方歸。」乃擲下。

為倪全壽起棺

師以杖擊棺，云：「一切眾生性清淨，從本無生亦無滅。既無生滅，安有去來？倪全壽還會麼？放身命處超于彼，鐵壁銀山絕蓋纏。」拽杖便起。

舉火

師舉炬云：「七十餘年卻似風，此回鍛過總成空。昔時曾示于今日，無限春風入普同。」遂擲下。

為無塵上座火

師舉炬，云：「出家脩道貴真實，毫釐有差天地隔，五十六年虛自持，平生甘苦俱狼藉。不狼藉……」遂打一圓相，擲下，云：「竹邊猛火燒，來春好筍出。」咄！

為秋澗禪人火

師舉炬云：「學道之人不得真，秖為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所以老僧日前為汝鍛煉幾番，其奈汝夙障纏固，不得脫洒自由。今日又承汝父潛愚、汝叔完愚兩居士，始終請老僧了汝一生之事，可謂恩大難酬，老僧不免放出火光三昧，更為汝鍛煉一回，徹骨徹髓去也！」遂擲下。

為心融境師火

師舉炬云：「心由境滅，境逐心沉，心境一如，山高水深。今日孝孫眉公虔請本山方丈，為伊師祖心融境公送往，生本不生，法臘七旬，滅本不滅，匋山戒律，不惟報本酬恩，可謂一心而融萬境矣。且道即今心在什麼處？不則更為下個註腳。」良久，云：「臘月火燒冰。」遂擲下。

門人　施博、　真潔、　真慧、　真仁、　真和、
真馨　閱。
古吳門人　真衍　等敬梓。

金明介菴和尚源流頌世序

西天
本祖釋迦世尊
始祖摩訶迦葉尊者
二祖阿難尊者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
四祖優波鞠多尊者
五祖提多迦尊者
六祖彌遮迦尊者
七祖婆須密尊者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
九祖伏馱密多尊者
十祖脅尊者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
十二祖馬鳴尊者
十三祖迦毘摩羅尊者
十四祖龍樹尊者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
震旦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
二祖慧可大師
三祖僧璨大師
四祖道信大師
五祖弘忍大師
六祖曹溪慧能大師
曹溪第二世南嶽懷讓禪師
曹溪第三世江西馬祖道一禪師
曹溪第四世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
曹溪第五世洪州黃檗山希運禪師
曹溪第六世鎮州臨濟義玄禪師
臨濟第二世魏府興化存獎禪師
臨濟第三世汝州南院慧顒禪師
臨濟第四世汝州風穴延沼禪師
臨濟第五世汝州首山省念禪師
臨濟第六世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
臨濟第七世潭州石霜慈明楚圓禪師
臨濟第八世袁州楊岐方會禪師
臨濟第九世舒州白雲守端禪師
臨濟第十世蘄州五祖法演禪師
臨濟第十一世成都府佛果圓悟克勤禪師
臨濟第十二世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
臨濟第十三世明州天童山應菴曇華禪師
臨濟第十四世明州天童山密菴成傑禪師
臨濟第十五世夔州府臥龍破菴祖先禪師
臨濟第十六世杭州徑山佛鑑無準師範禪師
臨濟第十七世杭州淨慈斷橋妙倫禪師
臨濟第十八世天台山瑞巖方山寶禪師
臨濟第十九世天台山華頂善興寺妙明真覺無見先睹禪師
臨濟第二十世處州福林院白雲智度禪師
臨濟第二十一世太平府繁昌八峰山古拙俊禪師
臨濟第二十二世四川東普州道林無際悟禪師
臨濟第二十三世南京太崗月溪澄禪師
臨濟第二十四世太崗夷峰寧禪師
臨濟第二十五世天目山寶芳進禪師

臨濟第二十六世嘉興東塔野翁曉禪師
臨濟第二十七世秀州敬畏菴無趣如空禪師
臨濟第二十八世杭州徑山無幻性沖禪師
臨濟第二十九世秦溪興善寺南明慧廣禪師
臨濟第三十世建寧府紫雲山普明寺鴛湖玄微妙用禪師

介菴和尚源流頌

門人　真理　真本　等錄

同山居士　曹溶　閱

西天

本祖釋迦世尊

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是時人天百萬眾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玅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并敕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付法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
頌曰：
霜天欲暮朔風寒，　黃葉飄飄孰耐看。
忽地晚鐘鳴古寺，　一輪皎月出重巒。

始祖摩訶迦葉尊者

阿難一日問：「師兄！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箇什麼？」祖召阿難，阿難應諾。祖曰：「倒卻門前剎竿著。」後祖欲入定雞足山，乃召阿難言：「我今不久世間，正法付囑于汝，汝善守護。」付法偈曰：「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于一法中，有法有不法。」
金襴袈裟外別無傳，　弟應兄呼夢不全。
一段真風亙今昔，　優曇朵朵火中鮮。

二祖阿難尊者

于恒河中流將入寂滅，念先所度脫五百弟子悉皆來集。中有弟子，一名商那和修，二名末田底迦，祖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

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於我，我今將滅，用傳于汝。」付法偈曰：「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說偈已，復以正法眼囑累商那和修，而謂末田底迦曰：「昔佛有記，汝當于罽賓國敷宣大法。」

法湧恒河逝不休，　一般心事動人愁。
如來法眼親殃及，　試看分支兩道流。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

化緣既久，思付正法，于吒利國得弟子優波鞠多，以為給侍。祖因問曰：「汝年幾耶？」荅曰：「我年十七。」祖曰：「汝身十七耶，性十七耶？」答曰：「師髮已白，為髮白耶？心白耶？」祖曰：「我但髮白，非心白耳。」鞠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祖知是法器，經三載，以法眼付囑之。付法偈曰：「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

問南酬北露英才，　口款相隨欠一鎚。
三載巾瓶無別囑，　與師把手上高臺。

四祖優波鞠多尊者

在世化導，證果最多。最後有一長者子，名曰香眾，禮祖求出家。祖問曰：「汝心出家？身出家？」荅曰：「我來出家，非為身心。」尊者曰：「不為身心，復誰出家？」荅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諸佛亦常。心非形相，其體亦然。」祖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因為剃度，授具，名提多迦，且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藏，次第傳授，以至于我，今復付汝。」付法偈曰：「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

獅子全威便出群，　吼聲未許等閒聞。
堂堂聖種真堪紹，　次第傳流非世勳。

五祖提多迦尊者

行化中印度，彼有仙名彌遮迦，昔與祖同生梵天，遮迦遇阿私陀仙，授之仙法，祖則修習禪那，報分已經六劫，以夙緣故，捨邪歸正，率眾求解脫。祖即度之，其眾亦一時發心。祖以法眼付彌遮迦，而說偈曰：「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

一念纔分萬劫殊，　剎那回步便同途。
雖能逐日追風疾，　狼藉春光不較多。

六祖彌遮迦尊者

遊化至北天竺國，於闤闠間遇一人，手持酒器，逆祖問曰：「師何方來？欲往何所？」祖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祖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曰：「師識我否？」祖曰：「我即不識，識即非我。」彼即置器禮祖，自稱名婆須密，願加度脫。祖與剃度，付法偈曰：「無心無可得，說得不名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

趁性顛狂笑傲頻，　茫茫誰識甕頭春。
攔街撞著剛知已，　共醉桃源好避秦。

七祖婆須密尊者

常服淨衣，執酒器，遊行里閈，或吟或嘯，人謂之狂。遇六祖彌遮迦，受法，行化，至迦摩羅國。有智者佛陀難提，索祖論義，祖曰：「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知祖義勝，心即欽服。祖說付法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

額有圓珠長七尺，　特來呈伎徹光輝。
當機直示虛空法，　拶入虛空絕是非。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

適提伽國毘舍羅長者家，長者作禮，問：「何所須？」祖曰：「我求侍者。」長者曰：「我有一子，名伏馱密多，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祖曰：「如汝所說，真吾弟子。」伏馱聞之，遽起禮拜，而說偈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祖以偈荅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伏馱聞偈，便行七步，隨祖出家。付法偈曰：「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真如理。」

五十年來口不開，　鵝王擇乳亦奇哉。
剛行七步揚家醜，　引得兒孫入禍胎。

九祖伏馱密多尊者

受八祖付囑，至中印度，有長者香蓋，攜一子，名難生，禮祖曰：「曾有一仙，謂此兒骨相非常，當為法器，今命出家。」祖與剃髮，付戒，羯磨之際，祥光燭座，舍利現前，自此精進忘疲。未幾，祖付法焉。偈曰：「真理本無名，因名顯真理，受得真實法，非真亦非偽。」

纔舉金刀頂相圓，　祥光遍布耀人天。
分明舍利人難睹，　一領袈裟搭半肩。

十祖脅尊者

本名難生，投九祖，執侍左右，脅不至席，因號脅尊者。至華氏國，憩一樹下，有長者子，名富那夜奢，合掌前立。祖問曰：「汝從何來？」答曰：「我心非往。」祖曰：「汝何處住？」荅曰：「我心非止。」祖曰：「汝不定耶？」曰：「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祖乃付法，說偈曰：「真體自然真，因真說有理，領得真真法，無行亦非止。」

夙債來償自古衣，　不投機處卻投機。
其中一語誰相諳，　夜半金烏撲地飛。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

得法脅尊者，尋詣波羅奈國。彼有馬鳴大士，作禮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祖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祖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祖曰：「彼是木義。」祖問：「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馬鳴卻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省悟。付法偈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

拖來拽去絕遮藏，　木義解開汗似湯。
突出本來非二一，　薰風拂拂透身涼。

十二祖馬鳴尊者

于華氏國宣化，俄有魔來，與祖較力，祖震伏之，魔遂現形懺悔。祖問：「汝名誰耶？眷屬多少？」曰：「我名迦毘摩羅，眷屬三千。」祖曰：「盡汝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為小事。」祖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為性海？我未嘗知。」祖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茲發現。」迦毘聞

已，遂發信心。付法偈曰：「隱顯即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

三千業力逞神奇，　性海揚波總不知。
無量法門由此立，　盲龜值木幾人思。

十三祖迦毘摩羅尊者

入西印度北山之中，山有大樹，蔭覆五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常為龍眾說法。祖訪之，龍樹出迎，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祖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真乘否？」祖曰：「汝雖心語，我已意知，但辦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樹聞已，悔謝祖度。付法偈曰：「非隱非顯法，說是真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

意知心語顯真乘，　滄溟由來鯤化鵬。
但辦肯心承聖業，　法中何慮冷如冰。

十四祖龍樹尊者

至南印度導化時，有迦那提婆來謁，將及門，祖先遣侍者以滿缽水置于座前。提婆見之，即以一鍼投之而進。祖後造《智度》等論垂世，以法眼付提婆。付法偈曰：「為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心不證，無瞋亦無喜。」

陷虎之機不易親，　當陽拈出便通津。
針投水乳風前禍，　爛熳山花別問春。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從龍樹祖得法後，至迦毘羅國。彼有長者梵摩淨德，以其子羅睺羅多，隨祖出家。祖曰：「昔如來有記，第二五百年，此子當為大教主。」即與剃髮。至巴連弗城，聞諸外道欲障佛法，祖乃執長幡入彼眾中。彼問祖曰：「汝何不前？」祖曰：「汝何不後？」彼曰：「汝似賤人。」祖曰：「汝似良人。」彼曰：「汝解何法？」祖曰：「汝百不解。」彼曰：「我欲得佛。」祖曰：「我灼然得。」彼曰：「汝不合得。」祖曰：「元道我得，汝實不得。」彼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祖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無我我，故自當得。」彼辭既屈，乃問祖曰：「汝名何等？」祖曰：「我名迦那提婆。」彼眾夙聞祖名，咸悔過歸伏。祖隨告羅睺羅

多，而付法眼。偈曰：「本對傳法人，為說解脫理，於法實無證，無終亦無始。」

因邪打正逞襟懷，　入水求人似有乖。
二五百年傳佛記，　好攜瓢杖踏煙霾。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

行化至室羅筏城，有河名金水，寶莊嚴王之子號僧伽難提者，居河之源，安坐入定。祖與學眾溯流而上，伺之三七日。難提從定起，祖問曰：「汝心定耶？身定耶？」提曰：「身心俱定。」祖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提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祖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提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言金出入，金非動靜。」祖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提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祖曰：「此義不然。」提曰：「彼義非著。」祖曰：「此義當墮。」提曰：「彼義不成。」祖曰：「彼義不成，我義成矣。」提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祖曰：「我義已成，我無我故。」提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祖曰：「我無我故，故成汝義。」提曰：「仁者師誰，得是無我？」祖曰：「我師迦那提婆證是無我。」難提以偈贊曰：「稽首提婆師，而出于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祖以偈荅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意豁然，即求度脫。祖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語已，即以大法囑付。祖說偈曰：「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難提聞命，說偈贊曰：「善哉大聖者，心明逾日月，一光照世界，暗魔無不拔。」

大象遊行兔徑希，　義持金井涉離微。
豁然心意無我我，　千聖同途把手歸。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

行化摩提國，歷山谷間，至一峰下，時山舍有童子，持圓鑑直造祖前。祖問：「汝幾歲耶？」曰：「百歲。」祖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童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祖曰：「汝善機耶？」童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不如生一日，而得決了之。』」祖曰：「汝手中者，當何所表？」童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其父命隨祖出家，祖為名伽耶舍多。後復因風吹殿鈴聲，祖問曰：「鈴鳴耶？風

鳴耶？」舍多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祖曰：「心復誰乎？」舍多曰：「俱寂靜故。」祖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即付法眼偈曰：「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爾。」

圓鑑風鈴徹底清，　童兒百歲語人驚。
現成公案親分付，　花果圓來又發萌。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經大月氏國婆羅門鳩摩羅多之舍，祖將入，羅多問曰：「是何徒眾？」祖曰：「是佛弟子。」羅多一聞佛號，心神悚然，即時閉戶。祖良久扣其門，羅多曰：「此舍無人。」祖曰：「荅無者誰？」羅多聞已，遂發宿智。付法偈曰：「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于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

佛號纔聞即悚神，　開門元是閉門人。
為憐擊破牢關鍵，　一樹寒梅劫外春。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

適中天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仁夭暴壽、逆吉義凶之故，祖荅以善惡有三時報。夜多頓釋所疑。祖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依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為無為，皆如夢幻。」夜多領旨，即發宿慧。祖告曰：「吾今寂滅時至，汝當紹行化跡。」付法偈曰：「性上本無生，為對求人說，於法既無得，何懷決不決？」

亡羊泣路事如麻，　夢幻空花總被遮。
宿慧頓明諸佛義，　何煩門外駕三車。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

至羅閱城，敷揚頓教，彼有學眾，惟尚辨論，首者名婆修盤頭(此云遍行)，常一食不臥，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為眾所歸。祖欲度之，問彼眾曰：「此遍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眾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得？」祖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眾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祖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慾，心無所希，名之曰

道。」時遍行聞已，發無漏智。付法偈曰：「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

苦行勤修路轉增，　懸崖撒手事何曾。
隔牆見角知牛在，　一種平常繼祖燈。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

羅閱城人，行化至那提國，王常自在問曰：「羅閱土風與此何異？」祖曰：「彼土曾三佛出世，今王國有二師化導。」王曰：「二師者誰？」祖曰：「即王之次子，摩拏羅，乃其一也，吾雖德薄，敢當其一。」時王方同祖語，忽使者報：「有象巨萬逼城。」祖曰：「拏羅出，患解矣。」王遂命之。拏羅出城，向象大喝，城為震動，象皆顛仆馳散。于是，王大敬信，命拏羅依祖出家。祖授付法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

賓主相看風土揚，　鄉談諺語灼然彰。
眾流截斷知端的，　海底泥牛趁夜光。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

行化西印度，知月氏國有鶴勒那比丘，堪為法器，乃躬往化之。時鶴勒那以昔緣故，感鶴眾相隨，見祖遂問：「有何方便，令彼解脫？」祖曰：「我有無上法寶，汝當聽受，化未來際。」即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時鶴眾聞偈，咸飛鳴而去。

眾鶴追隨業自殊，　一機掣斷始無疑。
飛鳴濯濯啣恩去，　物外超然識得伊。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

中印度師子比丘問：「我欲求道，當何用心？」祖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祖曰：「若有用心，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已，即入佛慧。祖告曰：「我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嬰在汝身，今以法眼付囑于汝，善自護持。」乃說付法偈曰：「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

縵天網子頗相宜，　打鳳羅龍驀面欺。

一句了然超百億，　三賢十聖那能知。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

求法嗣。于罽賓國，遇一長者，引一子問祖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今二十年，終未能舒。」祖即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眾皆驚異。長者令之出家，以前緣故，復名婆舍斯多。祖即告之曰：「吾師密有懸記，罹難非久，如來正法眼藏，今囑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于今。」祖說偈已，復以僧伽黎密付斯多，俾之他國。斯多受教，乃抵南天。

捏緊拳頭二十年，　纔逢識者便開拳。
目前多少淆訛事，　只許渠儂到處圓。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受師子祖囑，獨邁南天，潛隱山谷，天德王迎供。王有二子，長曰德勝，次曰不如密多。密多和柔，德勝凶暴。及即位，惑外道說，欲抑祖，密多諫，德勝囚之，乃詰祖曰：「師子尊者已遇罽賓國王難，何緣付法？」祖出尊者先所付僧伽黎示勝，勝命焚之，衣出五色光，薪盡如故，勝乃追悔禮祖，立出密多。密多遂求祖出家。祖問曰：「汝欲出家，當為何事？」密多曰：「我若出家，不為其事。」祖曰：「不為何事？」密多曰：「不為俗事。」祖曰：「當為何事？」密多曰：「當為佛事。」祖曰：「王子智慧天至。」即度出家，侍祖六年，乃付法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真性，無道亦無理。」密多受偈，問：「衣可傳乎？」祖曰：「此衣為難，故假以證。汝身無難，何假傳衣？」密多作禮。

罽賓揮劍一臂墮，　德勝焚衣滿面慚。
迥絕是非親嫡骨，　繩繩不斷語喃喃。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

得法，至東印度，王堅固敬信于祖。祖曰：「王國有聖，當繼我法。」時國中有婆羅門子，年二十，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稱瓔珞，人遂呼為瓔珞童子，丐行間里，有問：「汝行何急？」即曰：「汝行何緩？」問：「何姓？」即曰：「與汝同姓。」人莫測之。一日，祖與王同車而出，瓔珞稽首自陳往因，祖乃名為般若多

羅。付法偈曰：「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為智。」

無頭無尾不曾藏，　逼塞虛空孰敢量。
瑟瑟金風輕洩漏，　枝枝丹桂自芬芳。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

因南印度，香至王供以寶珠，祖即取試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二王子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第三王子菩提多羅曰：「此是世寶，未足為上，於諸寶中，法寶為上。此是世光，未足為上，於諸光中，智光為上。此是世明，未足為上，於諸明中，心明為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炤，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即現，眾生有道，心寶亦然。」祖歎其辯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祖時知是法器，默而混之。香至厭世，遂依祖出家。祖以其通達大法，乃名菩提達磨，而告之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

心明世寶別端倪，　迴出人間東與西。
一夜好風吹不輟，　曉來黃葉與階齊。

震旦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

受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囑識，於梁普通七年來震旦，初至金陵，與武帝機不契，寓止嵩山少林，面壁而坐，人莫之測。二祖慧可躬詣求法，立雪斷臂，向祖問：「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安，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與汝安心竟。」可悟入。越九年，祖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合言所得。」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

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骨。」慧可出，禮三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顧可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尊者，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袈裟以為法信。」付法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頌曰：

長空雲淡沒間關，　月照松梢山影慳。
一片清光輝宇宙，　夜深兀坐聽潺湲。
面壁嵩山成話墮，　安心得髓恨添多。
西天法印分明極，　惱亂春風撼薜蘿。

二祖慧可大師

從初祖得法，博求法嗣，時三祖為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禮祖問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深器之，為之剃髮，名曰僧璨。付法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花生，本來無有種，花亦不曾生。」

毒流四海廣無邊，　風恙纏身乞懺愆。
罪性頓空三寶住，　夜寒月映渡頭船。

三祖僧璨大師

自二祖授法，深自韜晦，居無常處，積十餘載，人無知者。四祖道信時為沙彌，年始十四，禮祖問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信于言下大悟，服勞九載。付法偈曰：「花種雖因地，從地種花生，若無人下種，花地盡無生。」

受恩深處本無多，　一語相投便上科。
解脫法門誰縛汝，　信知脫下自淆訛。

四祖道信大師

嗣法三祖，住蘄春破頭山，學侶雲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祖問曰：「子何姓？」荅曰：「姓即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荅曰：「是佛性。」祖曰：「汝無姓耶？」荅曰：「性空故無。」祖默識是法器，即遣侍者，從其母乞出家。後付法偈曰：「花種有生性，因地花生生，大緣與性合，當生生不生。」

破頭山上播真風，　喜得黃梅驀地逢。
性有性無全體露，　小兒原是老栽松。

五祖弘忍大師

前身為破頭山中栽松道者，轉遇四祖，得法嗣化。六祖時為居士，姓盧名慧能，聞讀《金剛經》有省，自新州來參祖，祖令隨眾作務。祖一日令眾述偈，意符則授衣法。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于廊壁書偈曰：「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祖見，知秀所作，乃讚歎曰：「後人依此修行，亦得勝果。」各令念誦。盧在碓坊聞之，至夜，倩人于秀偈側亦書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見曰：「此是誰作？亦未見性。」眾聞祖語，遂不之顧。逮夜，祖潛詣碓坊，問曰：「米白也未？」盧曰：「白也，未有篩。」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盧即三鼓入室，祖密付衣法，囑善保護，無令斷絕。付法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

本來無物頂[寧*頁]開，　米白倩篩滿面灰。
三鼓密傳衣缽去，　刻舟爭見化龍才。

六祖慧能大師

黃梅得法後，住曹溪南嶽。讓祖來參，祖問：「甚麼處來？」讓曰：「嵩山來。」祖曰：「什麼物恁麼來？」讓無語。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曰：「某甲有個會處。」祖曰：「作麼生？」師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讓曰：「修證則不無，染污即不得。」祖曰：「祇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祖為說法，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

當陽一拶遠趨風，　八載投機亦不中。
修證不無染不得，　山叢叢處水濛濛。

曹溪第二世南嶽懷讓禪師

見馬祖常習坐禪，師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祖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磚，於彼菴前石上磨。祖曰：「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祖曰：「磨磚豈得成鏡耶？」師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祖曰：「如何即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祖無對。師又曰：「汝學坐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祖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祖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乃說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花無相，何壞復何成？」祖遂開悟，心意超然，侍奉九秋，日益玄奧。

輕輕閫外展機籌，　引玉拋磚格異眸。
打疊車牛三昧起，　木童騎鶴上楊州。

曹溪第三世江西馬祖道一禪師

百丈為侍者，一日侍祖行次，見一群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麼？」丈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也？」丈曰：「飛過去也。」祖遂把丈鼻扭，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丈於言下有省。又後侍立次，祖目視繩床角拂子，丈曰：「即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丈取拂子豎起，祖曰：「即此用，離此用？」丈挂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丈直得三日耳聾。祖付法偈曰：「心外本無法，有付非心法，既知非法心，如是付心法。」

鼻痛始知燈是火，　耳聾難掩掣風顛。
大千沙界文同軌，　天自高兮海自淵。

曹溪第四世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

一日，謂眾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時黃檗聞舉，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大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曰：「如是，如是，見與

師齊，減師半德；見過于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檗便禮拜。師付法偈曰：「本無言語囑，強以心法傳，汝既受持去，心法更何言？」

陳年蠱毒水難當，　觸著通身皮骨喪。
識得根源為活計，　一般酥酪是砒礵。

曹溪第五世洪州黃檗山希運禪師

臨濟在師會下，行業純一，首座睦州嘆曰：「雖是後生，與眾有異。」遂問：「上座在此多少時？」濟云：「三年。」座云：「曾參問也無？」濟云：「不曾參問，不知問個什麼？」座云：「汝何不去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濟便問，聲未絕，師便打。濟下來，座云：「問話作麼生？」濟云：「某甲問聲未絕，和尚便打，某甲不會。」座云：但更去問。濟又問，師又打。濟如是三度問，師三度打。濟白首座云：「幸蒙慈悲，令某甲問訊和尚，三度發問，三度被打，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座云：「汝若去時，須辭和尚去。」濟禮拜退。座先到，師白云：「問話底後生甚是如法，若來辭時，方便接他，向後成一株大樹，與天下人作陰涼去在。」濟辭師，師囑云：「不得往別處去，汝向高安灘頭大愚處去，必為汝說。」濟到大愚，愚問：「甚處來？」濟云：「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句？」濟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為汝得徹困，更來者裡問有過？無過？」濟于言下大悟，云：「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搦住，曰：「者尿床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卻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個甚麼道理？速道！速道！」濟遂築大愚脅下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濟便回，師見，便問：「者漢來來去去，有甚了期？」濟云：「秖為老婆心切。」人事了，侍立，師又問：「什麼處去來？」濟云：「昨奉慈旨，令參大愚去來。」師云：「大愚有何言句？」濟遂舉前話，師云：「作麼生得者漢來，待痛與一頓。」濟云：「說甚麼待來，即今便喫。」隨後便掌，師云：「者風顛漢卻來者裡捋虎鬚。」濟便喝，師云：「侍者！引者風顛漢參堂去。」後付偈曰：「病時心法在，不病心法無，吾所付心法，不在心法途。」

三回痛棒骨生痕，　一築高安便荅恩。
更把虎鬚頻倒捋，　乾坤攪動斗星昏。

曹溪第六世鎮州臨濟義玄禪師

興化為侍者，機緣默契，師以法偈印之。偈曰：「至道無揀擇，本心無向背，便如此承當，春風增瞌睡。」化後充三聖首座，次任大覺院主(云云)。開堂日，「此一炷香，本為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本為大覺師兄，大覺於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

家富兒嬌無揀擇，　機籌互換始承當。
春風瞌睡流千古，　有眼如盲日正央。
頂[寧*頁]豎亞摩醯眼，　肘後橫懸奪命符。
毒氣迸開無限意，　賺他驢糞較賒孤。

臨濟第二世魏府興化存獎禪師

南院久依座下，師以法偈付曰：「大道全自心，亦非在心求，付汝自心道，無喜亦無憂。」

自心大道沒遮藏，　花笑鳥啼山更長。
月白不從門外得，　踢翻尿器露風光。

臨濟第三世汝州南院慧顒禪師

風穴在會作園頭，師一日入園，問云：「南方一棒作麼生商量？」穴云：「作奇特商量。」穴卻問：「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師拈棒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穴於言下大徹。依止六年，師付法偈曰：「我今無法說，所說皆非法，今付無法法，不可住于法。」

棒下無生絕較量，　臨機不見太郎當。
顒翁若遇風顛漢，　劈面攔腮沒處藏。

臨濟第四世汝州風穴延沼禪師

首山充知客時，常密誦《法華》。一日侍立次，師乃垂涕告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于地。」山曰：「觀此一眾，豈無人耶？」師曰：「聰明者多，見性者少。」山曰：「如某者如何？」師曰：「吾雖望子之久，猶恐耽著此經，不能放下。」山曰：「此亦可事，願聞其要。」師於是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眾，迦葉正當與麼時，且道說個什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個什麼？」山拂袖而退。師擲下拄杖，歸方丈。次日，山與真園頭同上問訊。師問真曰：「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真曰：「鵝鳩樹頭鳴。」師曰：「你作許多癡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山曰：「你作麼生？」山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

機。」師謂真曰：「你何不看念法華下語？」付首山，偈曰：「無說是真法，其說原無說，我今說付時，說說何曾說？」

日憂祖道淚潸潸，　鐵石心肝也痛酸。
拂袖一肩擔荷後，　令人聞見膽毛寒。

臨濟第五世汝州首山省念禪師

一日上堂，汾陽出問：「百丈捲席，意旨如何？」師云：「龍袖拂開全體現。」陽云：「未審師意如何？」師云：「象王行處絕狐蹤。」陽於言下大悟，遂提起坐具，顧視大眾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漉始應知。」禮拜歸眾。時葉縣省和尚作首座，纔退便問：「昭兄，你適來見個什麼道理，便與麼道？」陽云：「正是我放身捨命處。」省便休。師付汾陽法，偈曰：「自古付無說，我今亦無說，只此無說心，諸佛所共說。」

皓魄當空絕點埃，　一枝丹桂月中開。
香飄撲著人間鼻，　放捨身心寔俊哉。

臨濟第六世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

慈明參師，師揣其志，經二年未許入室。明每詣方丈，師見必詬罵，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明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己事未明，有失出家之利。」語未卒，師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明擬伸救，師驀掩其口。明忽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付偈曰：「虛空無形象，形象非虛空，我所付心法，空空空不空。」

煆凡煉聖妙爐殷，　格外鉗錘非易聞。
一點始知脣在口，　等閒出語便驚群。

臨濟第七世潭州石霜慈明楚圓禪師

自南源徙道吾、石霜，皆楊岐總院事。岐依師雖久，未有省發，每咨參，師曰：「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師曰：「監寺異日兒孫遍天下在，何用忙為？」一日，師適出，雨忽作。岐偵師小徑，既見，遂搦住曰：「這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你去！」師曰：「監寺知者般事便休。」語未卒，岐大悟，即拜於泥塗。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師曰：「你且躲避，我要去那裡去。」岐歸來日，具威儀，詣方丈，禮謝。師呵曰：「未在。」一日，師

上堂，岐出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如何？」師曰：「我行荒草裡，汝又入深村。」岐曰：「官不容鍼，更借一問。」師便喝。岐曰：「好喝。」師又喝。岐亦喝。師連喝兩喝。岐禮拜。師曰：「此事是個人方能擔荷。」岐拂袖便行。師付法偈曰：「虛空無面目，心相亦如然，即此虛空心，可稱天中天。」

這般家業要承當，　毒藥甘漿著甚忙。
幽鳥一聲相借問，　春風吹綻百花香。

臨濟第八世袁州楊岐方會禪師

白雲端參師，一日忽問：「上人落髮師為誰？」端曰：「茶陵郁和尚。」師曰：「吾聞伊過橋遭攆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端即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師笑而趨起，端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師，適歲莫，師曰：「汝見昨日打畝儸者麼？」曰：「見。」師曰：「汝一籌不及渠。」端復駭曰：「意旨如何？」師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端因大悟于言下。師付法偈曰：「心體如虛空，法亦遍虛空，證得心空理，非法非心空。」

巧將黑豆換明珠，　鬼臉神頭見自殊。
直下頓忘渠愛怕，　卓然垂手御龍駒。

臨濟第九世舒州白雲守端禪師

浮山遠聞師頌臨濟三頓棒，有過人處，指五祖演見師，祖請益南泉摩尼珠話，師叱之，祖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閒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師印可，令掌磨事。一日，師謂祖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秖是未在。」祖於是大疑，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卻未在？」遂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走見師，師為手舞足蹈，祖亦一笑而已。祖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師付法偈曰：「道我元無我，道心元無心，惟此無我法，相契無我心。」

隔溪共語有來因，　吹落黃花始得真。
下載清風剛付汝，　海門迸出一紅輪。

臨濟第十世蘄州五祖法演禪師

圓悟出蜀，遍參諸宿，最後見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強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悟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繹祖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即歸五祖。」病痊，尋歸，祖一見而喜，令即參堂充侍者，方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秖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諾諾，祖曰：「且仔細。」悟適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刑會否？」祖曰：「他秖認得聲。」悟曰：「秖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為甚麼卻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麼？」悟忽有省，遽出，見雞飛上闌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裡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秖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助汝喜。」後悟與佛眼、佛鑑侍祖於一亭上，夜話，及歸，燈已滅，祖於暗中曰：「各人下一轉語。」佛鑑曰：「彩鳳舞丹霄。」佛眼曰：「鐵蛇橫古路。」悟曰：「看腳下。」祖曰：「滅吾宗者，乃克勤耳。」祖付法偈曰：「真我本無心，真心亦無我，契此真真心，我我何曾我？」

聲前色後謾勞追，　一段風流出大奇。
燈滅暗中呈好手，　扳麟奪角上雲逵。

臨濟第十一世成都府昭覺寺佛果克勤圓悟禪師

虎丘隆入室，師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遂舉手曰：「還見麼？」隆曰：「見。」師曰：「頭上安頭。」隆聞，脫然契證。師叱曰：「見個甚麼？」隆曰：「竹密不妨流水過。」師肯之，俾掌藏。有問：「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為哉？」師曰：「瞌睡虎耳。」付偈曰：「得道心自在，不得道憂惱，付汝自心道，無喜亦無惱。」

見不能及草芊芊，　頭上安頭更可憐。
一句峭然雲影斷，　猙獰牙爪露山巔。

臨濟第十二世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

住宣州彰教，時圓悟歸蜀，指應菴華見師。師移虎丘，華侍行，未半載，頓明大事。師付法偈曰：「天晴雲在天，雨落濕在地，秘密付汝心，心法只這是。」華後住饒之報恩，師忌辰，拈香云：「平

生沒興，撞著這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卻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彔木，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

咄哉睡虎徹生緣，　雨濕天晴花更鮮。
血戰沙場人盡曉，　懸羊賣狗把香然。

臨濟第十三世明州天童山應菴曇華禪師

密菴傑初參師于衢之明果，師屢呵斥。一日，問傑：「如何是正法眼？」傑遽答曰：「破沙盆。」師頷之，付偈曰：「佛用眼睹星，我用耳聽聲，我用與佛用，我明汝亦明。」

掇不去兮拈不來，　風吹日炙賺人猜。
當陽觸瞎娘生眼，　獨露堂堂遍九垓。

臨濟第十四世明州天童山密菴成傑禪師

住烏巨破菴。先參師，命典客。一日，師偶對僧舉：「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先聞，豁然大悟。次日，師遇先眾寮前，問：「你總不得作伎倆，試露個消息看。」先應聲曰：「方丈裡有客。」師呵呵大笑。先侍師凡五載，盡得旨要，後辭歸蜀，師以偈送之曰：「萬里南來川荔苴，奔流度刃扣玄關，頂門戳瞎金剛眼，去住還同珠走盤。」付法偈曰：「佛與眾生見，元本不隔線，付法付自心，非見非不見。」

不是風兮不是幡，　平生底蘊盡掀翻。
要津把住通消息，　度刃奔流始徹源。

臨濟第十五世夔州府臥龍破菴祖先禪師

住蘇之西華秀峰，有僧入室，師打逐至法堂，時，無準範解曰：「禪和家爭禪亦常事耳。」師曰：「豈不聞道：我肚饑，聞板聲要喫飯去鄴？」準聞，不覺汗流浹背。師居靈隱，準復從。一日，侍游石筍菴，菴有道者請益，曰：「胡孫子捉不住，乞師方便。」師曰：「用捉他作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準在旁大徹，付偈曰：「我若不見時，汝應不見見，見見非自心，自心常顯現。」

江南三月趁春風，　兩岸桃花映水紅。
欲識渠儂真面目，　鷓鴣啼在綠陰中。

臨濟第十六世徑山無準師範禪師

賜號佛鑑，斷橋倫祖在會下，準以狗子因何有業識令祖下語，凡三十轉不契。祖云：「可無方便乎？」準舉：「真淨頌曰：『言有業識在，誰云意不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祖竦然良久，忽聞板聲，通身汗下，於是脫然。準以從上源流，并付法偈曰：「真理直如絃，何默更何言，我今善付囑，表心本無得。」祖出世祇園，遷天台瑞岩國清。準于淳祐己酉三月十五示疾，集眾，遺囑，其徒眾請偈，準乃執筆書偈云：「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

養子之緣意自深，　海枯人死要知心。
板聲一擊通身脫，　迥出天台亙古今。

臨濟第十七世杭州淨慈斷橋妙倫禪師

台州徐氏子，室中嘗舉萬法歸一示徒，日隨眾務。方山寶侍次，師以菟菜根示之，寶悟入。師付法偈曰：「本無迷悟人，迷悟自家討，記得少壯時，而今不覺老。」即繼師席。

菟根拈起骨毛寒，　好肉無端索灸瘢。
悟得單傳真祕訣，　風前總是活人丹。

臨濟第十八世天台瑞岩方山寶禪師

初住西庵，無見參師，雖有所契，未臻其極，遂築室華頂，精苦自勵。一日作務次，渙然有省，平生凝滯，當下冰釋，遂走瑞岩呈所解，方以偈證曰：「道人得得出山來，盡把襟懷對我開，坦坦平平如鏡面，澄澄湛湛絕纖埃。忽然得個轉身句，衲卷寒雲便歸去，萬八千丈華頂峰，一笑裂開鐵面具，家山到後絕思惟，拗折烏藤拄竹扉。糞火堆中消息好，芋香便是道香時。」并付法偈曰：「此心極廣大，虛空比不得，此道只如是，受持休外覓。」

一鑑當天照影寒，　瀑飛深處展眉端。
虛空絕巘情難比，　分付清風直下看。

臨濟第十九世天台無見先睹禪師

一坐華頂四十餘年，足未嘗輒越戶，至正賜號妙明真覺白雲度，深習禪定，後一策南遊，遍叩禪林，無有可其意者，聞師說法天台，欣然就謁。師見器之，充侍者。度問：「西來密意，未審如何？」師云：「待娑羅峰點頭，即向汝道。」度以手搖曳擬荅，師便喝。度云：「娑羅峰頂，白浪滔天，花開芒種後，葉落立秋前。」師

云：「我家無殘羹剩飯也。」度云：「此非殘羹剩飯而何？」師頷之。付法偈曰：「至大是此心，至聖是此法，燈燈光不差，了此心者達。」

虎嘯龍驤山勢險，　西來密意灼然酬。
殘羹剩飯都掀卻，　百億須彌笑點頭。

臨濟第二十世處州福林白雲智度禪師

初住普慈諸剎，洪武己酉應召，尋隱福林。平昔機語，不容人錄，古拙俊侍師室中，了明大事，深契牧牛之作，乃付法偈曰：「心中有自心，法中有至法，我今可付囑，心法無心法。」

幃幄坐籌聲價重，　不容裨販出常情。
其中有個真消息，　戴角披毛異類行。

臨濟第二十一世太平府繁昌八峰山古拙俊禪師

無際參，師問：「還我照用來。」際云：「若有照用，即成障礙。」師云：「這廝著空，佛也救不得。」際云：「有無俱寂滅，空佛悉皆非。」後示以偈云：「憶昔繁昌一別時，此心能有幾人知，無絃曲子真堪續，慧命懸懸付阿誰？」付法偈曰：「一道不心光，三際十方明，何于明白中，有明有不明？」

年老婆心徹底祜，　翻雲覆雨驗淆訛。
繁昌嫡脈今猶在，　空佛俱非唱哩囉。

臨濟第二十二世川東普州道林無際悟禪師

別號蠶骨，蜀中人也，年二十出纏，縛竹為菴，研勵無懈，四指大書帖亦不顧，只是拍盲做鈍工夫，後得大徹大悟，即呈本師偈云：「寂照無上下，光明處處通，本來無皂白，無處不含容。」正統九年，應召說法，上大悅。師嘗以無字公案示徒，月溪澄久依座下，深得奧旨，特書月溪二字法語示之，并付法偈云：「我無法可付，汝無心可受，無付無受心，何人不成就？」

慣將無字立關樞，　殺活縱橫似太呵。
一段寒輝親入手，　等閒拈出斬痴魔。

臨濟第二十三世南京大崗月溪澄禪師

景泰三年敕賜回大崗，號慈善。一日，室中出祖衣示徒，乃云：「此衣是唐朝宮主所置，今八百餘年矣，祖祖相傳，至東普先師，普付與老僧，若是克家種子，方堪紹荷，狐假虎威，焉敢希冀？」又云：「如百丈侍馬祖，祖侍南嶽，嶽侍曹溪六祖，皆久久親炙，磨光剉銳，乃能豁徹重關，羈鎖掃盡，微見窠臼，深得大機大用，可為人天眼目耳。」師居，嘗凡見僧請益，乃云：「佛法不是鮮魚，怕爛卻那？」即趁出？夷峰寧侍傍，忽悟入。師付衣法，偈云：「心即能知心，法即可知法，今所付法心，非心亦非法。」

授受僧伽古至今，　克家方許示叢林。
幸然不是鮮魚物，　留得宗風不墜鋮。

臨濟第二十四世大崗夷峰寧禪師

寶芳住天目，往參，師器之，乃付法，偈云：「祖祖無法付，人人本自有，汝受無付法，急著傳於後。」

大地山河驀入官，　松風水月不相瞞。
滔滔只要源頭活，　何慮人間滄海乾。

臨濟第二十五世天目寶芳進禪師

示眾云：「拈花微笑，節外生枝，面壁安心，畫蛇添足，山僧這裡無禪可參，無道可學，直教一個個成佛作祖去。汝等還信得及麼？」良久，拍膝云：「劍號巨闕，玉出崑崗。」付野翁曉法偈云：「真性本無性，真法本無法，了知無法性，何處不通達？」

好兒終不使爺錢，　便把家私徹底掀。
無限風光遮不住，　東西南北有知恩。

臨濟第二十六世嘉興東塔野翁曉禪師

無趣參，每呈見解，師盡與掃闢昔日所負，直使索然。一日，師謂趣云：「我有一言，要與爾說。」趣便問，師但笑而不語。趣又問，師又笑。趣不諳旨，遂禮拜懇求。師不得已，乃云：「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唯在直下體取。子若信得及，可放下萬緣，參個萬法歸一。」趣領旨後，聞雞鳴有省，即薙染。師乃付法偈云：「非法非非法，非性非非性，非心非非心，付汝心法竟。」

舌頭無骨覓知音，　笑裡藏刀意更深。
直使萬緣俱放下，　雞鳴方契祖師心。

臨濟第二十七世嘉興敬畏無趣如空禪師

無幻參，師誨以教外別傳之旨，朝夕參究，有所契入，遂薙染，結庵徑山，集無趣語錄，往見趣，趣問：「子向在甚麼處？」幻曰：「徑山。」趣曰：「做得甚麼事？」幻曰：「某甲買得一段田，收得原本契書，請和尚僉抑。」即將集本呈上，趣接得展看，曰：「者個是我的？汝的噇？」幻曰：「和尚莫搶奪行市。」趣便擲下集本，幻便出，復呈偈，趣曰：「非語言文字也，是汝作底麼？」幻曰：「某甲鼓粥飯氣，若謂有所得，辜負和尚不少。」趣乃點首，即付法偈云：「師傳拈花宗，示我微笑法，親手展付汝，持奉遍塵剎。」

重重勘問別親疏，　號段分明總不孤。
點首契書收拾起，　不愁田地致荒蕪。

臨濟第二十八世徑山無幻性沖禪師

初住車溪，後開法徑山，示眾云：「老漢本擬深藏鄉僻，遣過生緣，爭奈無趣老人有不了底公案，山僧出來與他了卻。」僧問：「如何是無趣老人不了底公案？」師便打。僧云：「某甲有甚過？」師云：「殃及兒孫。」南明掩關興善，師至關前勘問，南將前工夫舉似，師跌足云：「悔我來遲，向後總欲到此，不易得也。」南即啟關，往謁于車溪徑山，服勤八載。一日，於地上拾片紙，有「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之句，有省，呈無幻，幻乃印可，即命充首座。付法偈曰：「得本無所得，傳亦無可傳，今付無傳法，東西共一天。塔于徑山。」

扣關跌足不無胎，　刻骨銘心去復來。
八載途中親薦得，　寒梅偏向雪中開。

臨濟第二十九世興善南明慧廣禪師

徑山示眾云：「五峰頭卓朔，雙徑尾顛先，喝石嵓一任[跳-兆+孛]跳，明月池覆地傾天。此四句中，有一句有殺人刀、無活人劍，有一句有活人劍、無殺人刀，有一句殺人刀、活人劍俱有，有一句殺人刀、活人劍俱無。伶俐衲僧檢點得倜儻分明，許你一生參學事畢。」普明鴛湖，初謁無幻于車溪，開示禪要，後侍南明于徑山。一日，閱《思益梵天經》有省，即呈無生偈曰：「鐵壁銀山誰敢摧，賊身驀地拶將來，相看元是舊相識，當下慚惶笑臉開。」又曰：「歷劫多年窮苦事，風光流得到今朝，笙歌車馬門如市，內院

依然鎖寂寥。」南閱之，痛加呵斥，更不作偈頌。南後掩關皋亭諸處，不離左右一十三載。值南病篤，一日，舉香嚴獨腳頌問明，明纔開口，南便喝，明復擬開口，南又喝，明方點首，南即付法偈云：「無傳無受法，無傳無受心，付與無手者，掣斷虛空觔。」

啐啄同時血也枯，　命根不斷奈伊何。
特然啄破琉璃殼，　別有超宗異目多。

臨濟第三十世建寧普明玄微妙用禪師

別號鴛湖。初住嘉興白苧普明寺及桐月庵，介菴進往參，師即垂誨，便有師資之契。菴因臥疾，忽聞匠斧斫大木聲，有省，即呈萬如和尚，萬頷之。後，聞師住建寧普明，及侍萬入山，請師陞座扣問，師云：「不須更問山中事，觀見容顏便得知。」菴便禮拜。未幾，辭往曹山，再參師於普明，即命入室。菴方跨門，師云：「是甚麼？」菴擬荅，師震威便喝，菴豁然契悟，即掩耳而出。一日，師欠安，菴侍次，師命茶，問：云：「汝字覺先，喚甚麼作先？」菴云：「且喜今日得自在。」師云：「如何是覺後？」菴云：「請和尚尊重。」師云：「你還分得先後麼？」菴良久，師便喝，菴云：「某甲只管喫茶。」師云：「如何是喫茶底事？」菴云：「柿棗腐乾都在這裡。」師云：「你作麼生？」菴云：「卻被某甲一口食盡。」師云：「滋味如何？」菴云：「甜者自甜，鹹者自鹹。」師云：「未在，更道！」菴云：「某甲謝茶。」便禮拜，師深喜之。又一日，師集眾，乃舉拂子云：「世尊拈一枝花，老僧舉一枝拂，且道是同是別？」菴出，禮三拜，歸位，師云：「這瞎驢！」遂擲下，即出從上源流衣拂，并書法偈付云：「沿流一段事，竟無頭與尾，付與師子兒，哮吼滿大地。」師于崇禎壬午十月十一日說偈而化，嗣法者三人。菴出世嘉興金明寺。

頌曰：

舊債思酬驀擲竿，　電光石火逼人寒。
死骷髏上開活眼，　拋出當陽一任看。
冷灰豆爆忽抬眸，　薄暮晴空月一鉤。
長嘯一聲天地動，　不風流處也風流。

介菴禪師源流頌(畢)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